

秋瑾集

何志游書





秋



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重印說明

本書根據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〇年七月第一版、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第四次版本重印。



秋瑾集

(原中華上編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由季羣友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六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6.75 插頁 4 字數 108,000

1960年7月第1版 1979年9月新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0

統一書號：11186·16 定價：0.80元

出版說明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清朝統治者完全暴露了它向帝國主義賣身投靠，充當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中國人民的幫兇的猙獰面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變法維新運動，已經宣告破產，主要領導人也已墮落到反動的道路；同時，廣大農民羣衆自覺地掀起了全國性的抗捐抗稅鬥爭和風起雲湧的反帝愛國運動；民族資本在國內有了進一步發展，工人階級力量也逐漸壯大起來；這些情況的出現，大大推動了廣大羣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那些出身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部分地主家庭的愛國青年和知識分子，在這種形勢下，迫切地尋求着整個國家與個人的出路，迅速地投身於反封建主義和民族解放的革命之中。秋瑾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個

秋瑾出身於小官僚地主家庭，是一個所謂『名門閨秀』。雖然她似乎從小就具有一種熱情而倔強的性格，但她真正感受到封建家庭的壓迫和民族危機的嚴重，開始向西方尋求『真理』，則是在庚子事變以後寓居北京期間，而她正式參加光復會走上革命的道路，更遲至一九〇五年留學日本初次返國的時候；這距離一九〇七年她的就義，前後總共不過六七年的光陰。在這樣短暫的時間裏，她從一個地主階級的家庭婦女，發展成為一個堅強的民主革命戰士、時代覺醒的前驅者，這從反映當時社會變化的急劇深刻和革命形勢的成熟來說，應該是有典型意義的。

秋瑾首先是一個革命活動家，她有着很好的宣傳鼓動的才能。『每大集會……必摵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淋漓悲壯，蕩人心魄，與聞之者鮮不感動愧赧而繼之以泣也。』（陳去病：《鑑湖女俠秋瑾傳》）從她所遺留的著作看來，大部分也都是爲了宣傳革命，打擊敵人，鼓舞鬥志而寫作的。她雖然並不以一個作家自居，可是由於她的旺盛的革命鬥志，豪邁奔放的性格和火一般的熾烈感情，以及爲政治鬥爭服務的寫作目的，使得她的詩文具有朴質明朗的風格和強烈的感染力量。因此，她又是一個重要的革命民主主義的詩人和作家。

在她的著作中，使我們最突出地感受到的，是她那種對國家民族的深情熱愛，對清朝統治者媚外辱國的刻骨仇恨，對獻身革命的踔厲無前的堅強意志。

應該說，秋瑾的愛國思想，在一首可能是作於甲午中日戰爭時的《杞人憂》的詩裏就有所表現。隨着革命思想的逐漸成長，她對祖國的愛就愈益執着和強烈，對敵人的恨也更鮮明而深切，她的愛國主義思想已經不是一般的傷時憂國的嘆息，而成爲當時反對清朝封建統治，進行民主革命的戰鬥號角了。

萬里還甘赴，才身更莫論。頭顱原大好，志願貴縱橫。權失當思復，時危敢顧身？……

——《寄徐寄塵》

畫工須畫雲中龍，爲人須爲人中雄。豪傑羞伍草木腐，懷抱豈與常人同？……不懼仇人氣焰高，頻傾赤血救

同胞。誨人思湧燐花舌，化作錢塘十丈濤。……危局如斯敢惜身！願將生命作犧牲。可憐大好神明胄，忍把江山付別人！……好將十萬頭顱血，一洗腥膻祖國塵！……

不惜千金買寶刀，紹裘換酒也堪豪。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

——《贈蔣鹿珊先生言志，日爲他日成功之鴻爪也》

——《對酒》

這些詩歌，都是富有革命氣息的佳作，它起着激蕩人心，鼓舞鬥志的作用。

在秋瑾的詩文中，爲了揭露清朝黑暗統治，喚醒人民進行革命鬥爭的作品，也占了不少重要的篇幅。例如《同胞苦》、《寶刀歌》等許多作品，都閃爍着犀利的鋒鋩，燃燒着仇恨的烈火。在《普告同胞檄稿》中，則更勾勒了清廷的腐朽面目并直抉其反動本質：

財政則楚索無厭，雖負盡納稅之義務，而不與人以參政之權；民生則道路流離，而彼方昇平歌舞。侈言立憲，而專制乃得實行，名爲集權，則漢人盡遭剝削。……練兵也，加賦也，種種剝奪，括以一言，制我漢族之死命而已。夫閉關之世，猶不容有一族偏枯之弊，况四鄰逼處，彼乃舉其防家賊媚異族之手段，送我大好河山！……

——《普告同胞檄稿》

由於清朝的腐朽反動統治只有藉帝國主義的力量才能苟延殘喘，因此它就堅決執行着『防家賊媚異

族『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反動政策。在這種情況下，要挽救中國的危亡，必須首先推翻清朝的反動統治，這是當時革命者的一致看法，也是秋瑾一生奮鬥的主要目標。這不僅在她的著作中有深刻的反映（如《光復軍起義檄稿》），並且付諸革命實踐，爲了挽救祖國，爲了推翻清朝反動政權，秋瑾貢獻了她的寶貴的年青生命。

在秋瑾著作中，第二個最突出的內容，是她對婦女解放事業的宣傳和實踐。未完稿的《精衛石》彈詞，以現身說法的精神宣佈了她的婦女解放運動的主張，也是她爲宣傳這一主張而寫的通俗性的文藝作品。

隨着自己遭受買賣婚姻和封建家庭的嚴重迫害，隨着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發展，她深刻體會到廣大的中國婦女所受的無窮痛苦，是和腐朽的封建家庭制度、宗法思想密切聯繫着的。要擺脫這種『十八層地獄』的生活，必須堅決地和腐朽的社會決裂，和封建的家庭決裂，走上民族民主革命的大道，才能獲得自身的解放；這是她自己走過的道路，也是廣大婦女應走的道路。她在《中國女報發刊辭》裏說：

吾今欲結二萬萬大團體於一致，通全國女界聲息於朝夕，爲女界之總機關，使我女子生機活潑，精神奮飛，絕塵而奔，以速進於大光明世界。

她還進一步認爲婦女的解放鬥爭必須和當前的革命鬥爭相結合，爲了革命事業和男子並肩作戰。她在《精衛石》裏這樣寫道：

掃盡胡氛安社稷，由來男女要平權。人權天賦原無別，男女還須一例擔。……男和女同心協力方為美，四萬男女無分彼此焉。喚醒痴聾光睡國，和衷共濟勿畏難。

這在當時是極為光輝的進步思想。

在指出婦女解放的政治方向的同時，她又着重指出了婦女的經濟獨立和人格獨立的重要。她說：我們女子不能自己掙錢，又沒有本事，一生榮辱皆要靠之夫子，任受諸般苦惱，也就無可奈何，……但凡一個人，只怕自己沒有志氣，如有志氣，何嘗不可求一個自立的基礎，自活的藝業呢？

欲脫男子之範圍，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學藝不可，非合羣不可。

——《致湖南第一女學堂書》

爲了爭取婦女的人格獨立、精神解放，她強烈反對封建買賣婚姻、依賴男子的寄生思想、纏足的惡習、束縛婦女的三綱五常、封建宗法的家庭制度，和一切毒害婦女的思想行爲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她重組了最早的婦女團體『共愛會』，創辦了早期的婦女刊物之一的《中國女報》，更重要的是她通過革命實踐把自己樹立爲一面我國婦女解放的旗幟。郭沫若同志在《秋瑾史跡》序言中說：她『不僅爲民族解放運動，並爲婦女解放運動，樹立了一個先覺者的典型』。這是頗有識見的意見。

自然，我們也應該看到，秋瑾並不是沒有受到時代局限和階級局限的。她那短暫的革命生活史，使

她還來不及進一步發展自己的思想和認識，她對不少問題存在片面的甚至錯誤的看法。

首先，她對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是認識不足的。我們在她的著作裏，很難發現她對帝國主義的正面指斥，而總是認爲外來的侵略是由於中國政治腐敗、人民愚昧，因而引狼入室招致外患，似乎其罪不在列強侵略而在國內落後。這，一方面由於辛丑和約以後，帝國主義者暫時放鬆了武力侵略，採取了比較隱蔽的經濟、政治、文化侵略的形式，因而模糊了一些人的認識；而最主要的則是由於當時革命者的那些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武器，是從歐美資產階級啓蒙時代借來的。他們把資本主義社會看成人類的理想樂園，看不到也不願看到這個時期的世界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整個資產階級已經腐朽而反動，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實踐和那些啓蒙時期的美妙口號與理想有着多大的距離。所以即使像秋瑾這樣，雖然在日本留過學，親自看到過日俄之間的帝國主義分贓戰爭，也看到過日本勞動人民的痛苦生活，但她還是熱情地歌頌了日本的軍國主義行爲（參看《警告我同胞》《日本服部夫人屬作日本海軍凱歌》等詩文），無原則地贊美歐美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參看《我羨歐美人民啊》，認爲是唯一的學習榜樣，因而她就不能認識到資產階級的反動本質和反帝鬥爭的重要意義。在這一點上，特別表現在她對義和團起義的錯謬看法上。她在《精衛石》裏這樣寫着：

試問你遭逢水火刀兵事，幾曾見有個神仙佛教人？昔年甚麼紅燈照，聖母原來妓扮成；甚麼帥兄甚麼法，反被那洋人殺得沒頭奔。……闖成大禍難收拾，外洋的八國聯軍進北京。

自然，批判義和團所利用的宗教形式和迷信落後思想是必要的，但如果因此而無視了人民羣衆反帝鬥爭的正義性和堅決性，看不到人民反帝願望的迫切和力量的偉大，倒反說成是『愚民』無知闕禍，一筆抹殺，那就是嚴重的錯誤。由此可見，資產階級和人民羣衆對帝國主義的認識和態度有着多大的不同。這樣，也就無怪他們要從民族革命的任務中抽去了非常重要的反帝的內容，放過了真正的民族敵人的帝國主義，從而也就不可能去發動廣大人民的革命力量了。

其次，秋瑾和當時的其他革命黨人一樣，又把反封建的任務縮小爲推翻清朝統治機器，而沒有進一步把封建社會作爲一個社會制度來反對，把自己所要求的政治變革作爲一個社會變革來理解；因此，他們既不會對中國的長期封建制度加以全面的衝擊（在這一點上，似乎還不如譚嗣同），也沒有系統地研究和介紹歐洲啓蒙學者的思想，並在中國民主革命的理論上作出較好的創造性努力。理論的貧乏，本來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致命弱點之一，這表現在秋瑾身上的就是她對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上的認識模糊。她把推翻滿族統治作爲唯一的革命任務，因而努力宣揚漢族的光榮傳統和反抗外族的志士仁人，這種宣傳對當時發動羣衆確曾起過很大的作用，但她對這些封建傳統和歷史人物毫無批判地加以肯定，勢必起着維護封建社會的消極作用，煽動狹隘的種族偏見和復仇主義，從而也很難真正地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民主覺悟，在客觀上還支持了漢族統治階級中的封建勢力，使他們在辛亥革命之後，得以順利地竊取革命的果實。也正因爲她把反封建的任務看作僅僅是反滿復漢的簡單問題，因

此她對革命後要建立什麼樣的國家，也缺乏明確的認識。她在《光復軍起義檄稿》中，提出了『啓我二兆方里天府之新帝國』的口號，而在差不多同時或稍前制訂的《精衛石》第二十回回目中則又提出了『同心革弊政大建共和』的奮鬥目標。這種對國體問題上的思想混亂，充分反映了她對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認識是怎樣的模糊。在這方面，當時光復會的首領章太炎、陶成章也並不例外。正是由於這些認識上的限制，因而在婦女問題上也同樣存在着缺陷。她對封建婚姻和三綱五常之類的封建教條，確曾進行過十分英勇的戰鬥，並且正確地把婦女解放和反清鬥爭聯繫起來，但她還沒有看到婦女問題的社會根源存在於整個封建制度和階級剝削制度的深處，因此她就不能把婦女解放問題和徹底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務聯繫起來，並且天真地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可以給婦女帶來真正的解放。

最後，秋瑾對於人民的革命要求和革命力量也是認識不足的（包括農民起義，如《某宮人傳》，稱明末農民起義軍為流寇、李自成為李賊）。她認為人民羣衆是愚昧落後的，是『人心薄弱，不克自立，扶得東來西又倒』的，因此人民羣衆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只有由幾個先知先覺的人來解放他們，所以她說：『吾若置身危險生涯（指黑暗愚昧狀態），施大法力；吾毋寧脫身黑闇世界，放大光明，一盞神燈，導無量衆生，盡登彼岸。』（《中國女報發刊辭》）顯然，她不願置身羣衆之中，組織羣衆，依靠羣衆，却寧願置身於羣衆之外，先解放自己，再來同情人民，指揮羣衆。這種誇大個人作用的接近民粹主義的思想，和傳統的任俠仗義行為，在秋瑾身上有着較突出的表現。在她的詩文中，我們看到她滿腔熱血，慷慨悲歌，

不惜自我犧牲的令人尊敬的革命品質；但同時也看到她那種獨往獨來『我欲隻手援祖國』『何愁他日不雄飛』之類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在『精衛石』裏更把黃鞠瑞（即秋瑾的化身）描寫成一個天生豪傑，女界救星。所有這些藐視羣衆、誇大個人作用的錯誤思想，就不能不產生一定的消極作用。因此，在她的慷慨悲歌之中，也時常流露出那種無可奈何的悲觀情緒，像『有生如此復何歡』『腸斷難爲五月花』『蒼生紛痛哭，我道例窮愁』等類的不健康感情。同時，這種錯誤思想也不能不使她脫離羣衆，感到孤立無援的痛苦，發出『楚囚相對無聊極』『呼告徒勞費齒牙』『英雄身世飄零憤』『徒勞志士心如火，可奈同胞蠢似豕』等類怨天尤人的哀訴。正是由於這種個人與羣衆，先進與落後的位置和關係沒有得到正確的解決，因此在革命的行動上，也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採取恐怖的暗殺手段，依靠少數會黨進行軍事冒險的道路。

所有這些思想上認識上的缺陷，不僅是秋瑾個人的時代局限和階級局限，而主要是被中國資產階級的歷史地位所決定的。正如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英明地論斷的：『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即使在革命時，也不願意同帝國主義完全分裂，並且他們同農村中的地租剝削有密切聯繫，因此，他們就不願和不能澈底推翻帝國主義，更加不願和更加不能澈底推翻封建勢力。』（《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六六七頁）所以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够勝利完成，而秋瑾，則僅能以一個激進的舊民主主義者的身份，在完成推翻幾千年來封建帝王

專制統治的事業中，作出了她個人的貢獻。

秋瑾的著作，過去曾有過幾種版本，但編得比較零亂，對真偽的辨別也不太謹嚴，遺漏和錯誤之處相當多。這次我們查考了大量資料，收集了解放後陸續發現的作品，進行了實地調查和廣泛的聯繫，增補了不少遺作，也發現了一些問題，在這個基礎上編成了這個新的《秋瑾集》，總算是目前較完善的基本子了。書末我們選錄了三篇有關秋瑾的資料，因為它們的作者都和秋瑾有較密切的關係，比其他輾轉傳聞的資料有更多的參考價值。不過其中除陶成章《秋瑾傳》外，對秋瑾的參加革命運動都閃爍其詞，意存諱飾，這雖然是爲了避免清政府的迫害而出此，但總是嚴重的失實，不能不特別指出的。由於我們的見聞究竟有限，整理水平也不高，粗疏和缺漏之處一定還有，尙望讀者予以指正。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一九六〇年五月

編 例

一、本書將現有秋瑾作品彙編成集，旨在爲研究近代史提供資料。行世秋集共有三個本子：最早的是王芷馥編的《秋瑾詩詞》，刊于一九〇七年，計收詩八十七題、詞三十八闋。其次は王紹基編的《秋瑾遺集》，刊于一九二九年七月，計收詩十四題、歌一首（集誤題作詩）、文二篇、譯文一篇。最後出的是王燦芝編的《秋瑾女俠遺集》，刊于一九二九年十月，計收詩一百十一題、斷句十一句、歌三首、詞三十九闋、雜文八篇、譯文一篇。這就是一般認爲『最完備』（阿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頁二六）的本子了。事實上該本尚多遺漏，且有體例不明、脫誤、重出……諸弊。此外據我們知道尚有長沙秋女烈士追悼會印行的《秋女烈士遺稿》一種，刊于一九一二年，內收詩、詞諸作，可惜流傳不廣，我們至今還未見到原書，僅得其目錄及序文的傳鈔本。一九五八年我們曾將解放後所發現秋瑾親筆信十三通，手書彈詞稿六回及其他諸手稿（包括清紹興府檔案中的秋瑾手稿）付諸影印，彙編成《秋瑾史跡》，意在流布真蹟，自不能作全集觀。現在重加蒐羅，對諸本異同，多所整理考定，以竟前人未竟之功，希望成爲一比較完備而可靠的本子。

二、秋瑾著作因生前『隨手散棄』，及遇難時家人『夤夜焚燬』，傳世已無全豹。此次重編，於行世諸本外，又從各項資料中輯得詩廿二首、斷句二、文四篇和信十三通，凡無確切根據的，概不闖入。

三、採用底本，以手稿爲主，無手稿則據最早印本，並註明出處。晚出印本，編者往往以己意爲損益，去真既遠，一概不取。

四、前人所編秋集誤收詩五首（《失題》一首、《黃海舟中感懷》二首、《長崎曉發口占》二首）及《黃帝紀元大事表》，傳訛已久，現在經我們考定確非秋作，茲予附錄以存疑。

五、所收諸作，悉以類從，一類之中，又以年月爲序。惟詩詞部分，因資料不足無法定其先後，故權從芷馥本、燦芝本原序，而以新輯得者附於篇末。

六、前人所編秋集，時有體例不明（如誤歌爲詞，誤詞爲詩，甚或誤文爲詩）及失題、誤題、誤排諸弊，一一爲之訂補。

七、手稿及諸本，互有參差，今以諸本互校，擇善而從，并加註說，其手稿中有筆誤顯然者，則逕加改定，有疑義者則記於〔 〕內，其有兩可者，亦具見附記中，以供學者之比較研究。凡晚出本和手稿與早期刊本的異同，也擇要列入，這是因爲考慮到：一、可能一稿數易，初稿和改定本就往往不同，如諸本所據底本有異，文字自有出入，這樣就不如羅列衆本，讓學者可以窺見作者去取之故，而有以得其用心。二、晚出本流行較廣，妄改亦最多（主要是《秋瑾女俠遺集》），現在把諸本異同，加以比較，則孰真孰妄，不俟煩言，庶足明通行本之失，以免一再訛傳，且可省學者兩讀之勞。

八、附校勘主要本子目錄：

甲、詩文集

秋瑾詩詞

王芷馥編

一九〇七年刊

簡稱芷馥本

秋女士遺稿

龔寶銓編

一九一〇年刊

簡稱龔本

秋女烈士遺稿

長沙秋女烈士追悼會印行
一九一二年刊

簡稱長沙本

秋瑾女俠遺集

王燦芝編

一九二九年刊

簡稱燦芝本

乙、史料

影印秋瑾親筆字據
秋女俠冤獄彙案

一九〇七年刊

簡稱『彙案』

秋雨秋風

黃民編

一九〇七年刊

簡稱『秋雨』

越恨

湘靈子編

一九〇九年刊

簡稱『越恨』

秋瑾史跡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

一九五八年刊

簡稱『史跡』

丙、雜誌

白話

一、二、三期
一九〇四年九、十、十一月(甲辰年八、九、十月)

女子世界

二卷一期
一九〇五年六月(乙巳年五月)

中國女報

一、二期
一九〇七年一、二月(丙午年十二月,丁未年一月)

小說林
神州女報
秋

璫集
創刊號
第五期

一九〇七年八月(丁未年七月)
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丁未年十一月)



秋瑾遺像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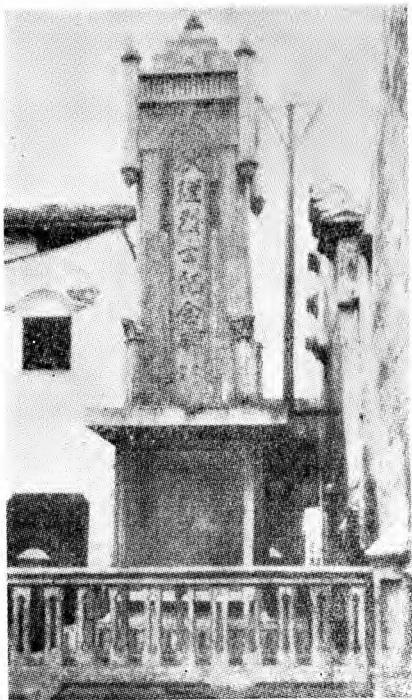


秋瑾遺像之二



風雨亭

(紹興)



秋瑾烈士紀念碑

(在紹興軒亭口，為烈士就義處。)



秋 瑾 墓

(杭州西湖)

吾同此一脉，是謂今學繼圓融。況根據其義窮經注下，
新序三疏，皆上利以謂不知士之秘不復三尺。此琪中藏已久，
乾坤上妙，得在弗離也。年大弟拙而詩，既絕俗生真，特生
武夷，以此獻別。家鄉故舊，豈無

於吾信盡，但未有手稿，因乞轉上。

此先師於幼園前五、六日會籍所寄者，此中益無
列箇。當時深滋疑訝，不意未及兩日而惡耗至矣。悲
夫。民國十六年夏麻六月六日弟子徐小淑謹誌。

秋瑾致徐小淑絕命詞

風雨入江漢，流落有生涯。
傷寒飲酒處，山陰故多寒。
大江江上使，李陵人未還。
清淮北向流，此景何堪言。
急雨初晴後，西城三論文。
長安舊游地，已失舊時人。
昔年同馬首，共指西山雲。
暮食不自憚，朝餐不自憚。
羣山日月明，萬物生光輝。
我心日日悲，誰知我心悲。
河山龍日盡，生民大日出。
改易身家舊，爲我一祖傳。
國朝德高宗，周氏長流離。
猶存神祖道，一脉是吾家。

惠此其心謹滿不重其相
下人勝成佩惟其其獨自經其身
惠其心謹滿不重其相
下人勝成佩惟其其獨自經其身
惠其心謹滿不重其相
下人勝成佩惟其其獨自經其身
惠其心謹滿不重其相
下人勝成佩惟其其獨自經其身
惠其心謹滿不重其相
下人勝成佩惟其其獨自經其身
惠其心謹滿不重其相
下人勝成佩惟其其獨自經其身
痛往國之無人不周得
刻不然心者眼賜或破
歲何勝竟此日因往慶豐
稱伊請賜寄熙興南門內和陽里
半此惟三則之報仍仰復生此有光
稱伊請賜寄熙興南門內和陽里

忠厚老兄：及前函上一些把文錢
此正和諧是還行。唐中高郵淮揚是前
至淮陰為相環戴事。淮揚居領印
此而得出故。此固緣中校事反人情
代裏理。故在深且多撫民。非較
中文字淺學。亟不能代理。而
甚形恆。更保人陳。其
先生年。惟時局。危人。心日不諳。
此中國前。往能屢。厥慨。人。心日不諳。
先生其何以教之耶。聊錄
作一章。呈政。集錄。便句。已解
何是常。大。家。以。亦與。以。言
志耳。勿。執。病。手。上。即。清
撰。稿。向。

秋瑾集目錄

編例	一四
雜文	三
演說的好處	二六
敬告中國二萬萬女同胞	三
警告我同胞	四
實踐女學校 <small>附清國女子工藝速成科略章</small>	七
啟事	九
創辦中國女報之草章及意旨廣告	一〇
中國女報發刊辭	一二
敬告姊妹們	一三
某宮人傳	一六
失題	一九
普告同胞檄稿	二〇
光復軍起義檄稿	一一
光復軍軍制稿	一一
致徐小淑絕命詞	二六
附錄	二七
黃帝紀元大事表	二七
書信	二七
致琴文書	二九
致湖南第一女學堂書	三一
致秋譽章書	一一十一
致秋壬林書	一九
致王時澤書	一九
致徐小淑書	一七
致陳志羣書	一七

致女子世界記者書——十一

詩 附聯語

桃花 壴

蘭花 壴

赤壁懷古 壴

題芝籠記 八章 壴

詠燕 壴

去常德舟中感賦 壴

殘菊 壴

春寒 壴

雜興 二章 壴

分韻賦柳 壴

梅 壴

玫瑰 壴

秋海棠 壴

杜鵑花 壴

芍藥 壴

黃金臺懷古 壴

踏青記事 四章 壴

登宜月樓 壴

春日偶占 壴

讀書口號 壴

季芝姊以詩相慰次韻答之 二章 壴

重陽誌感 壴

月夜懷故人 壴

杞人憂 壴

雜詠 二章 壴

秋日感別 二章 壴

春暮 壴

望鄉 壴

風雨口號 六

喜雨漫賦 六

題松鶴圖 四章 六

菊 六

剪春羅 六

惜鸞 六

上陳先生梅生索書室聯 六

寄季芝 三章 六

白梅 六

寄珵妹 六

秋雨 六

送別 六

見月 六

月 六

詠白梅 六

題瀟湘館集 二章 六

重過女伴芷香居 六

送別 六

舊遊重過不勝今昔之感 口號 六

梧葉 六

寄柬珵妹 六

九日感賦 六

獨對次清明韻 六

乍別憶家 六

清明懷友 六

秋菊 六

秋雁 六

春柳 四章 六

題郭調白宗熙湘上題襟集卽用集中杜公 六

秋日獨坐	十六	挽故人陳闕生	七三
紅蓮	充	弔屈原	齒
白蓮	充	詠琴	齒
水仙花	充	謝道韞	齒
送別	充	秋聲	齒
詠琴誌感	充	春暮口號	齒
思親兼柬大兄丙申作二章	七	日本服部夫人屬作日本海軍凱歌	七
輪船記事二章	七	日本鈴木文學士寶刀歌	七
寄家書	七	贈盟姊吳芝瑛	七
舊遊重過有不勝今昔之感	七	劍歌	七
獨坐	七	申江題壁	七
感事	七	申江題壁	七
重上京華申江題壁	七		
春草	十六		
偶有所感用魚玄機步光威哀三女子韻	三		
寄友書題後	三		
自題小照男裝	三		

贈曾筱石	四章	七
紅毛刀歌		六
黃海舟中日人索句並見日俄戰爭地圖		七
贈蔣鹿珊先生言志且爲他日成功之鴻爪也		七
弔吳烈士樾		八
秋風曲		八
感懷		八
寶刀歌		八
寶劍歌		八
日人石井君索和卽用原韻		八
感時	二章	八
東某君	三章	八
失題		八
題樂天詞丈春郊試馬圖	有序	九
臨行留別寄塵小淑	五章	九
戲寄塵再疊前韻		九
贈小淑三疊韻		九

讀徐寄塵小淑詩稿……………九

贈徐小淑二章……………九

柬徐寄塵二章……………九

寄徐寄塵……………九

寶劍詩……………九

闕題……………九

失題……………九

觀瀑布斷句……………九

失題斷句……………九

失題斷句……………九

失題斷句……………九

別徐小淑女弟斷句……………九

失題斷句……………九

東志羣斷句……………九

絕命詞斷句……………九

題動石夫人廟聯語……………九

挽母聯聯語……………九

附錄……………九

失題……………九

黃海舟中感懷……………九

長崎曉發口占二章……………九

詞……………九

滿江紅……………九

臨江仙……………九

翠樓怨……………九

子夜歌……………九

清平樂……………九

臨江仙……………九

羅敷媚……………九

減字木蘭花……………九

玉交枝	103	滿江紅	107
更漏子	103	東風第一枝	106
浪淘沙	103	喝火令	106
相見歡	104	滿江紅	109
菩薩蠻	104	深院月	109
<small>二闋</small>		南浦月	109
踏莎行	104	憶蘿月	109
金縷曲	104	臨江仙	109
七娘子	105	踏莎行	110
滿江紅	105	滿江紅	110
齊天樂	105	昭君怨	110
醜奴兒	106	臨江仙	111
唐多令	106	望海潮	111
賀新涼	106	如此江山	111
念奴嬌	107		
意難忘	107		

鷓鴣天	111
-----	-----

歌

讀警鐘感賦	一五
同胞苦	一五
支那逐魔歌	一五
歎中國	一六
我羨歐美人民啊	一六
勉女權歌	一七
彈詞	一七

精衛石

譯著

看護學教程

附錄

秋瑾傳(陶成章)	二二
鑑湖女俠秋君墓表(徐自華)	二七
記秋女俠遺事(吳芝瑛)	二九
後記	一九

雜

文

演說的好處。④

演說一事，在世界上大有關係的，所以我們不能不注意。我國把演說看得很輕，以爲口裏說說，有什麼大不了，何必是要去練習他；到了演說的地方，當作家常話，隨便說說，無關正事，不足動人，這還可以算得演說麼？然却怪不得，都因爲從前不會練習的緣故。爲什麼演說一事，在世界上大有關係的呢？因爲開化人的知識，感動人的心思，非演說不可。然而我常常聽人說道：『這如今豈不有報紙麼？有了報紙，豈不能開化民智，爲何要演說呢？』唉！這話可就差了。如今看報的人，可以分做四等：一等就是官場；一等是商家；一等是閑蕩的人；一等是平常讀書人。讀書人看報：亦有愛新議論的；亦有愛看頑固議論的。閑蕩的人看的報，又與別的不同：不過看些笑林報、花月報，戲園中那幾個開演，書場中那幾個登台。商人看報，不過看看報紙的反面：錢米各業的行情，可以用他居奇的方法。那官場看的報更覺可笑：不過看一種《申報》，因爲《申報》上都是恭維他們的話，所以官場中人除了《申報》，別種報都不要看。

現在我們中國，把做官當做最上等的生涯，這種最上等的人，腐敗不堪：今日迎官，明日拜客；遇着有勢力的，又要去拍馬屁；撞着了有銀錢的，又要去燒財神；吃花酒，逛窑子，揣上意，望陞官；種種想頭，還忙個不了，那裏還有工夫去用心在報紙上呢？並且報上的話，與他水火不相投，爲什麼要去看

他呢？中等的人，做做生意，亦沒有看報的思想。那些下等的人，更不消說了，一萬裏頭，能有幾個認得字呢？既然不認得字，拿了報還不知是橫看是豎看呢；況且他們亦不曉得報中的好處。就是有認得幾個字的人，報中議論亦解不透，何苦月月花錢去買報看呢？所以開化人的知識，非演說不可；並且演說有種種利益。第一樣好處是隨便什麼地方，都可隨時演說。第二樣好處：不要錢，聽的人必多。第三樣好處：人人都能聽得懂，雖是不識字的婦女、小孩子，都可聽的。第四樣好處：祇須三寸不爛的舌頭，又不要興師動衆，捐什麼錢。第五樣好處：天下的事情，都可以曉得。西洋各國，演說亦爲一種學問，豈非因演說一事，世界上大有關係麼？如今我國在日本的留學生，曉得演說的要緊，所以立了一個演說練習會；又把演說的話刻了出來，把大家看了，可以曉得些世界上的世情、學界上的學說。唉！列位不要把這個演說會看輕了，喚醒國民開化知識，就可以算得這個演說會開端的了。

（一）此文最初發表於《白話》雜誌第一期（一九〇四年九月），錯字較多，現據《神州女報》第一期（一九〇七年十二月）所載錄印。三處所缺《申報》字樣，據《白話》補入。

敬告中國二萬萬女同胞

唉！世界上最不平的事，就是我們二萬萬女同胞了。從小生下來，遇着好老子，還說得過；遇着脾氣難冒、不講情理的，滿嘴連說：『晦氣，又是一箇沒用的。』恨不得拿起來摔死。總抱着『將來是別人

家的人』這句話，冷一眼、白一眼的看待；沒到幾歲，也不問好歹，就把一雙雪白粉嫩的天足腳，用白布纏着，連睡覺的時候，也不許放鬆一點，到了後來肉也爛盡了，骨也折斷了，不過討親戚、朋友、鄰居們一聲『某人家姑娘腳小』罷了。這還不說，到了擇親的時光，只憑着兩個不要臉媒人的話，只要男家有錢有勢，不問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壞、學問高低，就不知不覺應了。到了過門的時候，用一頂紅紅綠綠的花轎，坐在裏面，連氣也不能出。到了那邊，要是遇着男人雖不怎麼樣，卻還安分，這就算前生有福今生受了。遇着不好的，總不是說『前生作了孽』，就是說『運氣不好』。要是說一二句抱怨的話，或是勸了男人幾句，反了腔，就打罵俱下；別人聽見還要說：『不賢惠，不曉得婦道呢！』諸位聽聽，這不是有冤沒處訴麼？還有一樁不公的事：男子死了，女子就要帶三年孝，不許二嫁。女子死了，男人只帶幾根藍緞線，有嫌難看的，連帶也不帶；人死還沒三天，就出去偷雞摸狗；七還未盡，新娘子早已進門了。上天生人，男女原沒有分別。試問天下沒有女人，就生出這些人來麼？爲甚麼這樣不公道呢？那些男子，天天說『心是公的，待人是要和平的』，又爲甚麼把女子當作非洲的□□一樣看待，不公平，直到這步田地呢？

諸位，你要知道天下事靠人是不行的，總要求己爲是。當初那些腐儒說甚麼『男尊女卑』、『女子無才便是德』、『夫爲妻綱』這些胡說，我們女子要是有志氣的，就應當號召同志與他反對。陳後主興了纏足的例子，我們要是有羞恥的，就應當興師問罪；即不然，難道他綑着我的腿？我不會不纏的麼？

男子怕我們有知識、有學問、爬上他們的頭，不准我們求學，我們難道不會和他分辯，就應了麼？這總是我們女子自己放棄責任，樣樣事體一見男子做了，自己就樂得偷懶，圖安樂。男子說我沒用，我就沒用；說我不行，只要保着眼前舒服，就作奴隸也不問了。自己又看看無功受祿，恐怕行不長久，一聽見男子喜歡腳小，就急急忙忙把他纏了，使男人看見喜歡，庶可以藉此吃白飯。至於不叫我們讀書、習字，這更是求之不得的，有甚麼不贊成呢？諸位想想，天下有享現成福的麼？自然是有所學問、有見識、出力作事的男人得了權利，我們作他的奴隸了。既作了他的奴隸，怎麼不壓制呢？自作自受，又怎麼怨得人呢？這些事情，提起來，我也覺得難過。諸位想想總是箇中人，亦不必用我細說。

但是從此以後，我還望我們姐妹們，把從前事情，一概擋開，把以後事情，盡力作去，譬如從前死了，現在又轉世爲人了。老的呢，不要說『老而無用』，遇見丈夫好的要開學堂，不要阻他；兒子好的，要出洋留學，不要阻他。中年作媳婦的，總不要拖着丈夫的腿，使他氣短志頹，功不成、名不就；生了兒子，就要送他進學堂，女兒也是如此，千萬不要替他纏足。幼年姑娘的呢，若能够進學堂更好；就不進學堂，在家裏也要常看書、習字。有錢作官的呢，就要勸丈夫開學堂、興工廠，作那些與百姓有益的事情。無錢的呢，就要幫着丈夫苦作，不要偷懶吃閒飯。這就是我的望頭了。諸位曉得國是要亡的了，男人自己也不保，我們還想靠他麼？我們自己要不振作，到國亡的時候，那就遲了。諸位！諸位！須不可以打斷我的念頭纔好呢！

(一)此文最初發表於《白話》雜誌第二期(一九〇四年十月)，現據以錄印。

警告我同胞

我於今有一大段感情，說與列位聽聽。我昨天到橫濱去看朋友，在路上聽見好熱鬧的軍樂，又看見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手執小國旗，像發狂的一樣，喊萬歲，幾千聲，幾萬聲，合成一聲，嘈嘈雜雜，烟霧沖天。我不知做甚麼事，有這等熱鬧。後來一打聽，那曉得送出征的軍人，就同俄國爭我們的東三省地方，到那裏打仗去的。俄國，我們叫他做俄羅斯，日本叫他做露西亞，這就叫征露的軍人，所以日本人都以為榮耀，成羣結隊的來送他。最奇怪的就是我中國的商人，不知羞恥，也隨着他們放爆竹，喊萬歲。我見了又是羨慕，又是氣憤，又是羞惱，又是慚愧：心中實在難過，不知要怎樣纔好，祇覺得中國樣樣的事，色色的人，都不如他們。却好我也坐這次火車走的，一路同走，祇見那送軍人的人越聚越多，萬歲、萬歲、帝國萬歲、陸海軍萬歲，鬧個不清爽。到了停車場，擁擠得了不得。那軍人因為送他的人太多，却高站在長檻上，辭謝衆人。送的人團團繞住，一層層的圍了一個大圈子。一片人聲、炮竹聲夾雜，也辨別不清。祇見許多人執小國旗，手舞足蹈，幾多的高興。直等到火車開了，衆人纔散。每到一個停車場，都有男女老幼、奏軍樂的、舉國旗的迎送。最可羨是那班小孩子，大的大，小的小，都站在路旁，舉手的舉手，喊萬歲的喊萬歲，你說看了可愛不可愛？真正令人羨慕死了。不曉得我中國何日

纔有這一日呢？

唉！列位，你看日本的人，這樣齊心，把軍人看得如此貴重，怎樣叫他不捨死忘生去打仗呢？所以都懷了一個不怕死的心，以爲我們如果不能得勝，回國就無臉去見衆人。人人都存了這個念頭，所以回回打仗都是拚命攻打，不避炮火。前頭的死了，後頭又上去。今日俄國這麼大的國，被小小三島的日本，打敗到這個樣子，大約就是這個緣故呢。並且當軍人的家眷，都有卹費。這家人家如有丈夫、兒子、兄弟出征，就算這家人家很榮耀的；若是做貿易的人家，門前就掛了出征軍人的牌子。各處旅館、酒館、照相館及賣買各鋪店，都大書特書的，寫道：『陸海軍御用品』，『軍人優待半額』。明明是一百錢的東西，軍人去買，祇要半價。可憐我們中國的兵，每月得了尅扣下來的幾錢口糧，又要顧家，又要顧己，够得甚麼呢？見了營官統領，就是老鼠見了貓的一樣。當差稍不如意，就罵就打。有點聲名的人，見了兵勇，把他當做是什麼賤奴一樣，坐都不願意同他坐在一處。富貴的人家，自己尊得了不得，錦衣玉食，把自己看得同天神一樣，把兵卒輕視得同甚麼賤人都不如。及等得有戰事起來，又要他去打仗，不管餐風宿露，忍餓受寒的辛苦，只叫他捨死忘生的去打仗，你說能够做得到做不到呢？縱然打了勝仗，那些錦衣玉食的營官，統領來得功，兵的身子上並沒有好處；而且那官并沒有到過戰場，不費絲毫力氣，反占了功勞，得了保舉，你說怎麼叫人家心服呢！怪不得這些兵勇要貪生怕死，見了敵人，就一溜烟跑了。中國如今一說起這些兵丁，都說是沒有受過教育，所以如此。一提起我們中國人沒有受過

教育的害處，千言萬語，我也說不完，三天兩日，我也說不盡。衆同胞們不要性急，待我下回再仔細說給你們聽聽罷。（未完）

（二）此文最初發表於《白話雜誌》第三、第四期（一九〇四年十月、十一月），惜第四期未見，下半篇暫缺。

實踐女學校 附 清國女子工藝速成科略章啓事 ⊖

頃者留日諸君組織速成師範女學校，凡我留學者，未嘗不爲我國女界幸，及將來之中國幸也。意自後我國姊妹苦經費之艱難、期間之短促、有志未逮者，咸得束輕便之行裝，出幽密之閨房，乘快樂之汽船，吸自由之空氣，絡繹東渡，豫備脩業。而畢業以後委身教育，或任教師，或任媯姆，燦祖國文明之花，爲莊嚴之國民之母，家庭教育之改良，社會精神之演進，無量事業、無量幸福，安知不胚胎於今日少數之女子。此諸君成立速成師範之熱心，而秋競報告姊妹之希望也。然而近頃以來，我諸姊妹之航海而東者，又復寥寥，意內地之姊妹，風氣未開，或不知遊學之利焉，或知其利而不知遊學之可以速成焉。即知之，或以家族、經濟種種之苦難，未克達其目的。是以秋競不屑犧牲個人之學業，於前月頃，回國爲我親愛姊妹奔走呼號也。然而念二行省，吾不能家喻戶曉也，卽浙之東西，又苦交通之不便，我之奔走呼號於最親愛之姊妹者，僅屬之於筆墨之間接力，或諸姊妹量其苦衷，有表同情者，無論自費，或須籌費，請各抒高見，商榷辦法，通函於紹城萬安橋下明道女學堂。並祈開明籍貫，以便函商一切。秋競雄啓

（原件係一鉛印學校章程單，現僅錄印啓事，章程從略。該件現藏紹興魯迅紀念館。又此文約作於一九〇五年夏秋之間。

創辦中國女報之草章及意旨廣告

（

一 本報之設，以開通風氣，提倡女學，聯感情，結團體，并爲他日創設中國婦人協會之基礎爲宗旨。

一 本報內容，以論說、演壇、新聞、譯編、調查、尺素、詩詞、傳記、小說爲大綱。

一 本報以中外各國古今女傑之肖像及名景勝蹟，有關於女學者，按期印入首頁，以供賞鑒。

一 本報以中外各學校之章程、情形、服飾等類調查，詳細登錄，以備採擇。

一 本報以洋裝精印，月出一冊。

一 本報以文俗之筆墨并行，以便于不甚通文理者，亦得瀏覽。

一 本報志在擴充普及女界之智識，另編譯各種有益女界之書文、小說印行，以供購閱。

一 本報以從前有辦報者，財力未充，遽行開辦，往往有中止之弊，鄙人有鑒於此，欲募集股金萬元爲資本，先固基礎，免有中止之慮。然如集有三四千金，即先行試辦。

一 本報以所募萬金爲五百股，以廿元爲一股，祈同胞協助。

一 本報開設滬上。執事除經理、撰述、調查、校對等員之外，又另設招待員一員。如有我同胞往東西洋游學，經過滬上者，及就學滬上者，人地生疏，殊多不便，當爲盡一切招待之義務。

一 本報除入股之外，如有熱心志士，以資捐助，當推為名譽贊成員，與入股諸志士大名，同登諸報首；并按助資之多寡，敬贈書報。

一 本報如有海內外同志以所著詩詞、傳記、小說及新聞等類見贈，當擇尤登錄。

一 本報章程草創，諸未完善，後當由入股諸同志會議改良。⁽³⁾

一 本報收股處現因未租房屋，暫假定中國公學會計部代收，掣付收條。⁽³⁾

一 本報以期達完善美滿之目的，各執員需人正多，如入股諸君及海內外熱心諸君願擔認事務員及撰述、訪查諸員者，或義務，或延訂，俱祈函達為荷。

一 收股處：虹口北四川路厚德里九十一號蠶城學社。

一 本報第一期紙料太低，殊不雅觀，因於第二期，不惜重資，特求精美紙料印刷，以圖爽洽人意，售價仍舊。俟經費完足之後，必須更求改良，特此聲明。⁽⁴⁾

發起人秋瑾拜啓

○案此草案先登於當時上海《中外日報》，並印送各女子學校，《中國女報》至第二期始補登，現據以錄印。⁽³⁾此條《神州女報》改列為最後一條。⁽⁴⁾此二條《神州女報》無。

中國女報發刊辭 ①

世間有最悽慘、最危險之二字曰：黑闇。黑闇則無是非，無聞見，無一切人間世應有之思想行爲等。黑闇界悽慘之狀態，蓋有萬千不可思議之危險。危險而不知其危險，是乃真危險；危險而不知其危險，是乃大黑闇。黑闇也，危險也，處身其間者，亦思所以自救以救人歟？然而沉沉黑獄，萬象不有；雖有慧者，莫措其手。吾若置身危險生涯，施大法力；吾毋寧脫身黑闇世界，放大光明。一盞神燈，導無量衆生，盡登彼岸，不亦大慈悲耶？

夫含生負氣，孰不樂生而惡死，趨吉而避凶？而所以陷危險而不顧者，非不顧也，不之知也。苟醒其沉醉，使驚心萬狀之危險，則人自爲計，寧不勝於我爲人計耶？否則雖灑遍萬斛楊枝水，吾知其不能盡度世人也。然則曷一念我中國之黑闇何如？我中國前途之危險何如？我中國女界之黑闇更何如？我女界前途之危險更何如？予念及此，予悄然悲，予撫然起，予乃奔走呼號於我同胞諸姊妹，於是而有《中國女報》之設。

夫今日女界之現象，固於四千年來黑闇世界中稍稍放一線光矣；然而茫茫長路，行將何之？吾聞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鉅。』苟不確定方針，則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殷鑑不遠，觀數十年來，我中國學生界之現狀，可以知矣。當學堂不作，科舉盛行時代，其有毅然舍高頭講章，稍稍習外國語言文字

者，詎不曰『新少年，新少年』？然而大道不明，真理未出，求學者頗皆無宗旨，無意識，其效果乃以多數聰穎子弟，養成翻譯、買辦之材料，不亦大可痛哉！十年來，此風稍息，此論亦漸不聞；然而吾又見多數學生，以東瀛為終南捷徑，以學堂為改良之科舉矣。今且考試留學生，『某科舉人』、『某科進士』之名稱，又喧騰於耳矣。自茲以後，行見東瀛留學界，蒸蒸日盛矣。

嗚呼！此等現象，進步歟？退步歟？吾不敢知。要之，此等魔力必不能混入我女子世界中。我女界前途，必不經此二階級，是吾所敢決者。然而聽晨鐘之初動，宿醉未醒；睹東方之乍明，睡覺不遠。人心薄弱，不克自立；扶得東來西又倒，於我女界為尤甚。苟無以鞭策之，糾繩之，吾恐無方針之行駛，將旋於巨浪盤渦中以沉溺也。然則具左右輿論之勢力，擔監督國民之責任者，非報紙而何？吾今欲結二萬萬大團體於一致，通全國女界聲息於朝夕，為女界之總機關，使我女子生機活潑，精神奮飛，絕塵而奔，以速進於大光明世界；為醒獅之前驅，為文明之先導，為迷津筏，為闇室燈，使我中國女界中放一光明燦爛之異彩，使全球人種，驚心奪目，拍手而歡呼。無量願力，請以此報創。吾願與同胞共勉之！

(一) 此文最初發表於《中國女報》第一期(一九〇七年一月)，現據以錄印。

敬告姊妹們

我的最親愛的諸位姊姊妹妹呀，我雖是個沒有大學問的人，却是個最熱心去愛國、愛同胞的人。如

今中國不是說有四萬萬同胞嗎？但是那二萬萬男子，已漸漸進了文明新世界了，智識也長了，見聞也廣了，學問也高了，身名是一日一日的進步了；這都虧得從前書報的功效哩。今日到了這地步，你說可羨不可羨呢？所以人說書報是最容易開通人的智識的呢。唉！二萬萬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萬萬女同胞，還依然黑闇沉淪在十八層地獄，一層也不想爬上來。足兒纏得小小的，頭兒梳得光光的；花兒、朵兒、扎的、鑲的，戴着；綢兒、緞兒，滾的、盤的，穿着；粉兒白白、脂兒紅紅的搽抹着。一生祇曉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兒是柔柔順順的媚着，氣虐兒是悶悶的受着，淚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結結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馬。試問諸位姊妹，爲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還有那安富尊榮、家資廣有的女同胞，一呼百諾，奴僕成羣，一出門，真個是前呼後擁，榮耀得了不得；在家時，頤指氣使，威閼得了不得。自己以爲我的命好，前生修到，竟靠着好丈夫，有此尊享的日子。外人也就嘖嘖稱羨，『某太太好命』、『某太太好福氣』、『好榮耀』、『好尊貴』的讚美，却不曉得他在家裏何嘗不是受氣受苦的！這些花兒、朵兒，好比玉的鎖、金的枷，那些綢緞，好比錦的繩、繡的帶，將你束縛的緊緊的。那些奴僕，直是牢頭、禁子看守着。那丈夫不必說，就是問官、獄吏了。凡百命令皆要聽他一人喜怒了。試問這些富貴的太太奶奶們，雖然安享，也有沒有一毫自主的權柄咧？總是男的占主人的位子，女的處了奴隸的地位。爲着要依靠別人，自己沒有一毫獨立的性質。這個幽禁閨中的囚犯，也就自己都不覺得苦了。

啊呀！諸位姊妹，天下這奴隸的名兒，是全球萬國沒有一個人肯受的，爲什麼我姊妹却受得恬不爲辱呢？諸姊妹必說：『我們女子不能自己掙錢，又沒有本事，一生榮辱，皆要靠之夫子，任受諸般苦惱，也就無可奈何！』安之曰『命也』這句沒志氣的話了，唉！但凡一個人，只怕自己沒有志氣；如有志氣，何嘗不可求一個自立的基礎，自活的藝業呢？如今女學堂也多了，女工藝也興了，但學得科學工藝，做教習，開工廠，何嘗不可自己養活自己嗎？也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一來呢，可使家業興隆；二來呢，可使男子敬重，洗了無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福。歸來得家族的歡迎，在外有朋友的教益；夫妻攜手同遊，姊妹聯袂而語；反目口角的事，都沒有的。如再志趣高的，思想好的，或受高等的名譽，或爲偉大的功業，中外稱揚，通國敬慕。這樣美麗文明的世界，你說好不好？難道我諸姊妹，真個安於牛馬奴隸的生涯，不思自拔麼？無非僻處深閨，不能知道外事，又沒有書報，足以開化智識思想的。就是有個『女學報』，只出了三、四期，就因事停止了。如今雖然有個『女子世界』，然而文法又太深了。我姊妹不懂文字又十居八九，若是粗淺的報，尚可同白話的念念；若太深了，簡直不能明白呢。所以我辦這個『中國女報』，就是有鑒於此。內中文字都是文俗並用的，以便姊妹的瀏覽，却也就算爲同胞的一片苦心了。惟是凡辦一個報，如經費多的，自然是好辦；如沒有錢，未免就有種種爲難。所以以前頭想集萬金股本（二十元做一股），租座房子，置個機器，印報編書，請撰述、編輯、執事各員，像樣樣、長長久久的辦一辦，也不枉是『中國女報』，爲二萬萬女同胞生一生色；也算我們不落人後，自己

也能立個基礎，後來諸事要便利得多呢。就將章程登了中外日報，併將另印的章程，分送各女學堂，想諸位姊妹，必已有看過的了。然而日子是過得不少了，入股的除四、五人以外，連問都沒有人問起。我們女界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想起來實在痛心的呢！

我說到這裏，淚也來了，心也痛了，筆也寫不下去了。但這《中國女報》，不就是這樣不辦嗎？却又不忍使我最親愛的姊妹，長埋在這樣地獄中，只得勉強湊點經費，和血和淚的做點報出來，供諸姊妹的賞閱。今日雖然出了首冊，下期再勉力的做去，但是經費很為難呢。天下凡百事，獨力難成，衆擎易舉。如有熱心的姊妹，肯來協助，則《中國女報》幸甚，中國女界幸甚。

（一）此文最初發表於《中國女報》第一期，現據以錄印。燦芝本題作《演說詞》，誤。

某宮人傳

宮人世居湖州南門外道場山中。乃父若祖名號、職業均未之知。宮人名亦未悉；惟以應選入宮，咸以宮人稱之焉。姿容麗都，秉性靈絕，工詩諳畫，且善優於詞令。入宮以後，經時未幾，即為懷宗所愛悅，命侍公主。

公主得之，傾蓋如故。出入寢膳，莫不與俱。感情固結，如漆如膠。形影相依，不使偶離。兩小無猜，固為人間樂事。不意宮人於此，與公主俱，雖似十分快樂；偶一相離，輒披髮大叫，痛哭不已。

小家碧玉，燕處深宮，既得懷宗之歡心，又與公主深相契合，彼獨何心，背人號哭？詎以『深宮恆寂寥，無計度芳春』，萬斛深情，心頭忐忑，有『無語怨東風』之意識，不禁灑此冷淚歟？抑以身列宮娥，一切舉止，不甚自在，有『寄人籬下總低頭』之感慨，不禁爲之嗚咽歟？亦以流寇猖獗，小醜跳梁，廷臣昏憒，國幾淪于異族，不忍見亡國滅種之慘劇，滿腔牢怨，無處發洩，悲從中來，爰爲啜泣？觀其對王承恩所言：

『文武官員，徒耗國家餉糈，徒負封疆重任，非特不能報効同胞，任彼宵小，係賴他族，倒戈相向，無上可惡，較彼狼虎，毒益加甚。恨我身爲婦人，又乏尺寸權利，不克効死疆場，爲民請命；然矢志彌堅，誓不作異族僕妾，貽祖宗羞，却非彼氣焰赫赫，身膺重任，天生一副奴隸根性，不知忠孝廉恥爲何物者所得相比擬。設一旦事急，我必以身殉國，不使負七尺軀。王公，王公，牢記我言，竚看我伏劍之日！』

等語，愛國熱誠，直溢於辭吐間矣。嗚呼，偉哉！
　　□具靈敏之神經球，放活潑之哀的羅，精密觀察，料事如神，曾不幾時，果有三月十九日之變。悲夫！悲夫！我國民對之，當起何種之感情乎？

是日也，李賊等衆攻陷京城，懷宗見勢不佳，計無所出，既不能摧彼暴徒，又不忍爲彼凌辱，爰使子女、妻妾，皆以身殉，而自縊于梅山。嗚呼！明太祖數年血戰方得奪回之一片錦繡山河，至此復喪失矣！無上悽慘，卽今思之，不禁爲之心裂焉！宮人於此，目覩種種慘狀，熱血團結，誓必除此公敵，拯救

同胞。心緒萬端，殫思良策，正躊躇間，忽聞公主呼曰：『父皇欲命我死，斫我左臂，一時昏去，不意眼下竟蘇。爾等速卽刃我，免致爲賊所害。』乃卽生一計，曰：『公主勿爾，請以衣服易我，我當替公主死。』又曰：『事不宜遲，勿稍因循坐誤。』且囑何新負公主走，再三叮囑，語極誠摯。公主亦無如何，遵彼而行，乃衣公主衣，遂避入于井中。

時李氏之兵，蜂擁入宮，猝見井中有人，便卽吊出，觀其衣服華美，不敢慢侮，獻之自成；自成悅甚，擬以爲妾，旣復送與羅將軍。

羅將軍者，自成之心腹人也。當時自成以宮人與彼，寸衷喜悅，達於極點；而同營諸人，咸爲設酒慶賀。席上種種恭維語，或則讚伊忠勇，或則誇伊幸福，此唱彼和，充填耳竅。羅將益喜，開懷暢飲，不覺酩酊大醉。旣而散席入房，又爲宮人纏住，連盡數觴，使之腦熱驟增，神經昏亂，和衣倒睡。

宮人見羅睡倒，屏除僕人，扃閉門戶，潛將酒菜幾品，陳設桌上，以祭先帝及王公之靈，下拜揮淚曰：『我所以冒爲公主，本欲蠱惑李賊，使卽殲除，藉爲我帝報仇；不意是志莫償，今至於此！』一語一淚，痛哭逾時。迨祭畢，已夜半，營中寂靜，鴉鵠無聲，啓帳視羅，鼾聲隆隆，十分酣睡；因卽捲袖攜刀，刺彼喉際。羅旣受刺，猶能躍身而起，大聲呼救；宮人恐不能敵，致爲彼制，拚力亂截，直至頭落方罷，洎衆賊聞聲來救，破門入室，痛罵一番，舉刀自刎。

偉哉宮人！其愛國之熱心也如此！其思想之毅然也如此！其魄力之圓滿也如此！彼李賊旣墜術

中，旋復變計，宮人之志，抵死莫償；致一片錦繡山河，間接而淪於異族，神明聖胄，悉爲他家奴隸，萬劫不復，迄于今茲。嗚呼哀哉！胡天不弔，事至于此？雖然，天道無剝而不復，吾人無困而難亨，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同胞姊妹，連袂而起，勿使宮人專美於前焉可也。竟宮人志，責在後死，我輩青年，其可放棄厥責耶？

（一）案此文原稿係用紅墨水續寫於舊書葉背面，當秋案發生時（一九〇七年），爲清紹興府搜去作『罪狀』公佈。由於秋璫檔案現不在滬，故據原稿傳抄本錄印，其中個別字句與諸刊行本稍異。

失題

（一）

華爲誰？愛爲誰？愛與華何關係？何交涉？愛與華何如此情重？華何以暮至？何以被害？行兇者何人？被害者之生命終如何？愛與華二人之歷史究如何？前回何有此無頭腦之奇聞？不解！真不解！悶悶悶！

諸君且無躁，吾語汝。

當華國大革命之際，全國人心如火山之焰，如大江之漸，其勢不至於潰裂不止。險！險！

中流砥柱，力挽狂瀾，具大才，立大業，拯斯民於衽席，奠國運如磐石，非大英雄無以任之。大英雄者何？非他，卽年方二二（單數）貌如冠玉，有鐵石腸、山斗名，具兒女情、慈悲志，且視功名如塵土，

重教育以普及之黃姓華名者是！

奇！大英雄！大英雄出於血氣未定之少年！大英雄成於擬鍾愛情之美子！世無忠愛兩全之事業，而今竟全。吾不信！吾不信有此快事！

（一）此文據《史跡》錄印。原稿當秋案發生時，爲清紹興府搜去作「罪狀」公佈。本係一件，《史跡》割裂爲二，且列作詩歌，誤。

（二）原跡無題，但《冀案》及《越恨》均題作《愛華說》，今從原跡。

（三）原稿《二二》旁有「單數」二字，意不解。

普告同胞檄稿

（一）

嗟夫！我父老子弟，其亦知今日之時勢，爲如何之時勢乎？其亦知今日之時勢，有不容不革命者乎？歐風美雨，澎湃逼人，滿賊漢奸，網羅交至，我同胞處於四面楚歌聲裏，猶不自知，此某等爲大義之故，不得不愴切勸諭者也。夫魚游釜底，燕處焚巢，旦夕偷生，不自知其頻於危殆，我同胞其何以異是耶？財政則婪索無厭，雖負盡納稅義務，而不與人以參政之權；民生則道路流離，而彼方昇平歌舞。侈言立憲，而專制乃得實行；名爲集權，則漢人盡遭剝削。南北兵權，既純操於滿奴之手；天下財賦，又欲集之一隅。練兵也，加賦也，種種剝奪，括以一言，制我漢族之死命而已。夫閉關之世，猶不容有一族偏枯之弊，況四鄰逼處，彼乃舉其防家賊、媚異族之手段，送我大好河山？嗟夫！我父老子弟，蓋亦一念祖宗基業之艱難、子孫立足之無所，而深思於滿奴之政策耶？

某等眷懷祖國之前程，默察天下之大勢，知有不容已於革命，用是張我旗鼓，殲彼醜奴，爲天下創義旗指處，是我漢族，應表同情也。

(一)此文據《史跡》錄印，原稿無題，現從《浙案紀略》題名。又《集案》與《越恨》均題作《革命論說》，《浙江辦理秋瑾革命全案》題作《告國人書(一)》，燦芝本此文重出，一題作《革命論》，一題作《告同胞檄》。《史跡》題作《擬告國人書》。

(二)此文原稿當秋案發生時，爲清紹興府搜去作《罪狀》公佈。

光復軍起義檄稿

(一)

芸芸衆生，孰不愛生？愛生之極，進而愛羣。蓋種族之不保，則箇人隨亡，此固大義瞭然，毋庸多贅者也。然試叩我同胞以『今爲何時？』則莫不曰『種族存亡之樞紐』也。再進而叩以『何以可以免此存亡之問題？』則又障然莫對；否即以『政治改革』爲極端之進化矣。嗟夫！歐風美雨，咄咄逼人，推原禍始，是誰之咎？雖滅滿奴之族，亦不足以蔽其辜矣！

夫漢族沉淪二百有餘年，婢膝奴顏，脅肩他人之宇下，有土地而自不知守，有財賦而自不知用，戴醜夷以爲主，而自奴之。彼國儻來之物，初何愛於我輩？所何堪者，我父老子弟耳，生於斯，居於斯，聚族而安，一旦者瓜分實見，彼即退處藩服之列，固猶勝始起游牧之族，奈何我父老子弟乃聽之而不問也？年來防家賊之計算，着着進步，美其詞曰『立憲』，而殺戮之報，不絕於書；大其題曰『集權』，而

漢人失勢，滿族梟張。嗚乎！人非木石，孰不愛生而愛羣？逼於不獲已，則祇能守一族之利益矣。彼既棄我種族置之不問之列，則返報之道，亦所當爲，奈何我父老子弟見之不早也？

某等菲薄，不敢自居先知，然而當仁不讓，固亦嘗以此自勵。今時勢阽危，實確見其有不容已者，爲是大舉報復，先以雪我二百餘年漢族奴隸之恥，後以啓我二兆方里天府之新帝國⁽³⁾。宗旨務光明而不涉于曖昧，行事務單簡而不蹈于瑣細。幸叨黃帝祖宗之靈，得以光復舊業⁽⁴⁾，與衆更始。所有遣派之兵馬，曉諭如左。是我漢族，自當共表同情也。

北路總元帥□□□統轄各部：

北路第一師團司令長□□□

北路第二師團司令長□□□

北路第三師團司令長□□□

中路總元帥□□□統轄各部：

中路第四師團司令長□□□

中路第五師團司令長□□□

中路第六師團司令長□□□

中路第七師團司令長□□□

南路總元帥□□□統轄各部：

南路第八師團司令長□□□

南路第九師團司令長□□□

（一）此文據《史跡》錄印，原稿當秋案發生時，爲清紹興府搜去作『罪狀』公佈。原稿無題，現加題名如上。理由詳見《光復軍軍制稿》註。

（二）『安』，《浙案紀略》作『客』。（三）『天府新帝國』，《六六私乘》作『天府新國』，此殆秋宗章以己意刪改。查《浙案紀略》與燉芝本均與《史跡》影印手稿同，故從之。

（四）手稿『舊』字下脫二字，《浙江辦理秋瑾革命全案》補作『舊業』，現從之。又《浙案紀略》補作『舊族』。

光復軍軍制稿

（一）（二）

軍職等級分八軍，用『光復漢族大振國權』八字以編制之。

統帶光字軍大將

統帶光字軍副將

行軍參謀

行軍副參謀

光字中軍

秋瑾

集

光字左軍

光字右軍

光字中佐

光字左佐

光字中尉

光字左尉

光字右尉

復同上

漢同上

族同上

大同上

振同上

國同上

權同上

二四

服制

衣短衫，對襟，黑色。

包頭布，白色。

兵士（白月中大書光字，餘類此。）

肩章（白月中書左、右、中字樣，並書號碼。）

自大將以至佐、尉等皆用胸帶（如西洋懸掛寶星之斜胸帶），以顏色分別等差：黃色爲首，白次之，紅又次之，淺藍又次之。

旗

用白色，中大書黑色『漢』字。

順旗

小三三角形內書『復漢』二字，黃地黑字，並蓋圖印。

鈐記

長方形，暫用木。

令

用竹牌計八支，面寫『光復』等八字之合同（兩支合寫），一支由統帶執守，一支由本營執守，以證傳令者

之真僞。

文書

用暗碼（緊要事）。照電碼加五十號，以防洩漏。

（一）此文據《史跡》錄印。原稿當秋案發生時，爲清紹興府搜去作『罪狀』公佈。原稿未題名，現從《史跡》加題。

（二）案《越恨》、

《浙案紀略》與燦芝本均將此文與前載《光復軍起義檄稿》合爲一篇，諸本題名雖各不相同，但含意則一（《越恨》作《僞軍制論》，《浙案紀略》作《光復軍軍制頒諭文》，燦芝本作《革命軍制論》），即認爲全文爲論軍制之文獻，而《浙江辦理秋瑾革命全案》則將《起義檄稿》最後之北、中、南三路各師團司令長名單與此文合爲一篇，稱爲《秋瑾革命軍制》（《起義檄稿》則題曰《告國人書》）。然細閱此二篇文獻，則知上述各題名與分合皆誤，因《芸芸衆生……南路第九師團司令長□□□》一文，非論軍制，而爲向當時人民闡明所以武裝起義之原委，爲一起義文告。而從《所有派遣之兵馬曉諭如左》一語，可知文內北、中、南三路九個師團，乃起義之各路軍隊及司令長名單，當不能視爲軍制。且手稿《軍職等級》係用墨筆書寫，而《起義檄文》用鋼筆書寫，各自成件，顯然原卽二篇，此亦可作爲上說之佐證。今予辨析，各定題名，以符原稿之意。

致徐小淑絕命詞 ① ②

痛同胞之醉夢猶昏，悲祖國之陸沉誰挽。日暮窮途，徒下新亭之淚；殘山剩水，誰招志士之魂？不須三尺孤墳，中國已無乾淨土；好持一杯魯酒，他年共唱擺盃歌。雖死猶生，犧牲盡我責任；卽此

永別，風潮取彼頭顱。

壯志猶虛，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腸堪斷！

(一) 案徐著《春秋女烈士史略》稿云：『此爲秋瑾殉國前五日（秋瑾殉難日爲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五日）寄給作者之絕筆，緘內並無別簡。』原跡現藏紹興秋瑾紀念館。
(二) 燉芝本列作遺詩，誤。

附錄：黃帝紀元大事表

案：《黃帝紀元大事表》原跡當一九〇七年七月秋案發生時，爲清吏搜去作『罪狀』公佈，後人遂視爲秋作。至王燦之編《秋瑾女俠遺集》時，又將識文末『黃帝子孫之嫡派許則華謹識』一句刪去，肯定爲秋作。但細審原跡，可知非秋瑾手筆。且按此表原名《黃帝紀元說》，文後附《黃帝降生後大事略表》，爲叛變革命的劉光漢所作（見《左盦外集》卷十四）。最初發表於《國民日日報》（一九〇三年），後來《黃帝魂》（一九〇三年冬印）曾將此表收入，且列作首篇（《黃帝魂》一九一二年再版時此表有所增改）。至於秋瑾所藏，爲一九〇四年抄寫，表前識文乃節錄《黃帝紀元說》中一段，字句上稍有更動。又本書此表據《史跡》續錄製印。

嗚呼！北敵蹈隙，入主中華，謂非古今來一大羞辱之紀念耶。故當漢種不絕如線之秋，欲保我漢族四千億同胞之生存，必以尊黃帝爲急。黃帝者，漢族之鼻祖也。以之紀年，可以發漢種民族之觀念。偉哉！黃帝之功，美哉！漢族之民，數典思祖，爰筆作黃帝紀元大事表。

黃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五年甲辰季秋，黃帝子孫之嫡派，許則華謹識。

書

信

致琴文書 ②

琴文伯母大人粧次，前在滻江草呈寸函，計可達青覽矣。近日稍暇，敬行再訊近況。辰維玉躬迪吉，潭第綏和，如意指揮，傾心額頤。

瑾生不逢時，性難諧俗，身無傲骨，而苦乏媚容，於時世而行古道，處冷地而舉熱腸，必知音之難遇，更同調而無人。況三言訛虎，衆口鑠金，因積毀銷骨，致他方糊口；幸賤軀猶適，豪興猶存，諸事強自排遣，不將憎愛得失繫懷。古云：『且將冷眼觀螃蟹，看汝橫行到幾時！』瑾曾有味於茲言，故萬事作退一步想也。惟知音渺鍾，未免每興感慨，如伯母在滻晤語，意合情投，惜相見之晚，相離之速，天各一方，未卜何日得重覩芝顏耳。區區數洋，古朋友有通財之誼，路中乏資，何人不有？諺云：『與人方便，即自己方便』，分所當爲，過蒙獎許，益增汗顏。未卜老伯大人有升遷之喜否？瑾在京假寓繩匠胡同吳宅內，每月租金八兩。惟京都元氣未復，謠言孔多，近日西學盛行，各處學堂無非虛應故事，何曾有一認真愛國者？可勝嘆息！夫婿近日亦習洋文。京都有興女學之言，未知章程如何，尙未見明文也。

忽忽倚燈謹泐數行，敬請坤安，諸希愛照，不盡所云。令孫少奶奶綉安。秋閨瑾三福上書。四

月初九日。

書信

三一

近日又開捐項四成六上兌，虛銜一成八。前聞令郎欲捐官，此便宜機會，亦不可錯過，謹此附告。

萍踪聚首亦前緣，一見蒙垂格外憐。誼合芝蘭同氣味，情深蕭艾結忘年。歡言正好匆匆別，愁緒無聊黯黯傳。一紙乘風憑雁足，相思無際海無邊。

俚句戲呈伯母大人榮政。
鑑湖女俠秋閨瑾求正草。

（一）此信據《史跡》錄印。

致湖南第一女學堂書

（一）

君居鄉閭，妹游海國，覲面無從，相思日切。久欲上書，因無閒暇。今聞貴學堂遭頑固破壞，然我諸姊妹切勿因此一挫自頽其志，而永永沉埋男子壓制之下。欲脫男子之範圍，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學藝不可，非合羣不可。東洋女學之興，日見其盛，人人皆執一藝以謀身，上可以扶助父母，下可以助夫教子，使男女無坐食之人，其國焉能不強也？我諸姊妹如有此志，非游學日本不可；如願來妹處，俱可照拂一切。妹欲結二萬萬女子之團體學問（一），故繼興共愛會，名之曰實行共愛會。公舉陳櫛芬（二），而妹任招待。寄呈章程三十張，望不妄處刪改，並請推擴如何？（後略）

（一）此信最初發表於《女子世界》第二年第一期（一九〇五年六月），惜下半篇已刪略，現據以錄印。
（二）《神州女報》作「公舉陳君櫛芬為會長」。

致秋譽章書

(一)

大哥大人手足：妹因師範尙未開班，大約四月開學，暑假不放，故於近日歸家一行，並攜有一蔡姓女子，因其人爲是夫所棄，人復老實無用，非妹援手，實無依靠，故在東京爲其籌款歸國。凡人做事必須全始全終，別處妹無立足地，故帶至紹地，使其入新開之手工學校，一年後可自食，則擇一人嫁之，妹須「始」可卸肩。學費已籌好，每月四兩半，爲各同志湊集者。

吾哥之信爲將上船時，友人在會館中見信攜交者，故未得卽書。陶君杏南祇可如此寫，吾哥見面時當道及妹在京蒙其夫婦青目，妹常常寫信回家說彼夫婦好處及感誠，大約謀一差事，彼總可爲力。江亢虎處無非使其指點而已，吹噓恐不能，但彼能爲力之處必盡力，因彼爲維新中人，朋友中待人甚好也。

再妹於陶杏南夫人處，即其如夫人，彼自稱爲妻，不必言破。有龍頭翠翡翠鑣一雙、珠子及衣服，如彼未售，已囑交吾哥，玉鑣在上海估玉器，已出價二百四十元，大約三四百元。如有售處，祈吾哥隨機售之。妹卽日赴紹，彼時再當函達。艸艸解裝，手勒，不盡所言。敬請旅安。
妹瑾叩

① 致秋譽章書第一、第二兩件據原跡錄印。原件現藏紹興縣文物管理委員會。② 秋蓮留日時期是一九〇四年夏秋之交至一

九〇五年十二月。但她在一九〇四年冬曾由日歸國省親，次年春始赴日本（見陶成章《浙案紀略·秋蓮傳》），現觀此信內容當係

一九〇四年離日乘輪之前後時間內所寫，信箋未注明日期，現存信封上發信日期爲八月四日（六月二十三日），自日本東京寄，收信日期爲八月廿四日（七月十四日），顯然與史書上冬季歸國省親的記載不相符合。一般言，似應以親筆信爲準，惟據一九〇四年第十期《女子世界》雜誌記載，九月廿八日（八月十三日）東京中國留學生舉行「戊戌六君子」殉難紀念會，秋瑾尙到會演說。由此足證此信發信日期絕非八月四日，現存信封恐是收藏者套錯，非原物也。餘待攷。

其二
一九〇五年五月廿七日
(乙巳年四月廿四日) ① ③

來吉大哥大人手足：接讀飛函，敬悉一切。照三、扎一寄呈，祈檢收。惟堂上之意，恐縣丞後在除汰之內，請細細一查爲要。銀元向峴生一轉移，由家歸楚，省此一筆匯費之意，此俱母親意。又云家中用度，吾哥近亦難兼顧，可勿念念於懷，暫置之可也。吾哥可於友人詳探示知英元大約，茲母親之款，因母親甚喜允「元」也。惟日用艱難，母親年老，能早日出山，以慰母望，則何幸如之！未知何日能得保？保後可能卽補，俱希稟知母親爲要，因母心甚盼切也。

妹大約月底動身赴東，近因欲運動一官費及紹中多去幾女學生留學，以備學堂師範之用，奈妹多年未回，事事隔膜，親友又無一人，恐難達望。家中大小人丁安吉勿念，餘言後續，此請旅安。妹瑾叩

① 按此爲信封上發信日期，其餘九封所註日期亦發信之月日。
② 寄信地址不明，收信地址：『北京宣武門內西四牌樓北帥胡同西路北西城路工局』，其餘十封均同。

其三

(一九〇五年六月十九日
乙巳年五月十七日)

大哥大人手足：疊接兩函，得悉一切。第二函有亢虎一函，吾哥以爲有語病，誠然，亦因彼家庭甚有惡景，讀書不多之故，非新學盡如此也。此等人可交則交，不可交則絕，權衡在我，彼人何足道哉！

嫂夫人一事，我知哥非出成心，絕未提及一語，免兩有芥蒂也。前誤匯之百金，曾函詢二妹數次，俱未見回音，來函亦未提及，豈竟尙未取回耶？

子芳之人，行爲禽獸之不若，人之無良，莫此爲甚！卽妹之珠帽及珠花亦爲彼篡取，此等人豈可以人格待之哉？彼以待妹爲無物，妹此等景況，尙思截取此銀及物，是欲絕我命也；況在彼家相待之情形，直奴僕不如！怨毒中人者深，以國士待我，以國士報之；以常人待我，以常人報之，非妹不情也。一聞此人，令人怒髮冲冠；是可忍，孰不可忍！囁二妹討取此銀時，不妨決裂。蓋妹思之熟矣，爲人奴隸，何不自立？後日妹當可自食其力，何必爲人之婦者？況仇怨已深，斷無好結果。況一年之久，未通一函，卽視我母兄，彼何曾一置念耶？聞早娶婦矣。待妹之情義，若有虛言，皇天不佑。妹得有寸進，則不使彼之姓加我姓上；如無寸進，不能自食，則必以一訟取此兒女家財，不成，則死之而已。吾哥思之，當亦深怒其爲人也。

運動女生不能得手，日校又復來催促，故定月底動身也。

草上，即請旅安。妹瑾叩。

致秋瑾章信九件，係據《史跡》錄印。

其四

一九〇五年（乙巳年），無
發信月日，自日本東京寄。

大哥大人手足：前在杭州發一函，未知收到否？江亢虎如有可爲力處，虛與周旋可也；如無可注
意者，慢慢與之絕交可也。陶大均允爲謀事，近有消息否？

二妹常有信來否？討取百金，不妨決裂，因彼無禮實甚，天良喪盡，其居心直欲置妹於死地也。目
我秋家以爲無人，妹已卿之刺骨，當以仇敵相見，吾哥亦有以教我耶否？嗚呼！妹如得佳偶，互相
切磋，此亦古今紅顏薄命之遺憾，至情所共歎。此七八年豈不能精進學業？名譽當不致如今日，必當出人頭地，以爲我宗父
母兄弟光；奈何遇此比匪無受益，而反以終日之氣惱傷此腦筋，今日雖稍負時譽，能不問心自愧耶？
父母既誤妹，我兄嫂切不可再誤姪女。讀書之人，雖無十分才幹者，當亦無此十分不良也。母親以妹
子身飄泊爲念，妹強慰解之，撫心自問，妹亦非下愚者，豈甘與世浮沉，碌碌而終者？水激石則鳴，人
激志則宏，他日得於書記中留一名，則平生願足矣。無使此無天良之人，再出現於妹之名姓間方快，如
後有人問及妹之夫婿，但答之『死』可也。吾哥雖未目見身受妹之魔境，但怨毒中人，當亦不以妹爲過

甚，況二十世紀之人，當亦不甘受此荼毒也。吾哥聞之，責我耶？憂我耶？笑我耶？教我耶？可明以示妹也。

歲月逼人，奈何？奈何？妹在紹，前月二十六動身，在申半月，十五日上船，二十一到東。
偶感採薪，草草書達，卽請暑安，伏乞珍攝。妹瑾。

（一）原稿旁註。

其五
（一九〇五年九月十二日）
（乙巳年八月十四日）自日本東京寄

大哥大人手足：接讀來書，敬悉一切。母親福體近已康健，妹處會接讀兩次手諭也。舅父九月間仍赴湖北錢宅，必無照呼，何也？妹於彼兒女之間情誼卽知之矣。陶杏南處，妹疊上二函，俱未得覆。此我浙人祇知有自己，不知有他人，不照顧同鄉之通病，卽在東留學界亦推吾浙毫無團體愛情，何況富貴中人耶？卽茲奉函亦置不答者，如我家稍有勢力，彼必趨奉之不暇，故擇交尙宜貧賤之交。我國世風日下，親戚尙如此，況友乎？故陶處之希望，吾哥可淡置之，另謀設法。工局得借一枝，且安之，以養堅忍刻苦之歷煉。東三省議和本可結局，近因日民憤激俄之不割庫頁島事，反對政府風潮甚大，且看平靜後如何，再行函告，此時勿冒險前往爲要。因時局如茲，難後必無事承平，凡事得安之且無躁。況家中尙不致嗷嗷待食，亦無需吾哥焦灼家用。惟能月寄數元，爲母親添補飯菜，則吾哥之孝心可慰；因

老母六旬餘，知能得幾時尊養者。如父親冥壽之用度，妹甚不贊成，但須一桌菜祭之，必恭必敬，即盡人子之孺慕，又何必驅使錫木（箔）作無益之費用者，反不如將錢爲老母食用，反爲有益乎？嗚呼！母生我兄妹三人：吾哥孝養得隨〔遂〕；二妹雖不能歸省，而得常寄銀洋、食物，以娛暮景，亦可稍慰；所不孝者，其惟祇妹一人耳！不能孝養，反使老母繁心，負罪實深。但此亦婚姻不能自由之遺憾，使得一佳子弟而事，豈隨〔遂〕不能稍有所展施，以光母族乎？悲哉，今生已矣！

王宅之事舉動，吾哥切勿信之，彼家之性情，妹知之深矣，方出此決裂之策也。曾不見從前之待我之情形乎？後妹出居泰順棧，則又使其僕婦甘辭誘回，其種種舉動更厲于前，無一毫改悔之心。況赴京之情形，乃吾哥所目擊者；在京之種種暴虐及赴東情形，乃妹所身受者；豈有一年餘不見，隨〔遂〕能改變性質耶？吾能決其終身不能改變其無信義、無情誼、嫖賭、虛言、損人利己、凌侮親戚、夜郎自大、銅臭紈袴之惡習醜態。無非其父母或因其二位媳婦不善，或子芳新娶者不佳，故偶欲思妹歸耳；歸後則無非一如前車之轍，豈能一悔其陰鷙之心乎？或因湘鄉留學者回，言及妹之名譽尚佳，彼偶一啓其好虛名心，故有此言耳。或以爲妹入耶穌教耶？因出洋者，湘人爲謂之『吃教』者。彼家不開通者，亦一愚民耳，有何智識？其亦疑妹爲教中人乎？不然，妹赴東將年半，未見彼有片字達妹及我家，此一時何忽然函達吾母耶？此二者，亦偶發天良，稍久即泯者。二妹無推托者，明知理虧，而自己出有收條，恐起爭端，設如二妹處決裂，豈隨〔遂〕不可由匯票號理論乎？而堯階言彼無支展，此又從何處得知之？況此銀在彼已年餘，未見一提及，又不寄與妹，此何居心，豈不

能明見彼肺腸耶？凡朋友不以情義交者，萬不能持久；況彼家之形景，狼暴殘忍無信義，兼而有之，欲爲一家人者能得有好結果者，必未敢信。如此時但以一面之辭，貿貿然不記舊惡，恐下車馮婦徒爲智者誚笑，反使妹後日之名譽有損。妹近兒女諸情，俱無牽掛，所經意者，身後萬世名耳；不則寧湮沒無聞，斷不欲此無信義者有汚英雄獨立之精神耳。惟錢財一端，妹正困於此，況彼守財奴物，取之無傷於廉。若果能將哲夫太親家扣留則甚佳，卽彼不允，何妨云：『因憫妹經費困難，已借用去矣，出有收字』云云，何如，祈酌行之。近妹曾有一函與子芳，責其百金及珠花、珠帽等事，後云：『經濟困難，商借千金』云云，〔并云：『『還前欠，此後費用，當再設法。』』₍₃₎看彼如何作答。如不借及置之不答，則遺書斷絕往來，此後王宅不得云有秋氏之女爲媳事，吾哥以爲何如？因無彼家之富名，妹於籌款之事，尙可藉他人拂〔幫〕助；旁人聞彼富有，反疑妹爲裝窮，故無一援手者。如彼至京有無禮之舉動行爲，吾哥即可藉口彼從前之暴狀及對我父母之無禮種種荒謬之行爲，例之今日文明世界，與之開談判離婚；但吾哥在京無助者，亦不能行者，且待妹回時必有以報之也。

吾哥在路工局，此事何時停止？王堯階之叔相待情形何如？妹近在學校，身體甚耐勞，日習體操，能使身軀壯健。每月費用則限止若干，不多用壹錢，惟買書參考須多用錢耳。雜亂，扯雜布覆，卽請近安，并祈隨時衛養身體爲要。飲食務求其滋養，衣服必求潔淨，則於衛生甚有益者。京中有售日本寶丹者及清心丹，須看是『九世治兵衛』者真，餘僞者。(3)宜購置左右，以備不快時用之爲要，如京中無真者，當由日購上也。吾

哥在京會有朋友否？當擇佳士深交之。因我家祖、父、叔俱未有一好友、一世誼者，如我家稍關痛癢毫無一人，故今日無一人照拂我家者。凡一家人之子孫，不能不後日須人照拂者。交人不必於貧賤交以恩誼，則後日必收其效果；若於富貴時交人，及望富貴照拂，素無來往，則難乎其難。吾哥以爲然否？又頓。妹秋瑾頓白。

①②③ 原稿旁註。

其六

一九〇五年十月六日（乙巳年九月初八日），自日本東京寄。

大哥大人手足：接讀八月廿六來函，詢日本民族抗議事，日前雖焚燒警察署，而未傷及民人一草一木，惟與政府爲難而已；近政〔脫〕「府」字，戒嚴之令尙未掣回，地方安諱〔寧〕，毫無驚恐，祈勿遠念。

吾哥在京雖乏蔗味，但處今日朝不保暮之勢，得安且安之，況今日非略知外交者，恐謀事更難。吾哥何妨寫一函告知清墅叔，能否一年挪〔幫〕四五百金，而吾哥留學日本數年再歸，當可擴張勢力，不然，恐謀事不易，未知吾哥以謂〔爲〕然否？況吾哥尚在壯年，二則赴日之途非遠也。想清墅叔得有子姪出洋，彼亦有名譽也；如不能多挪〔幫〕，則二三百亦可。再托人謀一官費，則尙可兼顧家用；官費不一定須浙中者，各處俱可謀得也。

王二老父子，妹知之熟矣，斷不肯匯資與妹者。雖哲老之言，彼允五百元者，因慊他人之慨，一竿

允五百，亦無可如何者。機緣不巧，哲老卸事，此仍落空；而妹曾函達索銀一竿，至今月餘未見回音，其意可知矣。而二妹所言子芳有函達紹者，此乃爲彼宅所欺耳，豈有數月而紹中未接其函，此語之假可知也。然此事有所藉口，當與王宅決裂行之。妹一人豈隨〔遂〕不能謀一衣食者乎？處文明之世，吸文明之空氣，當不甘爲彼人之奴隸也。

京中時事如何？吾哥會交有朋友否？二姪、祥弟明年可進東浦熱誠學堂，以造成彼後來自立地步，切不可使其失此讀書之年時。官立學堂多腐敗，不如私立學堂之佳，況東浦學堂甚辦有成效也。草草手此，即叩平安。妹瑾叩。

其七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六日（乙巳年
十月初十日），自日本東京寄。

大哥大人手足：接讀九月廿三手書，敬悉一切。衣服、珠子已取回否？二妹處久無書來，不解其故，亦未知存湘之衣飾曾售去否，殊深焦灼也。

陶杏南之人毫無學問，新學界中殊不齒其人。江亢虎之人如好，何妨同其爲義兄弟，後來亦可互相引進。因秋姓族中如是，十二叔等又如是，玉融、玉如亦可想而知，祖父以來俱無一好友，以至今日竟無人一援手故人之子者，亦由前輩之無良友也。

吾哥留學何如？各處托人運動官費出洋爲要。薦工頭之事，想婁昆生亦無此好心也。如何景況，

暇祈示知。張雨珊處，恐亦無效。如今時事，謀事非出洋一回不可也。

學校爲范源濂與下田歌子所辦，學規甚緊，每禮拜三十三點工〔功〕課，又自修六時。學費十六元（餘俱在外）。須買書參考，其價之昂。〔昂〕甚貴。衣服零用紙筆等每月須三十元之譜，尙不敢奢侈一點，出門行路，並未坐過人力車也。草草布覆，即請文安。（後日考理科也。）妹瑾叩。

（○原稿旁註。

其八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乙巳年十月二十四日），自日本東京寄。

大哥大人手足：疊上兩函，計先後達覽矣。來東之行，必不可少緩。京中之十餘元，實無足戀者。惟經費難籌，妹已向吾嫂言之，商借於張宅千餘金，即三年之費，後日歸還，亦無不能，想無不允之理。

家中姪等進學堂亦必需款，璵、珉二弟亦非進學校不可，如許經費，實難籌得。惟有將公款提出，作爲諸人學費，不作別用，以期造就人材。因各處賣田求學者甚多，如不自立，坐吃山空，此區區者亦歸烏有，不如求學業之爲計得。以妹計之，二姪每年須八十元之譜，單膳費，無學費。二弟每年八十元之譜。祇膳食。死者落土爲是，不必好地，風水之話，實不可信。（風水之說，盡屬子虛，不可信。）小姐嫁妝費不如爲之求學（入女學堂），子序亦勸其脫「入」字學堂。玲妹、已湘二姪女，則或入學堂，或請一先生每天教一

二點漢文。不留膳，薪水亦廉。吾哥則拿四百金爲一年之學費，後之學費再籌。子序四五十元一年。大約各人一

年以三百元即足，家希不學之人，皆有自立之生活，不愁他日不能歸此千餘公款也。

吾哥總以今年早來爲妙，或明年二月初到日亦可，而此數月可向亢虎處稍學日語則更妙，未知吾哥以爲如何？公款事，妹已函告曉弟，囑其向吾哥言之，免吾哥先言也。時事如此，寸陰可惜，祈注意也。

二妹之函云欲哥向清墅叔商借，爲妹學費，不知如何出此無益之策？彼并不知出外人之困難，不直接向王處商借而出此，徒費時日也。堯階乃又學幕，真不知時事者，虛糜光陰，徒求無益之學，爲後日計，欲喚奈何也。草草扯雜布達，卽請近安，立候回示。

妹瑾叩。中十月廿四。

如來，祈早示坐何船及何日動身。到長崎，則寄一郵片。到神戶，可坐火車到東，坐火車時，打一電報，以便到車站迎接；或坐船直到橫濱，則由神戶發一郵片，當到橫濱舟中迎接也。

(○原稿旁註。

其九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乙巳)
年十一月初二日，自日本東京寄。

大哥大人手足：接讀來函，敬悉一切。疊上三函，計可達到矣。二妹久無函來，惟於今月方接一函云，已函托吾哥向十二叔處代借款寄妹，并云：若借不到，則向王宅籲寄，不愁不允。○不經〔禁〕又笑又氣也。索回百金，想茲二妹自己需用，吾哥去函可勿提及爲要，學費雖拮据，近尙勉強設法，惟錫子賣不出，及二妹處衣服

杳無售信，殊令人焦急萬分耳。

吾哥雖云赴東三省圖保舉，但今日世界謀事，非知洋務不可；若能出洋留學數年，謀事較易。妹已向嫂氏商量，借張氏千餘金爲吾哥學費，學成歸還云云，且看如何回音，即當告知。如能明年赴東，方不虛擲青年也；不然，北京、東省總覺雞肋無味也。亢虎近常見面否？

陶處之衣箱，但差一下人向其東院太太取之可也，不必再向陶老說話也。我兄妹二人毫無戚友堪依傍者，萬事非靠自己不行。吾以爲天下最苦最痛之無可告語者，惟妹耳，居無室家之樂，出無戚友之助，飄泊天涯，他日之結局實不能豫定也。吾哥雖稍勝一籌，而無告語則同，無戚友之助亦同，所幸者，生爲男子耳，結局似勝妹十倍也。但妹亦不作杞憂，處今日之世界，國尙如此，況妹乎？惟切齒者，吾之仇，報復無計，實平生隱痛也。惟祈吾哥善籌自立之計。

二姪進學堂甚善。子序、璵弟如此，俱非久長之計，各宜謀自己生活之後計，因區區之祖產非可久持者，今日不學，後日如何？哥宜函勸子序弟設法進學堂學實業，爲自立計，切不可徒荒歲月，銷腦力於嬉遊中。實業，漢文不佳者，亦佳也。吾哥能於日語先爲練習，他日至東可進蠶業或實業學科，以期實事求是耳。草草扯雜，即請文安。
妹瑾叩。十一月初二。

（原稿旁註）

其十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九日(乙巳年
十一月十三日),自日本東京寄。

大哥大人手足：前函想接到。今留學界因取締規〔脫『則』字〕，俱發義憤，全體歸國；此後請勿來函，大約十二月須歸來也。此謗文安。妹瑾頓白。

其十一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乙巳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自日本東京寄。

大哥大人手足：接讀來函，知尙未接到妹退學之函。近日留學界全體同盟停課，力爭規則之辱，不取銷則歸國交涉，因公使不爲助力，難達第一之目的，故決議全體歸國，故紛紛內渡已及二千餘人。妹亦定此月歸國，以後再作行止，不能不作後日糊口計也。

二妹之無函達吾哥，而反向妹作此欺言，其何居心，誠使人不解，豈妹隨〔遂〕無一毫手足之情乎？況妹亦未有累及二妹之處，近來信音稀少，反不如朋友，此故百思莫解。然妹別將三年，豈二妹一變竟若此耶？或別有他故乎？實令人疑惑也。

玉如之無知，子序之不學，俱不足以興吾門，而繼之祥弟之頑疲，奈何！奈何！而妹生爲女子，亦無益於家門，無助于吾哥，不勝自恨，此後糊口四方，尙不知何地駐足也。吾哥如不能東渡，當赴奉天乎？

如今日之時局正極可危險，未知結何惡果耳，不勝爲吾四萬萬人一悲痛也！忽草上達，即請爐

安。妹瑾頓白。二十二。

致秋王林書

(一)

壬林賢姪入青：接汝手書，尙爲清楚，閱之甚喜，惟有白字，亦因中文程度尙淺之故。但雖入學堂，中文亦宜通達，斷無丟去中文，專學英文之理。但凡愛國之心，人不可不有，若不知本國文字、歷史，即不能生愛國心也。尙有二月之久，可專注意于中文，進學堂之後，即不能專習也。吾姪旣兄弟二人俱喜進學堂，性情尙宜改良，不可如前之爭競，兄弟務必互相親愛，待尊長須有禮，勿事遊嬉，學堂之規則當遵守，若能循良勉學爲秋氏爭榮光，方不虛生于人世。況姪年已成童，並非幼小，當知家計艱難，區區家產入不敷出。（下缺）。

○此信據《六六私乘》所載錄印。據《私乘》記載，此信係秋瑾居日本時所寫。惜原信殘缺。

致王時澤書

(一)

吾與君志相若也，而今則君與予異，何始同而終相背乎？雖然，其異也，適其所以同也。蓋君之志則在於忍辱以成其學，而吾則義不受辱以貽我祖國之羞；然諸君誠能忍辱以成其學者，則辱也甚暫，而不辱其常矣。吾素負氣，不能如君等所爲，然吾甚望諸君之無忘國恥也。

吾歸國後，亦當盡力籌劃，以期光復舊物，與君相見於中原。成敗雖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餘

生，則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來，已置吾生命於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且光復之事，不可一日緩，而男子之死於謀光復者，則自唐才常以後，若沈藪、史堅如、吳樾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則無聞焉，亦吾女界之羞也。願與諸君交勉之。

（一）此信據《秋女烈士遺稿》王時澤序文所引錄印。燦芝本題曰『致某君書』。

致徐小淑書

（二）

惠函熱心溢滿朵雲，聆誦之下，不勝感佩。惟敝報獨力經營，財力萬分支縉，況知音寥寥，將伯誰呼？同心缺少，臂助無人。嘆同胞之黑闇，痛祖國之無人，不圖得閣下熱心青眼，賜我砭言，感何勝言！近日因經費無着，報館暫行中止，惟三期之報，仍擬續出，如有惠稿，即請賜寄紹興南門內和暢堂某收爲荷。草草手上，敬請學安。秋瑾頓首。

（一）此信據手跡錄印，原件現藏於紹興秋瑾紀念館。

（二）燦芝本列作遺文，據徐小淑致本所函（一九六〇年三月六日）稱：其時她去信秋瑾詢問《中國女報》第三期編輯情況，不久便獲此覆信。

致陳志羣書

（一）

志羣先生青及：前上一函，托友代發，近知誤置行篋中忘寄，悵甚。前瑾至滬，略爲料理報事，囑樊君付印，近可出版。瑾因紹中校事，友人情代襄理，故在紹日多。樊君於報中文字茫無頭緒，不能代

理，故不能不二處兼顧。又俗務蠧集，甚形忙迫，殊不足陳於先生耳。惟時局傾危，人心日下，對此中國前途，能無感慨，先生其何以教之耶？聊錄舊作一章呈政，俚句巴辭，何足當大方家一盼，亦聊以言志耳。草草，扶病手上，即請撰安。瑾頓白。

（）此信錄自《神州女報》第一期，手稿插圖。

致女子世界記者書

（）一九〇七年二月五日（丙午年十二月廿三日），自紹興寄。

手示敬悉。承惠稿件，不勝感謝。鄙報因財力不足，殊未能完善，尙祈時行教正爲禱。《女報》一份，寄呈大鑒，並請指疵爲荷。此上，即請撰安。秋瑾頓白。（）

其二
（一九〇七年四月三日）
（）二月二十一日，自紹興寄。

由滄遞到手函及《女子世界》招股章程一紙，承熱心鼎助，甚感。惟合辦一則，本爲美舉，然其中大有苦情在，不能爲君告。近日女界之報，已寥寥如晨星，□□之雜志，直可謂之無意識之出版，在東尚不敢放言耶！文明之界中乃出此奴隸卑劣之報，不足以進化中國女界，實足以閉塞中國女界耳，可勝歎息哉！各處雖不時偶有報紙出現，實一無可取者；前惟貴報稱巨擘耳，每每讀之，不勝心服。後忽停止，而鄙人以《中國女報》繼起，雖內容文采不及貴報，亦尚足塞責。然鄙人爲憤世之人，國事繁多，諸務蠧集，奔走不暇，恐綿力不勝重任，有負女報界之責任；不如分辦，則長有君等之一師團，爲女

同胞決最後之勝負，何如？區區苦衷，尙希原諒。有負盛意，幸勿見責（中略）。《女報》二期即日出版，附告。二月二十日夜十二時。

其三 一九〇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丁未年三月十一日，自紹興寄

捧讀手書二通，敬悉一切。《女報》之宗旨別有在，新聞雖編入不當，然其中實有他故（中略）。嗚呼！吾人處此時世而無堅毅之力，則於一切事皆等於紙上談兵耳，未知君以爲然否？二期已出。三期擬有數題，尙未草就，敢以質之，並希擔任一篇，目如下：

社說：論學部之嚴定女學章程 嘴呼二十世紀之女子

演壇：專制毒餸之澎湃

餘略。君以爲何如耶？

其四

一九〇七年五月五日（丁未年三月二十三日），自紹興寄

前上一函，諒達青昧，忽忽佈覆，內多遺語，今再續陳。《女子世界》之事蒙君言之再三，理無不承，但其中尙有苦衷，不得不求原諒。《女報》經費毫無，而瑾又須襄辦學校及他事，甚形無暇，且財才兩困，恐有中止之患，則貴報亦波及，豈非以一人而失二報，瑾之罪大矣，何以對二萬萬之同胞耶？其故一。近日壓力甚重，無辜每受不當之罪，萬一之間，二報或同時消滅，則未免可惜，其故二。如君實意

欲合辦，尙祈三思而後之決定，則瑾亦祇可惟命是從，勉力而爲之耳。

近日志士類多口是心非，稍有風潮，非脫身事外，即變其立志，平時徒慕虛名，毫無實際，互相排擠，互相欺騙，損人以利己者，滔滔皆是；而同心同德，互相扶助，犧牲個人，爲大衆謀幸福者，則未之聞也。嗚呼！吾族其何以興？予也不求他人之知，惟行吾志；惟臂助少人，見徒論空言以欺世及自私自利宗旨不堅者，又不屑與語，故人以瑾爲目空一世者，讐也，實悲中國之無主人也。『忍言眼內無餘子，大好江山少主人！』君以爲然耶？否耶？燈下草此，敢佈腹心，即請學安，並祈賜我箴言爲荷。

其五

一九〇七年五月十五日（丁未
年四月初四日），自紹興寄。

（前略）如以爲然，請來紹一敍，面陳一切；如不以爲然，各行其是，分道而馳可也。去就請酌行；來則當犧牲一切也。

其六

一九〇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丁未
年四月十一日），自紹興寄。

前函想達，君能辱臨敝邑否？君同志有諳外交、法政者否？有諳東文而熱心時局者否？須可靠者，祈示我數人爲荷。

其七

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丁未年)
四月二十三日，自杭州寄。

復示敬悉。來紹路程：由滬鐵大橋乘杭輪，至杭拱宸橋，乘駁船行，過錢塘江，至西興，換小舟小舟獨雇一元許，趁航船則二百文。直抵西郭門內鯉魚橋下古貢院，問秋瑾，便可有人招待一切也。自滬下午五時開行，翌日下午或晚到杭，若到時祇四五時，即可呼轎進城，因舟行非三個時間不到，轎則一時半可達。由城起行過江及至西興，需時二時間，西興至紹，需時十時間或十二三時間。(中略)東文、英文如有精者，甚欲得其人，近日惟大通需教員，他日或□□□，惟須犧牲一切而盡義務。□□□……君若能來甚妙，惟遲則殊爲失望。然君此行果能不背前言則可；不然，恐百倍……

其八

一九〇七年六月十七日(丁未年)
年五月初七日，自山陰寄。

接讀手書，悉近日君未行；惟暑假在何時，如遲則恐瑾有事須他行耳。甚盼望君早來，何意未果，其中豈有天爲主持乎？《女報》編輯已就，前因無暇，約於此月必行付印。大通教員，假後有更動，分音樂、圖畫、英文、日文、代數、測繪、國文、地理、歷史、理化、生理、教育、體操等科目，如君同志中有能惠然肯來，光我大通者，則幸甚。惟大通經濟支绌萬分，須盡半義務耳(後略)。

其九

一九〇七年七月二日(丁未年)
五月二十二日，自杭州寄。

大通爲同人勉力支持之校，經濟萬分困難，因別有命意，故極力支持。同人皆是義務，即不能者，亦屬半義務，以每月二十元爲限。雖學問可分高下，而同志不能歧視，請告貴友他就爲要。

再者，君毅然犧牲，惠然肯來，感佩奚似。惟敝地辦學辛〔脫『苦』字〕，而一切起居甚爲菲薄，蓋爲始之艱勞，古今同慨也！如不避困苦，不我遐棄，則乞先期示我，當命人江干候駕也。

三

一九〇七年七月四日(丁未年五月二十四日),自杭州寄。

來示敬悉。朱□□□□□□□惡難共患難，請爲我辭焉。君如決定，則請以放假後即來，因研究所即需開辦，不能遲至暑假後也。一切心照。

其十一

一九〇七年七月六日（丁未年五月二十六日），自紹興寄。

請速來紹爲要。(中略)儀器單一紙,請向□□□□□□□君一商,托彼代購,七月歸楚,祈購就由君帶下。君速來勿遲,因有要事也。

一這十一封信，最初發表於《神州女報》第一期，現據以錄印。又據該報記載，知《女子世界》記者即陳志羣

此信最後

詩

附
聯
語

赤壁懷古

潼潼水勢嚮江東，此地曾聞用火攻。怪道儂來憑弔日，岸花焦灼尚餘紅。

（自《赤壁懷古》至《寄友書題後》共八十七題，據芷蕙本錄印。排次亦從之。又燦芝本此八十七題，排次亦從芷蕙本。）

題芝龍記

（八章 董寅伯之王父所作傳奇）

今古爭傳女狀頭，紅顏誰說不封侯？馬家婦共沈家女，會有威名振九州。
揩擗乾坤女士司，將軍才調絕塵姿。靴刀帕首桃花馬，不愧名稱娘子師。
莫重男兒薄女兒，平臺詩句賜蛾眉。吾儕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
百萬軍中救父回，千羣胡馬一時灰。而今浙水名猶在，想見將軍昔日才。
謫來塵世恥爲男，翠鬢荷戈上將壇。忠孝而今歸女子，千秋羞說左寧南。
忠孝聲名播帝都，將軍報國有良姝。可憐不倩丹青筆，繪出娉婷兩女圖。
結束戎妝貌出奇，個人如玉錦駝騎。同心兩女肩朝事，多少男兒首自低。
肉食朝臣盡素餐，精忠報國賴紅顏。壯哉奇女談軍事，鼎足當年花木蘭。

（本題襲本作《芝龍記題後》，長沙本同襲本。）

詠燕

詩

飛向花間兩翅翔。燕兒何用苦奔忙？謝王不是無茅屋，偏處虛家玳瑁梁！

去常德舟中感賦

一出江城百感生，論交誰可並汪倫？多情不若堤邊柳，猶是依依遠送人！

殘菊

嶺梅開候曉風寒，幾度添衣怕倚欄。殘菊猶能傲霜雪，休將白眼對人看。

春寒

料峭春寒懶啓窗，重簾猶是冷難降。臨風祇有呢喃燕，花外分飛小語雙。

雜興

二章

瓶插名花架插書，數竿修竹碧窗虛。晴明天氣吟詩地，暢好蛾眉作隱居。

羞寫平原《乞米》書，月明如鏡夜窗虛。爲栽松菊開三徑，門對西湖此地居。

分韻賦柳

獨向東風舞楚腰，爲誰顰恨爲誰嬌？灞陵橋畔銷魂處，臨水傍堤萬萬條。

梅

開遍江南品最高，數枝庾嶺占花朝。清香猶有名人賞，不與天桃一例嬌。

玫瑰

聞道江南種玉堂，折來和露鬪新妝。却疑桃李誇三色，得占春光第一香。

秋海棠

栽植恩深雨露同，一叢淺淡一叢濃。平生不藉春光力，幾度開來鬪晚風？

杜鵑花

杜鵑花發杜鵑啼，似血如珠一抹齊；應是留春留不住，夜深風露也含淒！

芍藥

開遍嫣紅白雪枝，銷魂底事喚將離？年來景色渾消瘦，減却腰間金帶圍。

桃花

艷色穠芳夾岸栽，苧蘿溪下水濛洄。料因王母瑤池謫^(一)，獨向深閨仕女閑。

○芷馥本原作『滴』，今據長沙本改。

蘭花

九畹齊栽品獨優，最宜簪助美人頭。一從夫子臨軒顧，羞伍凡葩○鬪豔儕。

○芷馥本原作『几葩』，今據長沙本改，繫芝本同長沙本。

黃金臺懷古

薦州城築燕王臺，招士以財亦可哀！多少賢才成底事，黃金便可廣招徠？

踏青記事

四章

女鄰寄到踏青書，來日晴明定不虛。妝物隔宵齊打點：鳳頭鞋子繡羅襦。
曲徑珊瑚芳草葺，相攜同過小橋東。一灣流水無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紅！
柳陰深處囀黃鸝，芳草萋萋綠滿堤。笑指誰家樓閣好？珠簾斜捲海棠枝。
西鄰也爲踏青來，攜手花間○笑語緩：『昨日卿經賈傅宅○，今朝僂上定王臺。』

○芷馥本原作『花開』，誤，今據長沙本改。

○『宅』，芷馥本原作『祠』，今據襲本改。

登宜月樓

住久由來渾是家，異鄉容我傲煙霞。數聲短笛臨風晚，露濕天桃月影斜。

春日偶占

春色依依映碧紗，窗前重發舊時花。燕兒去後無消息，寂寞當年王謝家。

讀書口號

東風吹綠上階除，花院蕭疏夜月虛。儂亦癡心成脈望，畫樓長蠹等身書。

季芝姊以詩相慰次韻答之

二章

雲箋一紙忽還飛，相慰空勞尖筆揮；已拚此身墮恨海，愁城何日破重圍？
連床夜雨思當日，回首誰憐異昔時？煉石空勞天不補，江南紅豆子離離。

重陽誌感

容易東籬菊綻黃，却放風雨誤重陽。無端身世茫茫感，獨上高樓一舉觴。

月夜懷故人

料峭霜風夜氣寒，深閨珍重絮衣單。伯牙集尾音何渺？皓月團圓不忍看。

杞人憂

幽燕^①烽火幾時收，聞道中洋戰未休。漆室空懷憂國恨，難將巾幘易兜鍪。

① 芷馥本原作『幽巡』，今據長沙本改。

雜詠

二章

錢塘江上幾回潮？作客年華鬢漸凋！爭似明妃悲出塞，尙留青塚向南朝。
隨珠彈雀總辛酸，蜮箭伺人感百端。飛絮漫天春去也，起來無力倚闌干。

秋日感別

二章

昨宵猶是在親前，今日相思隔楚天。獨上曝衣樓上望，一回屈指一潸然。
已是秋來無限愁，那禁秋裏送離舟？欲將滿眼汪洋淚，並入湘江一處流。

春暮

棟花風信亂吹衣，小倚圍欄對晚暉。燕子不來春已暮，桃花柳絮逐翻飛。

望鄉

白雲斜掛蔚藍天，獨自登臨一悵然。欲望家鄉何處似？亂峯深裏翠如煙。

風雨口號

多病休登花外樓，一番風雨一番愁。唧泥燕子多情甚，小語依依傍玉鉤。

喜雨漫賦

淵龍酣睡誰驅起？飛向青天作怒波。四野農民皆額首，名亭直欲繼東坡。

題松鶴圖

四章
季子翰平先生
之玉父小影

角巾羽扇舊談兵，笑賦《歸來》薄宦情。天與榮名兼壽考，吟松飼鶴寄平生。

小坐焚香看鶴嬉，山林幸有謫仙司。勳名浪說凌煙閣，爭是^①商山歌《採芝》？

傳家清德有遺經，薰沐披圖仰典型。自恨生來太遲暮，不曾親拜少微星。

清福如公古亦稀，遺圖猶見靜中機。黃巾刦^②火神呵護，夜夜靈光逐電飛。

①『季』，長沙本作『李』，疑誤譏。

②『刦』，芷醍本原作『劫』，今據長沙本改。

菊

鐵骨霜姿有傲衷，不逢彭澤志徒雄。天桃枉自多含妬，爭奈黃花耐晚風？

剪春羅

二月春風機杼勞，嫣紅染就不勝嬌。而今花樣多翻覆，勸爾留心下剪刀。

惜鸞

鸚鵡身材何渺小？常因巧語主人歡。檻鸞誰解憐文彩？長自臨風惜羽翰。

上陳先生索書室聯

如雷久耳右軍名，問字愁難列講庭。欲乞一聯奇麗筆，閨中曾讀《養鵝經》。

寄季芝

三章

腸斷魂銷子野歌，知心鍾子隔山河。年來自笑無他事，纏綿愁魔更病魔。
金蘭義氣薄雲天，一別迢迢又數年。欲見恨無懷夢草，空勞腸斷衍波箋。
相思不見獨傷神，無限襟懷托錦鱗。爲問粵東吳季子，千金一諾等行人。

白梅

仙人綺袂倚重門，笑擲明珠幻絮魂。淡到羅浮忘色相，謫來塵世具靈根。洛妃玉骨風前影，倩女冰姿

月下痕。獨立自憐標格異，肯因容易便承恩？

寄理妹

年年常是感離居，兩地相思托鯉魚。今日新愁因共曉，昔時舊恙近何如？小窗蛩語傷時暮，別院雞聲破夢初。惆悵寸懷言不盡，幾回涕淚濕衣裾！

秋雨

西窗剪燭話巴池，雲黑應催工部詩。恨入高樓人別後，寒侵斗帳夢回時。菊花霧重秋容淡，桐葉聲殘夜漏遲。最是淋鈴聞不得，謝娘減盡舊腰肢！

○芷蘋本原作『秋客』，誤，現據襲本改，長沙本、燦芝本同襲本。

送別

楊柳枝頭飛絮稠，那堪分袂此高樓！闌干十二雲如疊，程路三千水自流。未免有情煙樹_{碧青}，相留無計落花愁。送君南浦銷魂處，一夜東風促客舟。

見月

愁見簾頭_○月影圓，思親空剩淚潺湲。唧泥有願誓填海_○，煉石無才莫補天。湘水燕雲繁舊鹿，碧山

紅樹噪新蟬。十分惆悵三分恨，往事思量祇自憐。

○《小說林》題作『對月有感』。

○『簾頭』，《小說林》作『簾前』。

○『卿泥有願誓填海』，燦芝本作『卿泥有恨難填海』。

《小說林》作『卿泥有恨空填海』。

月

一輪蟾魄淨娟娟，萬里長空現晶奩。照地疑霜珠結露，浸樓似水玉含煙。有人飲酒迎杯問，何處吹簫倚檻傳？二十四橋簾盡捲，清宵好影正團圓。

詠白梅

雪玉妝成千萬枝，冰霜雅操最宜詩。花壇獨步盈盈立，嫩萼含葩淡淡姿。仙子白衣初謫降，佳人素袂最相思。孤山處士空唐突，未許門牆稟○粉施！

○芷馥本原作『綱』，今據長沙本改。

題瀟湘館集

二章

聞道才華衆不如，蛾眉飽讀五車書。家傳醉草雲煙富，吟入香蘭綺思擴。四壁牙籤詳亥豕，一門詩友盡璠璵。登龍喜遂瞻韓願，何日重停問字車？幼婦新詞嬌不如，佳篇重把手難除。千尋翠色供詩筆，一派湖山作畫圖。博士聲華蘇氏錦，絳仙才調

衛娘書。風流文采教占盡，羨煞胸多記事珠。

重過女伴芷香居

時芷香已作古人矣

回首妝臺遺響沉，舊遊景物怕重尋。人何曾在簾猶掛？花正開時草尙深。素燭雙添今昔感，東風一片別離心。欄干敲遍紗窗下，鸚鵡無言淚滿襟。

送別

深閨聚散太匆匆，無限襟懷此夜同。歲月儘教愁裏度，妝梳半爲病中慵。憮憮蕉葉捲新雨，飄泊楊枝怨晚風。階下胭脂花數樹，一時都作可憐紅。

舊遊重過不勝今昔之感口號

去年曾此踏青來，聯袂堤邊印碧苔。並語却憐花樣異，同心正好別情催。題愁壁上詩猶昔，留約闌中人未回。獨自沉吟欲求友，林間愧乏左芬才。

梧葉

梧葉宵來拂畫欄，西風已覺袷衣單。十分惆悵燈無語，一味相思夢亦歎^(一)。白雁聲中秋思滿，黃花離畔暮愁寬。却憐鏡裏容顏減，尙爲吟詩坐漏殘。

（一）『歎』，平聲。燦芝本作『歎』，誤。

寄東程妹

錦鱗杳杳雁沉沉，無限愁懷獨擁衾。閨內惟餘燈作伴，欄前幸有月知心。數聲落葉鳴空砌，一點無聊托素琴。輸與花枝稱姊妹，不堪遙聽暮江砧。

九日感賦

百結愁腸鬱不開，此生惆悵異鄉來。思親堂上茱初插，憶妹窗前句乍裁。對菊難逢元亮酒，登樓愧乏仲宣才。良時佳節成辜負，舊日歡場半是苔。

獨對次清明韻

獨對春光抱悶思，夕陽芳草斷腸時。愁城十丈堅難破，清酒三杯醉不辭。喜散奩資誇任俠，好吟詞賦作書癡。濁流縱處身原潔，合把前身擬水芝。

乍別憶家

遠隔慈幃會面難，分飛湘水雁行單。補天有術將誰倩，縮地無方使我嘆。拚却疏慵愁裏度，那禁消瘦鏡中看！簾前勾樣昏黃月，料得深閨也倚欄。

清明懷友

節屆清明有所思，東風容易踏青時。看完桃李春俱盡，吟到荼蘼興未辭。豔詩酒襟懷憎我獨，牢騷情緒似君癡。年年乏伴徒呼負，幾度臨風憶季芝？

秋菊

籬下牆邊處處栽，千枝喜向謝庭開。冷吟秋色尋新句，醉酌寒香撥舊醅。簾捲西風人比瘦，時迎北雁客初來。曾聞解組陶彭澤，圃露庭霜手自培。

○芷蕙本原作「尋親句」，誤，今據龔本改。長沙本、燦芝本同龔本。

秋雁

蘆葦蕭蕭景象秋，鳴聲爭聚白蘋洲。頻興夜月騷人感，慣助河梁旅客愁。洞庭游。空勞寫盡西風怨，江外光陰肯少留？

春柳

四章

東風吹徹日初肥，幾度曾經汁染衣？陌上煙輕鶯並語，簾前香暖燕雙飛。先生園巷斜陽晚，處士樓臺宿雨稀。一曲白門搖落恨，送人離別太依依。

珠簾畫舫綠沙洲，笑對東風舞態柔。植去堪宜廉吏宅，移來剛傍美人樓。歐陽堂外思前度，蘇小門邊

憶舊遊。陌上萋萋空悵望，征夫何處覓封侯？

近拂樓頭遠拂橋，隋堤風景未全銷。龍池雨過煙籠幕，雀舫春濃錦作橈。
楚宮腰。江南江北愁如許，誰把蛾眉樣細描？
和雨拖煙萬縷絲，靈和慣妬舞腰肢。好將五斗師陶令，羞把雙眉擬紫芝。
牽盡離情思婦(一)淚，織成愁緒旅人思。永豐坊裏多垂線，曾許承恩向禁墀。

○『婦』，芷蕙本原作『媚』，誤，今據璧本改。長沙本同璧本。

題郭調(一)白宗熙湘上題襟集卽用集中杜公亭韻

二章

江南又見賀方回，遮莫樽前擊鉢催。《子夜》豪歌瓊樹膩，卯橋風月鳥聲哀。由來名士耽詩酒，從古江山助逸才。領略梅花與巖翠，暗香濃綠筆端來。

賈傅祠前載酒回，新聲纔賦管絃催(二)。二分明月珠簾捲，十丈勞塵畫角哀。繡虎漫拋詞客力，聞鶯好
奮濟川才。他年書勒燕然石，應有風雲繞筆來。

○『調』，長沙本作『桐』。

○芷蕙本原作『摧』，誤，今據璧本改。長沙本、潔芝本同璧本。

秋日獨坐

小坐臨窗把卷哦，湘簾不捲靜垂波。室因地僻知音少，人到無聊感慨多。半壁綠苔蛩語響，一庭黃葉

雨聲和。劇憐北地秋風早，已覺涼侵翠袖羅。

紅蓮

洛妃乘醉下瑤臺，手把紅衣次第裁。應是絳雲天上幻，莫疑玫瑰水中開。仙人遊戲曾栽火，處士豪情欲憶梅。奪得胭脂山一座，江南兒女棹歌來。

白蓮

莫是仙娥墜玉璫？宵來幻出水雲鄉。朦朧池畔訝堆雪，淡泊風前有異香。國色由○來誇素面，佳人原不藉濃粧。東皇爲恐紅塵涴，親賜寒簷明月裳。

○『由』，芷蘋本原作『猶』，誤，今據龔本改，長沙本同龔本。

水仙花

洛浦凌波女，臨風倦眼開。瓣疑呈玉蓋，根是謫瑤臺。嫩白應欺雪，清香不讓梅。余生有花瓣，對此日徘徊。

送別

楊柳中庭月，來宵祇獨看。分離從此始，相見定年難。浦漱燈將燼，窗前淚未乾。明朝掛帆去，誰伴倚欄干？

詠琴誌感

泠泠七絃琴，所思在翠岑。成連奮逸響，中散嘆銷沉。世俗惟趨利，人誰是賞音。若無子期耳，總負伯牙心。

思親兼柬大兄

丙申作二章

一樣簾前月，如何今照愁？闌干深院靜，花影夜庭幽。看雁繁歸思，題箋寫早秋。閨中無解侶，誰伴數更籌？久繞閨中步，徘徊意若何？敲棋徒自譜，得句索誰和？坐月無青眼，臨風惜翠蛾。却憐同調少，感此淚痕多。

輪船記事

二章

四望津無岸，洋洋信大觀；舟疑飛鳥渡，山似毒龍蟠；萬派潮聲迴，千峯雲際攢。茫茫煙水裏，鄉思入眉端。

水天同一色，突兀聳孤巒。望遠胸襟暢，憑窗眼界寬。銀濤疑壁立，青海逼人寒。咫尺皇_一州近，休歌行路難。

(一)「皇」，芷齋本原作「望」，誤，今據雙本改，長沙本同雙本。

寄家書

惆悵慈闌隔，於今三月餘。髮容應是舊，眠食近何如？恨別長撫線，懷愁但寄書。秋來宜善保，珍攝晚涼初。

舊遊重過有不勝今昔之感

舊時景物舊時樓，今日重來宿雨收。小庭花草猶如是，故國親朋好在不？南地音書頻阻隔，東方烽火幾時休？不堪登望蒼茫裏，一度憑欄一度愁！

獨坐

獨坐憑窗自校讎，魯魚縱誤倩誰謀？^(一)不知炎暑何時去，涼到羅衣覺早秋。

(一)『誰謀』，莊叔本原作『難謀』；誤。今據蟹本改。長沙本、燦芝本同襲本。

梅 十章

本是瑤臺第一枝，謫來塵世具芳姿。如何不遇林和靖？飄泊天涯更水涯。
桃姨杏妹嫁東風，玉砌珠欄曉日籠。可憐憔額羅浮客，獨立零霜利^(一)雨中。
舉世競言紅紫好，縞衣素袂豈相宜？天涯淪落無人惜，憔額欺霜傲雪姿。

欲憑粉筆寫風神，俠骨稜稜畫不真。未見師雄來月下，如何却現女郎身？
難憑健步一枝安，宋相端嚴見亦難。惆悵夜深風露冷，有誰同倚碧欄干？

東閣當年盛舊游，休言清福幾生修。自憐風骨難諧俗，到處逢迎百不售。
漫勞江北憶江南，淡泊由來分已甘。吟得百花頭上句，又同霜雪鬪春醜。

回思何遜太風豪，每遇花時折束招。留得琳瑯千萬句，錦函雙繫碧絲絹。
一度相逢一度思，最多情處最情癡。孤山林下三千樹，耐得寒霜是此枝。

○『利』，長沙本作『碎』。

○『紹』，芷蘋本原作『紹』，燦芝本作『綱』，皆誤，今據燦本改，長沙本同燦本。

春寒看花

憑欄默默咒風姨，幾度空勞裁護旗！纔見萌芽兩三葉，又教雪壓要○霜欺。

此句有寄托○

○『要』，長沙本作『更』。

○長沙本無『此句有寄托』五字。

春草

草色滿平蕪，春風次近○甦。吹噓須着意，莫使感榮枯○。

○『近』，長沙本作『第』。

○『榮枯』，芷蘋本原作『枯榮』，今據燦本改，長沙本同燦本。

偶有所感用魚玄機步光威裒三女子韻

粧臺喜見仙才兩，客路飄蓬月又三。明鏡蕭疎青翼鬢，閑窗寬褪碧羅衫。十聯佳句撫膺折，一卷新詩信手銜。道韞清芬憐作女，木蘭豪俠未終男。高吟《白雪》誰能繼？欲步《陽春》我自慙。小院佇聞鶯
覲覲，舊巢留待燕呢喃。愛翻聲譜常拋繡，爲買圖書每脫簪。身後微名豹霧隱，眼前事業蜮沙含。交游薄俗情都倦，世路辛酸味久諳。綠蠟挿將花下醉，《黃庭》閒向靜中參。不逢同調嗟何益？得遇知音死亦甘。悵望故鄉隔煙水，紅牙休唱《憶江南》。

○《小說林》題作『和《全唐詩話》中魚玄機原韻』。

挽故人陳闕生

①

闕生年方二十一，遽作古人。回憶省垣聚首，風雨連牀，曾幾何時？誰憐一別，竟無會面之期②，悲從中來，不勝哀慘！手挽一章，亦長歌代哭之意。魂兮③有靈，慰予夢寐！

聚首湘垣君卯角，掌上珠擊藏繡閣。喜音時按玉參差，好客每陳金鑿落。三生石上有前緣，相見相親兩意憐。欄外同心佇皓月，階前攜手惜流年。何期一旦分飛去，催粧各賦于歸句。遭際相同奈命何？一水盈盈不得語。從此相思相見難，沙江潭水恨漫漫。魚書欲寄何由達？幾度臨風琴韻寒？長頌錦屏春永好，忽傳噩耗驚相報！召回天上掌書仙，劈破人間比翼鳥。駕鶴催歸萼綠華，却教知己泣天涯。

素車白馬難爲繼，斗酒隻鷄徒自嗟。傷心儂欲將天問，翹首呼天何太忍？素悉卿家姊妹無，高堂能不添悲哽？挽卿幾度暗聲吞，滿紙淋漓盡淚痕！無地可逢懷夢草，長歌聊以代招魂。

（一）長沙本作『挽故人陳闕生女士』。

（二）長沙本作『竟成夢幻』，無『誰憐一別，竟無會面之期』句。

〔魂矣〕，誤，今據長沙本改。燦芝本同長沙本。

弔屈原

楚懷本孱王，乃同聲與瞽。謗多言難伸，蟲生木自腐。臣心一如豸，市語三成虎。君何喜詭佞？忠直反遭忤。傷哉九畹蘭！下與羣草伍。臨風自芳媚，又被薰蕕妒。太息屈子原，胡不生於魯？

詠琴

手抱綠綺來，七絃發清響。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賞！

謝道韞

詠絮辭何敏，清才掃俗氣。可憐謝道韞，不嫁鮑參軍。

秋聲

梧樹撼樓風，秋聲何太苦？閑拈芳菊詞，試把商音譜。

春暮日號

春從何處來？春向何處(一)去？杜宇儘催歸，問之無一語。

(一)「處」，龍本作「方」。長沙本同襲本。

日本服部夫人屬作日本海軍凱歌

狡俄陰鷙大無信，盟約未寒莽尋覓。全球公理置不珍，奪我陪都恣蹂躪。當時讐語至外交，十年不覺禍以包。經營未半機謀露，轉瞬松花起怒濤。喋血眞人侈虎(一)視，蠶食東方勢未止。明治天皇雄武姿，獨立精神寒鑑齒。奮發神威不可當，投袂掃穴毆貪狼。將軍(二)愛國皆擐甲，俠士聞風盡裹糧。貔貅海上軍容壯，冒雪凌霜如挾纏。一炬橫飛敵艦摧，精魂都向波中喪。何物么麼不自思，怒車螳臂敢相持？一殲再殲攝其魄，五日堂堂三報捷。捷報飛來大地觀(三)，從今世界慶安瀾。草木山河皆變色，未許潛蛟側目看。仁乎壯哉赤十字！女子從軍衛戰士。吁嗟一線義勇隊，喚起國魂強宗類。掀天揭地氣不磨，吮血吞冰勿蹉跎。幾欲起舞乘風去，拍手樽前唱凱歌。

(一)革馥本原作『免』，誤，今據長沙本改。

(二)『軍』，革馥本原作『羊』，誤，今據長沙本改。

(三)『觀』，疑當作『歡』。

日本鈴木文學士寶刀歌

鈴木學士東方傑，磊落襟懷肝胆裂。一寸常繫愛國心，雙臂能將萬人敵。平生意氣凌雲霄，文驚坐客

翻波濤。睥睨一世何慷慨？不握纖毫握寶刀。寶刀如雪光如電，精鐵鎔成經百煉。出匣鏗然怒欲飛，夜深疑共蛟龍戰。入手風雷繞腕生，眩睛射面色營營。山中猛虎聞應遙，海上長鯨見亦驚。君言出自安綱治，于載成川造成者。神物流傳七百年，於今直等連城價。昔聞我國名昆吾，叱咤軍前建壯圖。摩挲肘後有呂氏，佩之須作王肱股。古人之物余未見，未免今生有遺憾。何幸獲見此寶刀，頓使庸庸起壯胆。萬里乘風事壯遊，如君奇節誰與儔？更欲爲君進祝語：他年執此取封侯。

贈盟姊吳芝瑛

字紫瑛

曾因同調訪天涯，知己相逢樂自偕。不結死生盟總泛^(二)，和吹埙箇韻應佳^(三)。芝蘭氣味心心印，金石襟懷^(四)默默諳。文字之交管鮑誼，願今^(五)相愛莫相乖。

○《小說林》題作『贈桐城女士吳紫瑛』。

(二)其說本原作『盟終泛』，誤。現據《小說林》改，望本同《小說林》。

佳，《小說林》作『韻尤佳』。

(四)『襟懷』，《小說林》作『盟言』。

(五)『願今』，《小說林》作『願致』。

劍歌

若耶之水赤厞鐵，鑄出霜鋒^(一)凜冰雪。歐冶爐中造化工，應與^(二)世間凡劍別。夜夜靈光射斗牛，英風豪氣動諸侯。也曾渴飲樓蘭血，幾度功銘^(三)上將樓？何期一旦落君手？右手把劍左把酒^(四)。酒酣耳熱起舞時，天矯如見龍蛇走。肯因乞米向胡奴？誰識英雄困道途？名刺懷中半磨滅，長歌居處食無魚。

熱腸古道宜多毀，英雄末路徒爾爾。^①走遍天涯知者稀，手持長劍爲知己。歸來寂寞閉重軒，燈下摩挲認血痕。君不見孟嘗門下三千客？彈鋏由來解報恩！^②

①『鑄出霜鋒』，《秋雨》作『百鍊寒鋒』。

②『應與』，《中國女報》作『固與』，《神州女報》作『因與』。

③『功銘』，《秋雨》作

『功名』。^④『右手把劍左把酒』，龔本作『右把劍，左把酒』。

申江題壁

一輪航海又南歸，小住吳淞願竟違。馬足車塵知己少，繁絃急管正聲希；幾曾涕淚傷時局？但逐豪華鬪舞衣；滿眼俗氣憂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感事

竟有危巢燕，應憐故國駝！東侵憂未已，西望計如何？儒士思投筆，閨人欲負戈。誰爲濟時彥？相與挽頽波。^⑤

重上京華申江題壁

①

又是三千里外程，望雲回首倍關情。高堂有母髮垂白，同調無人眼不青！懊惱襟懷偏泥酒，支離情緒怕聞鶯。疎枝和月都消瘦，一枕淒涼夢不成。^④^⑤

①《小說林》作『申江題壁』。

②《望雲》，《小說林》作『故鄉』。

③『情緒』，《小說林》作『心緒』。

④『夢不成』，《小說林》作

林之作『夢未成』。

(四) 燦芝本此詩重出(見該書頁四五)，重出一首之題與內容，與《小說林》同。

自題小照

男裝

儼然在望此何人？俠骨前身悔寄身。過世形骸原是幻，未來景界却疑真。相逢恨晚情應集，仰屋嗟時氣益振。他日見余舊時友，爲言今已掃浮塵。

寄友書題後

分離未見日相思，何事魚鱗雁羽遲？慰我好憑三寸管，寄君惟有七言詩。風霜異國身無恙，花月僑鄉樂可知。引領尺書從速降，還將時局訴毛錐。^④

④『錐』，芷蕙本原作『睢』，龔本作『椎』，皆誤，今據燦芝本改。

贈曾筱石

④四章

一代雕蟲出謝家，天教宋玉住章華。秋風捲盡湖雲滿，桂籞留馨開細花。曲屏徒倚見珠衣，離合神光花際飛。石竹凝簾苔印澀，亦簫攜手并斜暉。挂席南來楚水清，遙聞奇論稱簪纓。蓮裳何幸逢文苑，廣樂流聲下鳳城。海氣蒼茫刁斗多，微聞繡櫛⑤動吳歌。綠蛾蹙損因家國，繫表名流竟若何？

④自『贈曾筱石』至『寄徐伯蓀』共十八題，據燦芝本錄印。

⑤『櫛』誤字。疑當作『幕』。

紅毛刀歌

一泓秋水淨纖毫，遠看不知光如刀。直駭玉龍蟠匣內，待乘雷雨騰雲霄。傳聞利器來紅毛，大食日本
羞同曹。濡血便令骨節解，斷頭不俟鋒刃交。抽刀出鞘天爲搖，日月星辰芒驟鞘。斫地一聲海水立，
露鋒三寸陰風號。陸剝犀象水截蛟，魍魎驚避魑魅逃。遭斯刃者凡幾輩？髑髏成羣血湧濤。刀頭百
萬冤魂泣，腕底乾坤殺劫操。竭來掛壁暫不用，夜夜嗚嘯聲疑鴉。英靈渴欲飲戰血，也如塊磊需酒澆。
紅毛紅毛爾休驕，爾器誠利吾寧拋。自強在人不在器，區區一刀焉足豪？

黃海舟中日人索句並兄日俄戰爭地圖

（一）

萬里乘風去復來，隻身東海挾春雷。忍看圖畫移顏色？肯使江山付刲灰！濁酒不銷（二）憂國淚，救時應
仗出羣才。拚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

（一）《史跡》題作『日人銀灘使者索題』，並見日俄戰地，早見地圖，有感；龔本題作『題江山萬里圖，應日人之索』，長沙本同龔本。
（二）『不銷』，《史跡》作『難銷』。

贈蔣鹿珊先生言志且爲他日成功之鴻爪也

畫工須畫雲中龍，爲人須爲人中雄。豪傑羞伍草木腐，懷抱豈與常人同？久聞吾浙有蔣子，未見音容
徒仰企。何幸湖山獲訂交？高談宏論驚人耳。不懼仇人氣燄高，頻傾赤血救同胞。誨人思湧粲花

舌，化作錢塘十丈濤。風潮奔騰復澎湃，保守急進本無派。協力同心驅滿奴，宗旨同時意氣洽。危局如斯敢惜身？願將生命作犧牲。可憐大好神明胄，忍把江山付別人！事機一失應難再，時乎時乎不我待！休教他人鎖鍵牢，從此沉淪漢世界。天下英才數使君，據鞍把劍氣縱橫。好將十萬頭顱血，一洗腥膻祖國塵。我欲爲君進一著，時機已熟君休慮。成功最後十五分，拿破崙語殊足取。霹靂一震陰霾開，光復祖業休徘徊。他年獨立旛飛處，我願爲君擊柝來。

（一）《史跡》題作「偶錄」舊作拙句數首，即請鹿瑞先生詞壇指正。　（二）《史跡》詩末附云：「拙句奉贈鹿瑞先生俠鑒，并以言志，且爲他日先生成功之鴻爪也。秋競雄求正草。」

弔吳烈士樾

崑崙一脈傳驕子，二百餘年漢聲死。低頭異族胡衣冠，腥膻污人祖宗恥。忽地西來送警鐘，漢人聚哭崑崙東。方知今日豚尾子，不是當年大漢風。裂眦噭指爭傳檄，大叫同胞聲激烈。積恥從頭速洗清，毋令黃胄終淪滅。（一）大江南北羣相和，英雄爭挽魯陽戈。盧梭文筆波蘭血，拚把頭顱換凱歌。（二）年年歲月駒馳隙，有漢光復總無策。志士奮呼東海東，胡兒虎踞北京北。名曰（三）同胞意未同，徒勞流血嘆無功。隄防家賊計何酷？憤起英雄出皖中。皖中志士名吳樾，百煉剛腸如火熱。報仇直以酬祖宗，殺賊計先除羽翼。爆裂（四）同拚殲賊臣，男兒愛國已忘身。可憐懵懵天竟聾，致使英雄志未伸。電傳噩

耗風潮聳，同志相顧皆色動。打破從前奴隸關，驚回大地繁華夢。死殉同胞剩血痕，我今痛哭爲招魂。
前仆後繼人應在，如君不愧軒轅孫！

（一）『毋令黃胄終淪滅』，《史跡》作『還我堂堂黃帝裔』。　（二）『換凱歌』，《史跡》作『換鏡歌』。　（三）『名曰』，《史跡》初稿作『名目』，復改作『苦我』。　（四）『爆裂』，《史跡》作『爆血』。

秋風曲

秋風起兮（一）百草黃，秋風之性勁且剛，能使羣花皆縮首，助他秋菊傲秋霜。秋菊枝枝本黃種，重樓疊
瓣（二）風雲湧。秋月如鏡照江明，一派清波敢搖動？昨夜風風雨雨秋，秋霜秋露盡含愁（三）。青青有葉畏
搖落，胡鳥悲鳴繞樹頭（四）。自是（五）秋來最蕭瑟，漢塞唐關秋思發。塞外秋高馬正肥，將軍怒索（六）黃金
甲。金甲披來（七）戰胡狗，胡奴百萬回頭走（八）。將軍大笑呼漢兒，痛飲黃龍自由酒。

（一）『起兮』《史跡》作『起發』。　（二）『疊瓣』，《史跡》作『疊辦』，係筆誤。　（三）《史跡》初稿作『含愁』，復改作『含仇』。
（四）『胡鳥悲鳴繞樹頭』，《史跡》作『枝頭胡鳥不勝愁』。　（五）『自是』，《史跡》作『祇有』。　（六）『怒索』，《史跡》作『速索』。
（七）『金甲披來』，《史跡》作『披上金甲』。　（八）『胡奴百萬回頭走』，《史跡》作『胡騎百萬抱頭走』。

感懷（一）

莽莽神州嘆陸沉，救時無計愧偷生；搏沙有願興亡楚，博浪無椎擊暴秦。國破方知人種賤，義高不礙客

囊貧。經營恨未酬同志，把劍悲歌涕淚橫。

（史跡題作『有所感』；中國女報作『感懷』；璽本、長沙本同；中國女報。）

寶刀歌

漢家宮闕斜陽裏，五千餘年古國死。一睡沉沉數百年，大家不識做奴恥。憶昔我祖名軒轅，發祥根據在崑崙，闢地黃河及長江，大刀霍霍定中原。痛哭梅山可奈何？帝城荆棘埋銅駝。幾番回首京華望，亡國悲歌淚涕多。北上聯軍八國衆，把我江山又贈送。白鬼西來做警鐘，漢人驚破奴才夢。主人贈我金錯刀，我今得此心雄豪。赤鐵主義當今日，百萬頭顱等一毛。沐日浴月百寶光，輕生七尺何昂藏？誓將死裏求生路，世界和平賴武裝。不觀荆軻作秦客，圖窮匕首見盈尺。殿前一擊雖不中，已奪專制魔王魄。我欲隻手援祖國，奴種流傳偏禹域。心死人人奈爾何？援筆作此《寶刀歌》。寶刀之歌壯肝膽，死國靈魂喚起多。寶刀俠骨孰與儔？平生了了舊恩仇。莫嫌尺鐵非英物，救國奇功賴爾收。願從茲以天地爲鑪、陰陽爲炭兮，鐵聚六洲。鑄造出千柄萬柄寶刀兮，澄清神州。上繼我祖黃帝赫赫之威，名兮，一洗數千數百年！（國史之奇羞！）

（『數千數百年』，案作『數十餘年』。）

寶劍歌

（）

炎帝世系傷中絕，茫茫國恨何時雪？世無平權祇強權，話到興亡眦欲裂。千金市得寶劍來，公理不恃恃赤鐵。死生一事付鴻毛，人生到此方英傑。飢時欲啖仇人頭，渴時欲飲匈奴血。俠骨崚嶒傲九州，不信大剛剛則折。血染斑斑已化碧，漢王誅暴由三尺。五胡亂晉南北分，衣冠文弱難辭責。君不見劍氣棱棱貫斗牛？胸中了了舊恩仇。鋒芒未露已驚世，養晦京華幾度秋。一匣深藏不露鋒，知音落落世難逢。空山一夜驚風雨，躍躍沉吟欲化龍。寶光閃閃驚四座，九天白日闇無色。按劍相顧讀史書，書中誤國多奸賊。中原忽化牧羊場，咄咄腥風吹禹域。除却干將與莫邪，世界伊誰開暗黑？斬盡妖魔百鬼藏，澄清天下本天職。他年成敗利鈍不計較，但恃鐵血主義報祖國。

（草案，題作『寶劍行』）

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韻

漫云女子不英雄，萬里乘風獨向東。詩思一帆海空闊，夢魂三島月玲瓏。銅駝已陷悲回首，汗馬終慚未有功。如許傷心家國恨，那堪客裏度春風？

感時

二章

忍把光陰付逝波，這般身世奈愁何？楚囚相對無聊極，樽酒悲歌淚涕多。祖國河山頻入夢，中原名士執揮戈；雄心壯志銷難盡，惹得旁人笑熱魔。

煉石無方乞女媧，白駒過隙感韶華。瓜分慘禍依眉睫，呼告徒勞費齒牙。祖國陸沉人有責，天涯飄泊我無家。一腔熱血愁回首，腸斷難爲五月花。

⊖『淚涕』，中國女報作『涕淚』，襲本長沙本同『中國女報』。

柬某君

⊖三章

飄泊天涯無限感，有生如此復何歡？傷心鐵鑄九州錯，棘手棋爭一着難。大好江山供醉夢，催人歲月易溫寒。陸沉危局憑誰挽？莫向東風倚斷欄。

危局如斯百感生，論交撫案淚縱橫。蒼天有意磨英骨，青眼何人識使君？嘆息風雲多變幻，存亡家國總關情。英雄身世飄零慣，惆悵龍泉夜夜鳴。

河山觸目盡生哀，太息神州幾霸才！牧馬久驚侵禹域，蟄龍無術起風雷。頭顱肯使閑中老？祖國寧甘劫後灰？無限傷心家國恨，長歌慷慨莫徘徊。

⊖『史跡』題作『書感』，只『飄泊天涯無限感……』一首。『秋雨』題作『以組織某報事囑某君任文字，故柬以詩』。『神州女報』題作『東志羣』，詩末並附陳志羣記云：『有詩係女俠於五月初七日（案即一九〇七年六月十七日）自紹興寄記者者。……但其所載影印手稿爲四章，惟第四章只有『回首神州堪一慟，中華偌大竟無人』二句。』

失題

⊖

登天騎白龍，走山跨猛虎。叱咤風雲生，精神四飛舞。大人處世當與神物游，顧彼豚犬諸兒安足伍！

不見項羽酣呼鉅鹿戰，劉秀雷震昆陽鼓，年約二十餘，而能興漢楚；殺人莫敢當，萬世欽_(一)英武。愧我年廿七，於世尙無補。空負時局憂，無策驅胡虜。所幸在風塵，志氣終不腐。每聞鼓鼙聲，心思輒震怒。其奈勢力孤，羣材不爲助？因之泛東海，冀得壯士輔。

（一）此詩原稿，當秋案發生時，爲清紹興府搜去作『罪狀』公佈。原詩失題，_(二)越恨_(三)標註『手摺內詩句』；聖本、長沙本皆題作『古詩』；《浙江辦理秋運革命全案》題作『泛東海歌』。

（二）『欽』，影印秋運親筆字據_(四)原作『欣』，誤，今據長沙本改。

題樂天詞丈春郊試馬圖

有序_(一) 二章

甲辰南歸，適見南海樂天詞丈有春郊試馬圖之詠，一時和作如林，無美不備；自忘譖陋，謹和一律，興之所至，未能步原韻也。

白堤蘇柳_(二)綠絲絲，正是詞壇縱馬時。三月鶯花_(三)千里夢，半林風月一囊詩。元龍湖海增豪氣，庾信關山_(四)寄遠思。可向此君堂畔過，瓣香親拜水仙祠。

長亭話別太匆忙，衫影鞭絲映夕陽。百戰乾坤成感慨，十年脂粉劇蒼茫。樓頭_(五)烟雨新詩句，風月情懷_(六)舊酒場。楚尾吳頭渺何處，自攜書劍去扶桑。

（一）《秋雨》無此題，以小序作題。

（二）『白堤蘇柳』，《秋雨》、《神州女報》作『白蘇堤柳』。

（三）『鶯花』，《秋雨》、《神州女報》。

（四）『關山』，《秋雨》、《神州女報》作『江關』。

（五）『樓頭』，《秋雨》、《神州女報》作『樓台』。

（六）『風月情

懷》，《秋雨》作《花月湖山》。

登吳山

老樹扶疏夕照紅，石台高聳近天風。茫茫灑氣連江海，一半青山是越中。

失題

自別西湖後，匆匆又半年。南轍今北轍，東道復西驛。膝下貽謀晚，堂前慰藉先。封侯真萬里，快着祖生鞭。

對酒

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

寄徐伯蓀

十日九不出，無端一雨秋。蒼生紛痛哭，吾道例窮愁！

詠白梅

（一）

淡妝別具好丰神，小謫瑤台悟夙因。不遇師雄來月下，如何空現女郎身？

○此詩錄自《小說林》第五號所刊《秋瑾女士遺稿》。

○『空現』，長沙本作『却現』。

贈琴文伯母

萍踪聚首亦前緣，一見蒙垂格外憐。誼合芝蘭同氣味，情深蕭艾結忘年。歡言正好匆匆別，愁緒無聊黯黯傳。一紙乘風憑雁足，相思無際海無邊。

○此詩錄自秋瑾致琴文信中。

有懷

○遊日本時作

日月無光天地昏，沉沉女界有誰援？釵環典質浮滄海，骨肉分離出玉門。放足湔除千載毒，熱心喚起百花魂。可憐一幅鮫綃帕，半是血痕半淚痕！

○此詩錄自《秋雨》第二編。

贈語溪女士徐寄塵和原韻

○二章

仙辭飛下五雲端，如此清才得接歡。盛譽○妄加真愧煞，《陽春》欲和也知難。英雄事業憑身造，天職寧容袖手觀？廿紀○風雲爭競烈，喚回閨夢說平權。

客中何幸得逢君，互向窗前訴見聞。不憚何愁關進士，清新尤勝鮑參軍。欲從大地拯危局，先向同胞

說愛羣。今日舞台新世界，國民責任總應分。

○自此詩至『秉徐寄塵』共十一題，錄自《小說林》第五號所刊《秋瑾女士遺稿》。
○「盛譽」，《小說林》作「戰譽」，今據襲本改，長沙本同襲本。

○「廿紀」，《小說林》原作「世紀」，今據襲本改，長沙本同襲本。

贈女弟子徐小淑和韻

素箋一幅忽^(一)相遺，字字簪花見俊姿。麗句天生謝道韞，史才人目漢班姬。愧無秦蟲英雄骨，有負^(二)《陽春》絕妙辭。我欲期君爲女傑，莫拋心力苦吟詩^(四)。

○燦芝本題作《和徐小淑女弟子贈原韻》。

○「忽」，燦芝本作「特」。

○「有負」，燦芝本作「辜負」。

○此句燦芝本

作《黃龍飲罷共吟詩》。案《秋瑾烈士史略稿》云：初稿爲《莫拋心力苦吟詩》，後來信改正爲《黃龍飲罷共吟詩》。

病起謝徐寄塵小淑姊妹

朋友天涯勝兄弟，多君姊妹更深情。知音契洽心先慰，身世飄零感又生。勸藥每勞親執盞，加餐常代我調羹。病中忘却身爲客，相對芝蘭味自清。

遲春偕寄塵聯句

二月春遲柳未芽，（璿）東風何苦負韶華？輕綿乍卸寒猶怯，（寄）好景希逢願轉奢。恍似女權初過渡，（璿）既耽天職忍參差？青皇底事無憑準？（寄）幾度思將羯鼓搗。（璿）

憤時疊前韻

二章

文明種子已萌芽，好振精神愛歲華。奴隸心腸男子憤，英雄資格女兒奢。劇憐今世文才擅，莫使他年志願差。呼嘯登高悲祖國，《漁陽》金石鼓三撾。

一線光明放異芽，欲同青帝鬪春華。填胸塊壘消杯酒，愛國精神戒侈奢。虎視列強爭饜食，鵬飛大地與心差。當年紅玉真英傑，破虜親將戰鼓撾。

戲寄塵再疊前韻

種梅須去舊根芽，移向新春競[○]物華。霜雪當年容質傲，文明今日望苞奢。信風屏却羞依賴，花菓營培莫弱差。若再偷閒棄天職，安排嬌骨用鞭撾。

[○]『競』，《小說林》作『舊』，今據襲本改，長沙本同襲本。

贈小淑三疊韻

中山瓊樹長新芽，繡榻初停徐月華。廿紀[○]風雲多變幻，一生事業絕豪奢。女兒花發文明好，奴隸根除舊習差。有志由來終必達，雄飛快整御風撾。

[○]『廿紀』，《小說林》原作『世紀』，今據襲本改，長沙本同襲本。

臨行留別寄塵小淑

五章

臨行贈我有新詩，更爲君家進一辭。不唱陽關非忍者，實因無益漫含悲。

莽莽河山破碎時，天涯回首豈堪思？墳胸萬斛汪洋淚，不到傷心總不垂。
此別深愁再見難，臨歧握手囑加餐。從今莫把羅衣浣，留取行行別淚看！
惺惺相惜二心知，得一知音死不辭。欲爲同胞添臂助，只言良友莫言師。
珍重香閨莫太癡，留君小影慰君思。不爲無定河邊骨，吹聚萍踪總有時。

讀徐寄塵小淑詩稿

新詩讀竟齒猶芬，大小徐名久已聞。今日騷壇逢勁敵，願甘百拜作降軍。

贈徐小淑

二章

況復平生富感情？《驪歌》唱徹不堪聞。重來敢爽臨歧約？此別愁心半爲君！
此身拚爲同胞死，壯志猶虛與願違。但得有心能自奮，何愁他日不雄飛？

柬徐寄塵

二章

祖國淪亡已若斯，家庭苦戀太情癡。只愁轉眼瓜分慘，百首空成花蕊詞。
何人慷慨說同仇？誰識當年郭解流？時局如斯危已甚，閨裝願爾換吳鈞。○

(一) 此詩燦芝本題作『寄友』(見原書頁三五)。

寄徐寄塵

○

不唱陽關曲，非因有故人。柳條重繙繩⁽¹⁾，鶯語太叮嚀。惜別階前雨，分攜水上萍⁽²⁾。飄蓬經已慣，感慨本紛糾。憂國心先碎，合羣力未曾。空勞憐彼女，無奈繫其親。萬里還甘赴，孑身更莫論。頭顱原大好，志願貴縱橫。權失當思復，時危敢顧身？白狼須掛箭，青史不銘勳。恩宗輕富貴，爲國作犧牲。祇強同族勢，豈是爲浮名。

（一）此詩據《史跡》錄印。按燦芝本題作「失願」。據徐小淑致本所函（一九六〇年三月六日）云：「秋俠寫這首詩的年代，在一九六六年暑假初離潯深女學時候寄家姊的。今依之補題。又璽本題作『贈別』並誤爲二章，其中且誤收燕斌所作『送競雄女士歸國』一詩（即『敍別短長亭……』），長沙本同璽本。（二）《史跡》影印手稿原作『繩纏』，係筆誤，現據燦芝本改。（三）『水上萍』，初稿作『作客身』見《史跡》。

寶劍詩

寶劍復寶劍，羞將報私憾。斬取□人頭⁽¹⁾，寫入英雄傳⁽²⁾。女辱成自殺，男甘作順民。斬馬劍如售，云何惜此身。干將羞莫邪，頑鈍保無恙。咄嗟雌伏儕，休冒英雄狀。神劍雖掛壁，鋒芒世已驚，中夜發長嘯，烈烈如梟鳴。

（一）此詩錄自堵申父《秋瑾小傳》稿。作者爲紹興人，係秋瑾生前鄰友，據其致本所函（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云：「秋瑾卿所作『寶劍』詩，我幼時他親與我看的。」又傳奇《六月霜》（嬴宗季女作，一九〇七年印）、小說《六月霜》（靜觀子作，一九一一年印）二書均收此詩。（二）『□人頭』，傳奇《六月霜》作『國仇頭』。（三）『英雄傳』，傳奇《六月霜》作『英雄傳』。

闕題 ②

黃河源溯浙江潮，衛我中華漢族豪。莫使滿胡留片甲，軒轅神胄是天驕。③

① 此詩錄自徐小淑《秋瑾烈士史略》稿。稿云：『爲了統一浙江的祕密軍事組織，秋俠就編制光復軍制，並鑄金指約，分刻文字在上面，頒給幹部，其文字爲一首七絕（案即此詩）。……金指約上所鑄的字，都是幹部的代名詞，例如黃字爲首領，推徐錫麟任之，河字爲協領，推秋俠任之。』又云：此詩『是根據當時參加這個組織而得到「轅」字標記金指約的吳惠秋老同學回憶而寫上的，吳是當時掌理機密，不會錯的。』

② 案：此詩諸書記載均有出入，如《浙案紀略》作『黃福源溯浙江潮，爲我中原漢族豪，不使滿胡留片甲，軒轅華胄是天驕。』今並錄之，以備讀者參考。

失題 ④

大好時光一刹過，雄心未遂恨如何？投鞭滄海橫流斷，倚劍重霄對月磨。函谷無泥累鐵馬，洛陽有淚泣銅駝。粉身碎骨尋常事，但願犧牲保國家。

① 據紹興譚琳致本所函（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云：『一九〇七年，在盛暑六月裏……秋瑾得悉杭州有一標清兵渡過錢塘江，要圍攻大通學堂的消息後，……摸小巷直奔大通學堂，正好路過許一飛同志家門，許一飛也是光復會會員，當時任大通學堂的體育教員，因他臥病在床，秋瑾進內探望，隨手在他案桌上翻了一本書，在書的襯底背面寫詩一首（按即此詩）。』又云：此詩是『許一飛同志的弟弟許伯平老先生在一九六二年六月秋瑾烈士就義紀念會上背誦出來的。』

斷句

觀瀑布

英雄都付浪淘沙，逝者如斯總不歸。

失題 在長崎作

詩心鯨背雪，歸思馬頭雲。

失題 在蘇州作

何處玉簫聲不斷？□有○掩淚月中聽。

○『□有』，陳誦洛《南歸志》作『有人』。

失題 在蘇州作

正愁斷夢無尋處，紅葉聲中客到門。

別徐小淑女弟

此別不須憂黨禍，千年金石證同盟。

詩

失題

濁流縱處身仍潔。

柬志羣

回首神州堪一慟，中華偌大竟無人。

○錄自《神州女報》第一期影印秋蓮手稿。

絕命詞

秋雨秋風愁煞人！

○此據光緒三十三年六月二十日（一九〇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清浙撫張曾敘復貴福電（見《大通學堂黨案》、《浙江辦理秋蓮革命全案》錄印。案：當時報刊所載皆作「秋雨秋風」，惟以後燦芝本作「秋風秋雨愁煞人」。題從燦芝本。此斷句據當時報載係張吏遺供時，秋蓮不語，書此七字作答。（關於有無供詞說法不一）現姑作斷句列此。又，燦芝本列作詞之斷句。

聯語

題動石夫人廟

如斯巾幘女兒，有志復仇能動石；

多少鬚眉男子？無人倡議敢排金！

越郡天姥山有動石夫人廟。相傳南渡時金兵到此，夫人大顯威靈，山巔巨石，滾滾而下。金兵觸石而死者無數，餘兵竟不得過。雖裨官野乘，不必果有其事，而秋女士走筆成聯，亦足以見其文章氣概之一斑也。梁愛菊誌。

○此聯據《中國革命黨大首領徐錫麟》錄印。

挽母聯

⊖

樹欲寧而風不靜，子欲養而親不待，奉母百年豈足？哀哉數朝臥病，何意撒手竟長逝？祇享春秋六二；

愛我國矣志未酬，育我身矣恩未報，愧兒七尺微軀，幸也他日流芳，應是慈容無再見，難尋瑤島三千。

⊖此聯據《史跡》錄印。

附錄

失題

⊖

敍別短長亭，羣山睡已醒。瀛州芳草綠，漢地柳條青。意氣吞胡虜，精神貫日星。相思寄鴻鵠，攜手復

叮嚀。

（一）此詩據《越恨錄》印。

黃海舟中感懷（二）二章

片帆破浪跡（二）滄溟，回首河山一髮青。四壁波濤旋大地，一天星斗拱黃庭。千年劫燼灰全死，十載淘餘水尙腥。海外神山渺何處，天涯涕淚一身零。

聞道當年鏖戰地，至今猶帶血痕流。馳驅戎馬中原夢，破碎河山故國羞。領海無權悲索莫，磨刀有日快恩仇。天風吹面冷然過，十萬烟雲眼底收。

（一）此題與《長崎曉發口占》一題皆據《中國女報》第一期錄印。

（二）「破浪跡」，燦芝本作「高掛渡」。

長崎曉發口占

二章

曙（一）色推窗入，嵐光撲面來。行行無限意，搔首一低徊。

我欲乘風去，天涯咫尺間。何當登帝闕，一叩九重關。

（一）『曙』，燦芝本作『曉』。

案：上列五首詩，第一題原跡于一九〇七年七月秋案發生時，為清吏搜去作『罪狀』公佈。其餘二題一九〇七年七月《女子世界》三卷六期刊載時，則署山陰女士秋瑾之名。後人遂據此視為秋作而不疑。但于秋瑾自辦的《中國女報》第一期（一九〇七年一月）

文苑欄所刊，除這三題外（『失題』《女報》題曰：『送競雄女士歸國』），尚有『浩氣吟』、『小樓望雪寄同志』二題，均署煉石女士燕斌之作。而秋宗章據紹興府檔案所撰寫的《大通學堂黨案》（刊于《越風》八至十期，一九三六年二、三月）一文，在談及檔案中幾件證件時云：『六月初四日下午……闡擴大通學堂……搜獲證件擇要錄之如次……四、俚句六章敬呈秋姊大吟壇斧正。詩云：……感此結中腸，乃作浩氣吟。……（不署作者姓名）再奉贈別五律一首錄呈，并懇賜和：敍別短長亭……攜手復叮嚀。』由此可知此處所云：『乃作浩氣吟』，即《中國女報》所刊『浩氣吟』一詩，而『贈別』即『送競雄女士歸國』一詩。按秋宗章係璉弟，自可辨別其姉手跡，且題語皆係贈秋語氣，同時秋璉自辦刊物，當較其他刊物可信，因此這五首詩非秋璉之作是很明顯的。關於燕斌，《女子世界》二卷六期（一三貳）有以下一段記載：『自上海《女學報》停辦後……而今二大雜誌相繼出現……一曰《中國女報》，係秋璉女士所發起……一曰《中國新女子界雜誌》，係燕斌女士所發起，二女士皆東京留學生。』這就證明燕斌確有其人，而這五首詩也可以進一步推斷為其所作。

詞

滿江紅

（一）

小住京華，早又是中秋佳節。爲籬下黃花開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殘終破楚，八年風味徒思浙。苦將
儂強派作蛾眉，殊未屑！身不得，男兒列，心却比（二），男兒烈。算平生肝膽，因人常熱（三）。俗子胸
襟誰識我？英雄末路當磨折。莽紅塵何處覓知音？青衫溼！

（一）自『滿江紅』至『如此江山』共三十八闋，錄自芷馥本，次序亦從之。又燦芝本所收及次序皆從芷馥本。
比（二），今據裴本改。長沙本、燦芝本同裴本。

（二）『因人常熱』，長沙本作『不因人熱』。

臨江仙

題李藝垣

（一）

憶昔椿萱同茂日，登堂喜舞萊衣。而今風木動哀思，音容悲已邈，猶記抱兒時。

故鄉回首淒淒（一）。慕萊堂上徵歌辭，弟昆分兩地，愁讀《蓼莪》詩。

（一）『淒淒』長沙本作『依依』。

翠樓怨

題王澤襄亡姬吳氏遺像，因庚子兵燹，此像失之，後其友朱望清見於市上，贖回歸之。

寂寞庭寮，喜飛來畫軸，破我無聊。試展朝雲遺態，費維摩幾許清宵？紫玉煙沉，驚鴻影在，歷劫紅羊
迹未消。賴有故人高誼，贖得生綃。環佩聲遙，縱歸來月下，魂已（一）難招。故劍珠還無恙，黃衫客風
韻偏豪。自敍烏闌，遍徵紅豆，替傳衷怨譜《離騷》。但恐玉簫難再，愁煞草廬。

（一）芷馥本原作『魂矣』，今據燦芝本改。

子夜歌

寒食

花朝過了逢寒食，惱○人最是春時節。窗外草如煙，幽閨懶捲簾。絳桃臨水照，翠竹迎風笑。鶯燕不知愁，相○飛傍小樓。

○『惱』，芷蕙本原作『鬧』，今據龔本改，長沙本同龔本。

○『相』，長沙本作『雙』。

清平樂

花朝，是日
風雨大作。

花朝序屆，風雨多勾礙。鶯兒窗外啼無奈，誤了踏青挑菜。遮莫今歲春遲，風雨相阻良宜。且待○桃花放候，清明時節堪期。

○『且待』，芷蕙本原作『且得』，今據龔本改，長沙本同龔本。

臨江仙

中元

秋風容易中元節，霜砧搗碎鄉心。蟬聲淒楚不堪聞，空階梧葉落，銷盡去年魂！何事眉峯頻鎖翠？愁濃鵠尾慵熏。欄干遍倚悄無人，多情惟有影，和月伴黃昏。

羅敷媚

春

寒梅報道春風至：鶯啼翠簾，蝶飛錦簷，楊柳依依綠似煙。桃花還同人面好：花映前川，人倚秋千，一曲清歌醉綺筵。

減字木蘭花

夏

又送春去，子規啼徹庭前樹。夏晝初長，紈扇輕攜納晚涼。
斜插茱萸○映翠鉢。

〔『茱花』，燦芝本作『素馨』。〕

玉交枝

秋

金針度，晚粧初罷陳瓜果；陳瓜果，無限心事，背人偷訴。
楚，笑倩同儕，不如歸去。夜深小凭欄干語，階前促織聲淒楚；聲淒

更漏子

冬

起嚴霜，悲畫角，寒氣冷侵重幕。爐火艷，酒杯乾，金貂笑倚欄。
蕊放，暗香來，窗前開早梅。雲漠漠，風瑟瑟，飄盡玉階瓊屑。疎

浪淘沙

秋夜

窗外落梧聲，無限淒清○，蛩鳴啾唧夜黃昏。秋氣感人眠不得，細數置更。
一分愁作十分痕！幾陣吹來風乍冷？寒透羅衾。

〔『清』，革韻本原作『情』。今據龔本改。長沙本、燦芝本同龔本。〕

相見歡

因書拋却金針，笑相評；忘了窗前，紅日已西沉。
春衫薄掩，簾幙晚妝新；踏青明日，女伴約鄰人。

菩薩蠻

寄女伴

堪憐一片簾前月，不照歡娛照離別。雲樹思悠悠，無情江○水流。一山相隔遠，欲見何由見？含筆費商量○，愁和更漏長。

寒風料峭侵窗戶，垂簾懶向迴廊步。月色入高樓○，相思兩處愁。聊將心上事，托付浣花紙○。若遇早梅○開，一枝應寄來。

○『江』，襲本作『湘』。長沙本、燦芝本同襲本。

○此三句《秋雨》，《神州女報》作：『三山天外遠，夢裏何由見？漆室自心傷。』

○此三句《秋雨》，《神州女報》作：『寒風蕭颯驚窗戶，垂簾閑向迴廊步，明月照高樓。』

○此二句《秋雨》，《神州女報》作『無邊家國事，并入雙蛾翠。』

○『早梅』，《秋雨》，《神州女報》作『嶺梅』。

踏莎行

將錦遮花，欄烟護柳，蒼苔小步低徊久。自憐往事惜流年，已忘夜月上窗牖。

杏臉褪紅，桃腮中酒，

多情月姊蛾眉綺。拍欄杆欲問東風：明年池館能來否？

金縷曲

送季芝女兄赴粵

淒唱《陽關》疊，最傷心渭城風雨，灞陵柳色。正喜閨中酬韻事，同凭欄干佇月；更訂了同心蘭牒。笑
倩踏青攜手處，步蒼苔賭印雙弓跡。幾時料，匆匆別？羅襟淚漬凝紅血，算者番愁情恨緒，重重堆
積。月滿西樓誰伴我？祇有簫聲怨咽；恐夢裏山河猶隔。事到無聊頻轉念，悔當初何苦與君識。萬夜
情，一枝筆！

七娘子

褪紅簾外東風晚，楊柳飛綿春意滿；草肥花瘦，鶯蝶怨，空階似覺聞長嘆。
芭蕉經雨心猶捲，杜鵑
聲急沉香斷；好景罕逢，良時苦短，韶光去矣難留戀。

滿江紅

驥

鶗鴂聲哀，恨此際芳菲都歇。更何堪剩綠含愁，殘紅如泣？香屑已無波弋貢，花魂欲作經年別。想夜
深寂寥小庭幽，聞哽咽。
舊台館，餘苔碧。步曲徑，傷陳跡。祇迷離衰草，亂蟲淒切。老我韶華春不
管，妬人風雨愁將絕。問青天缺月可常圓？空啼血！

齊天樂 雪

朔風蕭瑟侵簾戶，誰喚玉龍起舞？萬里雲凝，千山霧合，做就一天愁緒。謝家嬌女，正笑倚欄干，欲拈麗句。訪戴舟迴，襟懷多半爲伊阻。應被風姨相妬，任飄盡^(一)梨花，催殘柳絮。玉宇瓊樓，珠窗銀瓦，疑在廣寒仙府。清香暗度，知庭角梅開，尋時怕誤。緩閣圍爐，剛好持樽俎。

○『飄盡』，芷蘋本原作『飄零』，今據雙本改，長沙本同鑒本。

醜奴兒

望家書未至

闲人天氣日徘徊，慵掃蛾眉，懶插金釵；蕉葉爲心捲未開。沉沉所事掛胸懷，劃遍爐灰，倚遍廊迴；盼煞音書雁不來。

唐多令

秋雨

腸斷雨聲秋，烟波湘水流，悶無言獨上粧樓。憶到今宵人已去，誰伴我？數更籌。
狂亂幕鈎，挑燈重起倚熏篝。窗內漏聲窗外雨，頻點滴，助人愁。

賀新涼

戲賀佩妹合香

吉日良時卜，鏡台前麗娥粧就，早辭金屋。恰是銀河將七夕，一夜橋成烏鵲。引鳳曲雙和玉竹，屈指倚欄翹望處，計官衙今日花生燭。遙把那，三多祝。
藍橋玉杵緣圓足，人爭道郎才女貌，天生嘉淑。

却扇筵開嬌欲並，暗裏偷回羞目。合香更饒芳卮，添個吟詩仙伴侶，譜新聲因滿芙蓉牘。初學畫，雙眉綠。

念奴嬌

寄閨珵

最無聊賴，是重裘疊幕，嚴寒時候。觀臘吹葭都過了，佳節良時○辜負。梅綻紅葩，雪飛白絮，景物還依舊。年年今日，圍爐同把樽酒。而今兩地分飛，幾重雲隔？往事愁回首。最是相思攔不住，又見歲華馳驟。別緒千絲，離情萬縷，寸紙應難剖。何時歸省？窗前相將攜手。

○長沙本無『闋』字。○『良時』，長沙本作『良辰』。

意難忘

幽恨無涯，聽歸鴻陣陣，和那棲鴉。爐烟銷馝馞，箔影彌尖叉。花作檻，柳排衙，風景足矜○誇。暢好是欄干倚處，月滿窗紗。豪情欲繼乘槎，向廣寒宮裏，聽譜紅牙。須將雙眼拭，俯看萬人家。攀桂樹，玩雲霞，白杵玉無瑕。乞嫦娥分儂丹藥，長駐年華。

○『矜』，燦芝本作『堪』。

滿江紅

題鄭叔進名元孤帆細雨下瀟湘圖，謫寄神江紅。

尺幅丹青，藏多少辛酸痛淚？想那時簾纖細雨，魂銷帆駛。畫荻歡成永叔業○，導輿不獲崔邠侍。慟

慈暉一去見無從，傷心始。
課兒聲，長已矣！思親淚，何時止？
瀟瀟湘詩句，蘭閨遺誌。縱有虎頭
靈妙筆，難傳仁傑纏綿思。盼何時
懿像畫甘泉，榮青史。

（一）『永叔業』，懷芝本作『歐叔業』。

東風第一枝 雪珠

凍霧初含，寒風乍起，時光一霎都變。
池塘鶴夢皆迷，闔閣蝦簾不捲。
巡簾亂落，似粒粒明珠拋散。
笑幻奇手擲麻姑，故弄眼光疑眩。
敲冰屑兒童嬉檢，拖雨線天公愁綰。
堆成玉海銀濤，莫覓紅樓翠館。
千盤萬檳，堪買否韶華重轉？儘圍爐閑理詩牌，瘦了梅花人面。

喝火令

題魏春皆看
劍圖小照

帶月松常健，臨窗卷屢翻，吳鈎如雪逼人寒。想見摩挲三五，起舞白雲搏。

短袴豪挫地，長歌笑劃天，王蘊（一）知己托龍泉。
似此襟懷，似此襟懷難；似此高風雅韻，幸有畫能傳。

（二）『蘊』，襲本作『郎』。長沙本同襲本。

滿江紅

中秋夕無月，屈指三年。今年喜見之，不可無詞以記，賦成此解。（一）

客裏（三）中秋，大好是庭前月色。想此夕平分秋景，桂香催發。斗酒休辭花下醉，雙螯喜向樽前列。
算蟾光難得似今宵，清輝澈（三）。移籬菊，芬芳接。歌《水調》（四），睡壺缺。問樓頭誰倚？玉簫吹徹。風味

何人能領略？襟懷自許同圓潔。把幽情暗自向嫦娥，從容說。

（一）《小說林》無題。（二）『客裏』，《小說林》作『佳節』。（三）『激』，《小說林》作『冽』。

（四）『暗旨』，《小說林》作『暗地』。

深院月

中秋初月皎潔，喜成前調，俄爲雲掩，戲填此解。

凭佇月，坐披風，沉速初焚小語鳴。底事嫦娥羞掩態？倩雲深閉廣寒宮。

南浦月

前題

喜得蟾光，長天今夜清如水。許多心事，欲訴珠簾底。纔見窺窗，何事匆匆避？聊緣因是：怕看圓影，勾起離人思。

憶蘿月

前題

桂香初擘，袖角清芬染。何故寒簷梳洗嬾？纔得奩開重掩。多事却笑雲癡，不肯現出常儀。定教十分圓了。綠窗方許人窺。

臨江仙

題秋燈課詩圖

懿範當年傳畫荻，辛勤慈母兼師。丸熊篝火課兒時，三遷婢孟氏，折蘂授羲之。佳句不辭千遍讀，

秋宵真個宜詩。講幃已邈悔生遲，宣文遺誌在，盥手仰儀徵。

踏莎行

陶菽

對影喃喃，書空咄咄，非關病酒與傷別。愁城一座築心頭，此情沒個人堪說。
窄，襟懷枉自多豪俠。擬將厄運問天公，蛾眉遭忌同詞客！

滿江紅

骯髒塵寰，問幾個男兒英哲？算只有蛾眉一隊裏，時聞傑出。良玉勛名襟上淚，雲英事業心頭血。醉
摩挲長劍作龍吟，聲悲咽。
二自由香，常思爇三。家國恨，何時雪？勸吾儕今日，各宜努力。振拔須
思安種類，繁華莫但誇衣袂。算弓鞋三寸太無爲，宜改革三。

一芷蕙本原作『蛾首』，今據《小說林》改。
二芷蕙本原作『爇』，今據燦芝本改。
三此二句《小說林》作『願天涯開遍女兒花，燦英擷』。

昭君怨

恨煞回天無力，只學子規啼血。愁恨感千端一，拍危欄。
枉把欄干拍遍，難訴一腔幽怨。殘雨一
聲聲，不堪聽！

一芷蕙本原作『新愁舊恨感千端』，今據襲本改，長沙本同襲本。

臨江仙

陶秋子夫人邀集陶然亭話別。紫英盟姊作擘簾書，一聯以誌別緒：「鉤隙光陰，堅無一載；風流雲散，天各一方。」不禁黯然于焉有感，時余遊日留學，紫英又欲南歸。

把酒論文歡正好，同心況有同情。《陽關》一曲暗飛聲，離愁隨馬足，別恨繞江城。○ 鐵畫銀鈎兩行字，岐言無限丁寧。相逢異日可能憑？河梁攜手處，千里暮雲橫。

○『江城』，雙本作『江亭』。

望海潮

送陳彥安、孫多
琨二姊回國。

惜別○多思，傷時有淚，內紬外侮交証。世局堪驚，前車可懼，同胞何事懵懵？感此獨心忡。羨中流先我，破浪乘風。半月比肩，一時分手嘆匆匆。從今勞燕西東，算此行歸國，立起疲癃。智欲萌芽，權猶未復，期君力挽頽風，化痼學應隆。仗粲花蓮舌，啓曠振聾。喚起大千姊妹，一聽五更鐘！

○『別』，芷蕙本作『離』，今據長沙本改。

如此江山

蕭齋謝女吟《愁賦》，瀟瀟滴簷剝雨。知己難逢，年光似瞬，雙鬢飄零如許。愁情怕訴，算日暮窮途，此身獨苦。世界淒涼，可憐生個淒涼女。曰：『歸也』，歸何處？猛回頭，祖國鼾眠如故。外侮侵陵，內容腐敗，沒個英雄作主。天乎太瞽！看如此江山，忍歸胡虜？豆剖○瓜分，都爲吾○故土。

○芷蕙本原作『豆割』，今據燦芝本改。

○『吾』，燦芝本作『我』。

鷓鴣天

○

祖國沉淪感不禁，閑來海外覓知音。金甌○已缺總須補，爲國犧牲敢惜身。
萬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

嗟險阻，嘆飄零，關山

○此詞原稿當秋案發生時，爲清紹興府搜去作『罪狀』公佈。現據《史跡》錄印。燦芝本將下半闋首二句誤作『不嗟險阻嘆飄零』，遂錯列爲詩。（見該書頁四三。案《越恨》、龔本、長沙本與《史跡》同，由是亦可證燦芝本之誤。）

○『甌』，《史跡》手稿原爲『疆』，係筆誤。

歌

讀警鐘感賦

此鐘何爲鑄？鑄以警睡獅。獅魄快歸來，來兮來兮莫再遲！我爲同胞賣，更爲同胞宣祝詞。祝此警鐘命悠久，賀我同胞得護持。遂見高撞自由鐘，樹起獨立旛，革除奴隸性，抖擻英雄姿。偉哉偉哉人與事，萬口同聲齊稱『警鐘』所恩施！

(一)此歌據《史跡》錄印。

同胞苦

同胞苦，同胞之苦苦如苦黃連。壓力千鈞難自便，鬼泣神號實堪憐。吁嗟乎！地方虐政猛如虎，何日復見太平年？釐卡遍地如林立，巡丁司事億萬千。兇如豺狼毒如蛇，一見財物口流涎。我今必必必興師，掃蕩毒霧見青天。手提白刃覓民賊，捨身救民是聖賢。

同胞苦，同胞之苦苦如苦黃連。暴政四播逞奸蠹，民賊相繼民嗚咽。庚子創禍一二臣，今日同胞受熬煎。賠款四百五十兆，竭我膏脂以付錢。我今必必必興師，掃蕩毒霧見青天。手提白刃覓民賊，捨身救民是聖賢。

同胞苦，同胞之苦苦如苦黃連。鞭笞同胞同犬馬，民賊自待若神仙。烟膏有捐酒有捐，房捐舖捐無不全。襪履之微皆取捐，一草一木不寬便。我今必必必興師，掃蕩毒霧見青天。(二)

同胞苦，同胞之苦苦如苦黃連。苛斂一倍復數倍，託名賠款自私焉。吁嗟乎！天日慘淡冤氣塞，此罪此惡難洗湔。願我同胞振精神，勿匆匆再醉眠。我今必必興師，掃蕩毒霧。

（一）此歌據《史跡》錄印。

（二）《越恨》與燦芝本將此節與最後一節次序顛倒，並於這二節末尾增『手提白刃覓民賊，捨身救民是

聖賢』二句。

（三）《史跡》影印手稿如此，疑下脫『見青天』三字。

支那逐魔歌

（一）

四鄰環繞欲逐逐，失權割地無時止，這等人兒還昏昏，如夢如醉如半死。吁嗟乎！我國精華漸枯竭，奈何尚不振衣起？無心無肝無腦筋，支那大魔首推此。

（一）此歌據《史跡》錄印。

歎中國

（一）

歎我國不及西國好，歎古時興盛現蕭條！豈是蒼蒼不鑒我？故而把這毒霧塞空霄。我同胞賦性本完美，爲何難把白人超？只因囚在這黑闇牢獄裏，把這神聖遺裔盡磨銷。

（一）此歌據《史跡》錄印。

我羨歐美人民啊

（一）（二）

得自由，享昇平，逍遙快樂過年年。國命都是千年永，人民聲氣權通連。商兵工藝日精巧，政治學術益完全。兵強財富土地廣，年盛月異日新鮮。

這可不是轟轟烈烈的文明國麼？可憐今日我中國的同胞啊？遭壓力，受苦惱，國貧民病真堪憂。

（一）此歌據《史跡》錄印。

（二）此五首歌原稿，當秋案發生時，為清紹興府授去，但作『罪狀』公佈，僅《同胞苦》、《歎中國》二

首。

勉女權歌

（一）

吾輩愛自由，勉勵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權天賦就，豈甘居牛後（二）？願奮然自拔，一洗從前羞恥垢。若安作同儕，恢復江山勞素手。

舊習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馬偶（三）。曙光新放文明候，獨立占頭籌。願奴隸根除，智識學問歷練就。責任上肩頭，國民女傑期無負。

（一）此歌最初發表於《中國女報》第二期，並有簡譜，可歌唱，現只錄歌詞。《神州女報》、《襲本》、《燦芝本》，誤將此歌列作詞。王紹基所編《秋瑾遺集》，又誤列作詩。

（二）『牛後』，《秋雨》作『人後』。

（三）『偶』，《秋雨》作『走』。

彈

詞

精衛石

序

漢俠女兒

余也處此過渡時代，「余處此過渡之時代」趁文明一線之曙光，（吸一線之文明）擺脫範圍。（擺脫牢籠）稍具智識，「擴充知識」每痛我女同胞處此黑闇之世界，（墮落黑暗地獄）如醉如夢，不識不知，雖有學堂（雖有女學堂）而能來入校者、求學者，寥寥無幾。（而解來入校者、求學者、研究自由以擴張女權者，尙寥寥無幾）試問二萬萬之女子，（噫嘻乎怨哉！二萬萬姊妹）呻吟踰伏於專制男子之下者（無『者』字）不知凡幾。（奄奄無復人氣，不知凡幾）嗚呼！尙日以搽脂抹粉，誣頭束足，飾滿鬢之金珠，衣週身之錦繡，脅肩詔笑，獻媚於男子之前，（獻媚賣歡）呼牛亦應，呼馬亦應，作男子之玩物、奴隸而不知恥，（作玩物而不知羞，爲奴隸而不知恥）受萬重之壓制而不知痛，受凌虐折辱而不知羞，（受萬鈞之壓制，受百般之凌虐折辱，而不知銜恨憤激，脫離苦海）盲其雙目，不識一个，悽淒然，恬恬然，安之曰：命也。奴顏婢膝，醜顏不以爲恥辱。（安之曰：命也，分也，無可奈何也。積此痴頑，旁生孽障）遇有興設女學工藝者，（偶有設女學與工藝者）不思助我同胞，反從旁聽其夫子而摧折之。（反從旁聽痴男而摧折之，同類相殘，害人還自害，女界不知如何了局矣）亦有富室嬌姿、貴家玉女，量珠盈斗，貯金滿籠，甘事無知之偶像，齋僧施尼以祈福，見同樣之女子陷於泥犁之地獄，而未聞一援手。（見同胞之女子淪陷於泥犁之地獄而視若無覩，初未聞一援手）嗚呼！是何心哉？

余惑不解，沉思久之，恍然大悟，曰：吾女子中〔曰：人類最靈，女流最慧，吾女界中〕何地無女英雄及慈善家及特別之人物乎？學界中，余不具論，因彼已受文明之薰陶也，僅就黑闇界中言之，豈遂無英傑乎？苦於智識毫無，（亦豈遂無英傑乎？苦於智識未開）見聞未廣，雖有各種書籍，苦文字不能索解者多。（雖有各種書籍、各種權利、各種幸福，苦文字不能索解，未由得門而入，窺女界無盡之藏，相與享受完全之功果也）故余也譜以彈詞，（余乃譜以彈詞）寫以俗語，欲使人人能解，由黑闇而登文明；逐層演出，并盡寫女子社會之惡習及痛苦恥辱，欲使讀者觸目驚心，爽然自失，奮然自振，以爲我女界之普放光明也。（寫以俗語，逐層演出女子社會之惡習及一切痛苦恥辱，欲使讀者觸目驚心，爽然自失，奮然自振，使各由黑闇而登文明，爲我女界放大光明）

余日頂香拜祝女子之脫奴隸之範圍，作自由舞台之女傑、女英雄、女豪傑，（脫離奴隸範圍，作自由舞台之女英雄、女豪傑）其速繼羅蘭（繼羅蘭）、馬尼他、蘇菲亞、批茶、如安而興起焉。余願嘔心滴血以拜求之，祈余二萬萬女同胞無負此國民責任也。速振！速振！女界其速振！

改造漢宮春

極目傷心，嘆中華祖國，黑闇沉淪。大好江山，忍歸異族鯨吞？空有四萬萬後裔，奴隸根深。甘屈伏他人胯下，覲顏獻媚爭榮。幸得重生忠義士，從頭收拾舊乾坤。

可憐女界無光彩，祇懨懨待斃，恨海愁城。湮沒木蘭壯胆，紅玉雄心。驀地馳來，歐風美雨返精神。脫範圍奮然自拔，都成女傑雌英。飛上舞台新世界，天教紅粉定神京。

(一)此彈詞據《史跡》錄印。案《六六私乘》云：『姊所撰《精衛石》彈詞手稿四本，初意在《中國女報》逐期刊佈，以《女報》出版二期，費紺停頓，擋置弗用。原稿第三本，遂亦誤歷此劫，餘幸完好無缺。』據此傳世當有三冊。查浙江博物館現藏只二冊，而秋瑾檔案中所存乃第六回，細審其形式與字跡似爲初稿，非被櫻之第三册，至於《六六私乘》所云第四册，則尚未發現。又手稿中序文補寫於第五回後，而第五回目後，記有『後續出再刻』，由是知最初寫至第五回止，三四兩冊乃以後所續寫。而第一回至第三回係日本時所寫，第四、第五兩回係歸國後一九〇六年所寫。(二)案此序手稿有增刪處，據孫元超《徐錫麟秋瑾史料》稿云：係爲別人修改。然本所僅有手跡照片，一時無法判定，且察改後之文與原作語義有出入，故二者並錄。(一)號內爲增刪字句。以供讀者研考。

精衛石目錄

- 第一回 睡國昏昏婦女痛埋黑暗獄 覺天炯炯英雄齊下白雲鄉
第二回 恨海迷津黃鞠瑞出世 香閨綉閣梁小玉含悲
第三回 施壓制婚姻由父母 削平權兄妹起萋菲
第四回 怨煞女兒身通宵不寐 悲談社會習四美傷心
第五回 美雨歐風頓起沉疴宿疾 發聲振贖造成兒女英雄(後續出再刻)
第六回 擺脫範圍雄心遊海島 忒諸暴虐志士倡壯謀
第七回 發宏願女兒成俠客 澄酷海悍母教頑兒
第八回 開閨闥吞聲徒飲泣 開學校鼓舌放謠言

第九回 謝競雲一破從前積習 秦國英初聞革命風潮
第十回 諸志士大開議會 一女子獨肩巨任

第十一回 盛倡自由權黃競雄遍遊內地 大開工藝廠蘇挽瀾盡拯同胞
第十二回 青眼遭逢散財百萬 赤心共誓聚客三千

第十三回 天足女習兵式體操 热心士揚獨立旌旗
第十四回 傳來海島神皆往 話到全球石亦驚

第十五回 義旗指處人心暢 捷報飛來大道伸

第十六回 拔劍從軍男兒編義勇 投盾叱帥女子顯英雄

第十七回 酒色情牽假志士徒誇大話 慈航普渡真菩薩費盡婆心
第十八回 姊妹散家資義助赤十字 弟兄冲炮火勇破白三旗

第十九回 立漢幟胡人齊喪胆 復土地華國大揚眉

第二十回 拍手凱歌中共欣光復 同心革弊政大建共和

第一回

睡國昏昏婦女痛埋黑暗獄

覺天爛爛英雌齊下白雲鄉

愛國情深意欲痴，偶從燈下譜彈詞。已教時局如斯急，無奈同胞夢不知。嘆從前幾多志士拋生命；亦祇欲恢復江山死不辭。更有一班徒好虛名者，自命非凡妄驕侈；假肝膽，方見壇前誇義勇；真面目，已聞花下擁妖姬。保賞舉人威赫赫，欽加主事笑嬉嬉。惟自利，但營私，博得身榮利亦隨。作時髦，志士雄材稱革命；趨大老，奴才走狗也遵依！衆人誚罵何曾恤？三等奴銜任我爲。不念祖宗同一脈，甘爲虎犧戕連枝。徒勞志士心如火，可奈同胞蠹似豕！托跡扶桑空憤憤，挽營家國恨遲遲。算吾身，亦是國民一分子，豈堪坐視責難辭。無奈是志量徒雄生趣窄；然而亦壯懷未肯讓鬚眉。博浪有椎懷勇士，搏沙無計哭男兒。又苦是我國素來稱黑暗，俠女兒有志力難爲。無可奈，且待時，執筆填成精衛詞，以供有心諸姊妹，茶餘燈下一評之。

却說東方有個華胥國，到如今也記不起有多少年數了，祇曉得國王姓黃，尊爲漢皇，是一統傳下來的。從前的漢皇都是很英明的，誰知後來的子孫，生性好睡，弄到一代重一代，竟有常常睡着不曉得醒的；並且會不知不覺的一睡死了的時候都有，龍位往往爲外人偷去坐了，他國人尙不知道的。這是甚麼緣故呢？却不知這朝內外的臣子都有個糊塗病，并且生一對極近的近視眼，所以外人篡了位去，尙是天天磕頭，稱皇上英明神武、深仁厚澤、食毛踐土、天高地厚的話，搖尾獻媚，并不知道朝上換了非我同族的人，天天凌虐我們同族的人民百姓，抽餉加稅，圖專制之尊享，以魚肉小民，頤指官吏；官吏因有私利可圖，頂戴可染，也就奉之惟勤，不惜殺同胞以媚異族了。若有心裏不糊塗、眼光遠的，看見異族篡奪土地，去告訴他們，這一班臣子嚇得屁滾尿流，反說告訴的人大逆不

道，拿去殺了。然而官吏中如有不糊塗、不近視的，一定不能安其位的。說也奇怪，明明的好好一個人，一入了宦途，不知如何，就會生出糊塗病及近視眼來，會有人批評過的；實因利慾薰心，污臭入目，大概就生這兩種毛病了。外人見他們自己這樣糊塗，就人人來想他這個土地，這個這裏割一塊，那個那裏分一處，各各霸佔了去。君臣却全不要緊，天天的歌舞梨園，粉飾昇平的快樂，還專祇搜尋不糊塗、不近視的志士來殺。這就是華胥近日政府的情狀了。並且數千〔脫『年』字〕傳下來一最不平等、最不自由的重男輕女之惡俗。這些男人專會想些野蠻書籍、禮法，行些野蠻壓制手段來束縛女子，愚弄女子，設出『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話出來，欲使女子不讀書，一無知識，男子便可自尊自大的起來，竟把女子看得如男子的奴隸、牛馬一樣。殊不知天生男女，四肢五官、才智見識、聰明勇力，俱是同的；天職權利，亦是同的。祇因女子不讀書，不出外閱歷，不出頭做事，惟曉得死守閨門，老死窗下，把自己能力放棄得一點都沒有了，讓男子佔了優勝地位，一步一步的想法子來壓制女子。你說可恨不可恨呢？

造言設法把人欺，却說道天賦男尊女本卑，外事女兒何可道。家庭中，又須夫唱婦方隨，閨門不出方爲美，內言出閭衆人譏。女子無才便是德，讀書識字不相宜。祇合中饋供飲食，搓麻織布與縫衣。三從自古牢爲例，四德由來不可移。女兒守節須從一，男子無妨置衆妻。亦有嫌妻剛烈者，誑言七出棄如遺。恍如撒下瞞天謊，無非要女子無謀服彼低。更恐怕隱謀婦女潛來聽，所以道下堂定欲佩聲鳴，保姆相隨無亂步，晚間行路必持燈。更遇昏庸李後主，荒唐作事太離經，一時間好戲偶將妃足裹，東爲新月步步金。此言一入狂夫耳，喜了欺凌婦女的人，詐言束足非凡美，方稱嬪嬪與婷婷。此言一出人皆

效，娶妻先以小爲云。女子已成奴隸性，一身榮辱靠夫君。一聞喜小皆爭裏，纖纖束縛日求新。縱然是母親愛惜如珍寶，纏足時，那管嬌兒痛與疼；淚淋淋，哀告求饒全不聽，宛然仇敵對頭人。戕殘骨肉何其忍，一似犴庭受刑刑。痛女子，自小何辜受此罪，模糊血肉步伶仃。

唉！可憐自從纏了雙足，每日祇能坐在房中，不能動作，往往有能做的事情，爲了足不能行，亦不能做了，真正像個死了半截的人。面黃肌瘦，筋骨縮小，終日枯坐，血脉不能流通，所以容易致成癆病，就不成癆病，也是四肢無力，一身骨節酸痛。若是那生氣痛病的都是女子，你看萬沒有男子生氣痛病的。產難婦人視爲畏途，生死祇爭一刻。這都是纏足之害，使血脉不活，骨骼痺塞不靈之故。如是天足，常常運動，自由自在，謀自立之生業，我包你就沒有這等病了。從來不聽見東西洋各國有產難死了多少人的話，又不聽見有那一個外國有氣〔脫「痛」字〕的毛病，惟有中國一國的女子纔有這病，可見這纏足之害無窮了。我們女子爲甚麼甘心把性命痛苦送在一雙受痛受疼、骨斷筋縮的脚上？往往婦女的病百倍難治。豈真難治麼？祇怪自己把自己看得太不值錢，不去求自己生活的藝術學問，祇曉靠男子，反死命的奉承巴結，詔誣男子，千方百計，想出法子去男子前討好。聽見喜歡小腳，就連自己性命都不顧，去緊緊的裹起來。纏了近丈的裹腳布，還要加扎帶子，再加上緊箍箍的尖襪套，窄窄的鞋，弄到扶牆摸壁，一步三扭，一足挪不了半寸，唯有終日如殘廢的癟子，泥塑來的美人，坐在房間。就搽了滿臉脂粉，穿了週身的綾羅，能够使丈夫愛你，亦無非將你作玩具、花鳥般看待，何曾有點自主的權柄？況且亦未必丈夫就因你脚小，會打扮，真的始終愛你。如日久生厭了，男子就另娶他人，把妻子丟在一邊，不瞅不睬，坐冷宮，閉長門，那就淒涼哭嘆，挨日如年了。若抱怨了幾句，丈夫就可打可罵，也沒有人說他不應該的。如去告訴他人，反要說

你是妬婦，燃酸吃醋，傳爲笑柄。并且把你關得緊緊，如幽囚犯人一樣，有苦無門可訴，氣死了，凌虐了，旁人也不能說句公平冤苦話。若又遇了惡的姑婦，討了一房媳婦，好似牢頭增了一個罪囚，又似南美洲的人增了一口□□，種種虐待，務使你毫無生人之趣。兒子有罪，都歸在媳婦身上；東西不見了，就說媳婦偷了，送娘家去了；兒子本不成材料的壞東西，反說我兒子本是好的，都是媳婦來了教壞了；家中或是生意折了本，或是死了人，有不順遂之事，就是媳婦命不好的緣故。真如眼中釘、肉中刺一般，欲置之死地而後已。更挑唆兒子虐待妻子，磨折死了，橫豎是別人的骨血，不心痛的，祇往北邙山一送，媒人一請，不幾時，居然有填死的新娘進了房了。那男子已是將女子看成玩物、牛馬之物，得新棄故，是其常情，生尙如此，死更可知，今日鼓盆初歌，明日便新人如玉，何曾有一點痛惜及夫婦之情？並且有三年不死老婆便是晦氣的話呢。那童養媳是更不必說了，非刑毒打，也不知凌虐死了多少，直成了一個女子慘世界了。這都是女子不謀自己養活自己的學問藝業，反去講究纏腳妝扮去媚男子，一身唯知依靠男子，毫無自立的性質的緣故，所以受此慘毒苦楚。有一種女子得丈夫喜歡的，不會受此苦處，也就安富尊榮，以爲無上的快樂，并不知同樣女子有受此慘苦；即使有人對他說了，却以爲別人的痛苦與我什麼相干，我又沒有受罪。殊不知天天去燒香拜菩薩的人，應（因）爲菩薩能救苦救難。諸位太太奶奶們呀！你既不肯慈悲慈悲救救苦難，已大背菩薩的心了，還求得甚麼福呢？若能够諸位有福的、有錢的太太奶奶們發個慈悲心，或助錢財，或助勢力，開女工藝廠也好，開女學堂也好，使女子皆能自己學習學問手藝，有了生業，就可養活自己，不致再受這樣的慘苦。這樣的功德，比燒香、唸經、拜菩薩，要大幾千倍、幾萬倍呢。我想後來這些多女子脫了苦海，紀念感恩，朝拜這些太太奶奶們，比拜菩薩還要多呢。這真是千年萬載的名譽，車量（載）斗數（量）的功德，爲

甚麼倒無人肯做呢？我的同胞姊妹呀！不能自立的，快些立志圖自立；能自立的，須發個救天下苦海中姊妹的心，不可再因循了。我們女子，受那萬重壓制，實在苦嘉！待我慢慢再講來與諸位聽聽，那壓制女子的苛法，猶如重重地網與天羅，幽閉深閨莫奈何！凌虐難當圖自盡，服砒吊頸與投河。昏慘慘，枉死城中冤鬼哭；黑沉沉，祈天閨內罪囚多。真地獄，賽森羅，痛惜我女子何辜受折磨！

更可恨、可哭、可痛、可笑的是：

父母全憑媒妁言，婚姻草草便相聯。祇貪圖今日門楣溫飽足；那管你此生佳配是冤牽。空勞愛惜如珍寶，不擇兒郎但擇錢！一自過門爲婦矣，此身榮辱付于天。隨鴉彩鳳難飛展，入獄的囚徒遇赦難。怨氣沖天彌大地，却使那瑤池玉母也心寒。

且說這遺毒已有二千餘年。朝廷上的皇帝常常昏睡不醒，民間稱爲睡王，外國稱爲睡國。誰知這皇帝死，太子又小，却被那幾個糊塗臣子交証，爲一個什麼愛親王篡了位去。若說這王子，却不是漢皇祖宗血脈的正派，是三御弟私下相好的一個姓秦的妓女所生。這妓却同姓金、姓胡、姓元的皆十分相好，私通得了孕，生下個兒子，便硬說是三御弟的。這三御弟本性糊塗，認以爲真，便將他母子接了進來，認爲妻子。誰知他母子久蓄奸心，暗結黨羽，三御弟死了，此子便糊里糊塗襲了王位，又廣佈心腹，乘此機會便篡了皇帝的寶位。那班糊塗臣子，橫豎祇要你是皇帝，不管你姓張姓李，盡可磕頭稱臣，奉承得屁滾尿流，祇痔吭癰都來的。誰知這親王登了殿，有時竟致發昏不醉，民間就叫他昏王，朝事都歸了太后，臨朝執政。這且按下慢說。

且說那瑤池王母在宮中，祇見那下界漫漫怨氣沖。打聽方知諸婦女，十分磨折理難容。況且是天生男女原無別，豈獨男兒氣概雄？忍使毒手恣凌虐，卽上界我亦旁觀氣滿胸。二千年毒氛怨氣瀰天地，惜婦女何辜罹苦衷？速使掃除荆棘地，光明開撥一重重。因思那塵寰婦女無能者，挽頽風，必須差遣衆仙童。況且漢室行將滅，須遣英才降世中。

務使男女平權，一洗舊恨。宮女何在？速宣召諸男女仙童，下界作過英雄事業及有名者，進宮領旨。

一聲領旨不遲挨，頃刻諸仙應召來。木蘭攜手秦良玉，沈氏雲英聯袂偕。紅玉荀灌諸葛婦，錦織夫人冼氏隨。平陽公主黃崇嘏，舌辯臨風道韞才。衛娘持筆含春到，紅線隱娘仗劍來。青州歃血三奇女，費氏韓娥共一堆。牛氏應貞能講義，若蘭蘇蕙善機裁。趙女雪華宋蕙湘，淑英劉氏任妾崔。明末楊娥宋末金義婦，齊王氏共唐賽兒。封絢邵續符毛氏，鄒保英之妻奚氏隨。關妹左芬劉氏妹，班姬伏女一同排。更有魏娥高張陸，盡是忠魂毅魄魁。皇甫規妻同諸女伴，相攜濟濟赴瑤臺。

男仙無非是岳武穆、文天祥、謝枋得、黃道周、孫嘉績、熊汝霖、張國維、錢肅榮、鄭成功、韓世忠、張世傑、陸秀夫、宗澤、李綱、史可法、張煌言、張名振、章欽臣等數百人。一齊來到，參見已畢。

當時王母便開言，細把下界情形說一番：『差遣爾等非爲別，大家整頓舊江山。掃盡胡氛安社稷，由來男女要平權。人權天賦原無別，男女還須一例擔。女的是生前未展胸中志，此去好各繼前心世界間。務使光明新世界，休教那毒氛怨氣再迷漫。男的是胡虜未滅遺恨在，今番好去報前冤。男和女同心協

力方爲美，四萬萬男女無分彼此焉。喚醒痴聾光睡國，和衷共濟勿畏難。錦繡江山須整頓，休使那胡塵腥臊滿中原。』

王母吩咐已畢。祇見人人鼓舞，個個歡欣，一齊拜辭而去。

衆仙陸續下凡塵，各去投胎且慢云。做書人並非故意談神怪，明知道神仙佛鬼盡虛云。況且是我國婦人多佞佛，唸經修廟與齋僧，每以疑心喧有鬼，更將木偶敬爲神，身受欺凌稱罪孽，求神保護怕神嗔。般般無不崇虛妄，不惜金錢事偶人。更可笑婚姻大事終身配，但卜神前筴〔箋〕幾巡。疾病貧窮委之命，不思自立衛生身。人生原是最靈物，土木何能有性靈？終日禮拜何益處？反因此潦倒困終身！神仙鬼佛諸般說，盡是謠言哄弄人。騙得那愚夫愚婦來相信，借端便可騙金銀。試問你遭逢水火刀兵事，幾曾見有個神仙佛救人？昔年甚麼紅燈照，聖母原來妓扮成。甚麼師兄甚麼法，反被那洋人殺得沒頭奔。虛言造語都爲假，却道朝內糊塗信了真。闖成大禍難收拾，外洋的八國聯軍進北京，祇殺得血流遍地屍堆積，最多是小足伶仃婦女們。一樁可見諸般假，再莫虛佞木偶人。祇有英雄忠義輩，肉身雖死性靈存。姓名遍佈人欽慕，功業巍巍救我民。衛國衛民留正氣，這般人物萬年尊。若得同生斯世界，却能够保種保國保家庭。何能壓制由異族，奴我同胞四億人！若能得男女都如古人輩，經文緯武幸何深。驅除異族真容易，何難光復舊乾坤？豈如今慨慨待死無人救，內施壓制外施兵；漢族盡爲人奴隸，淒淒慘慘血痕新。這幾年志士殺了多少，盡是同胞作漢魂。礦山鐵路和海口，一齊奉送與洋人。民

間疾苦何曾問？終朝歌舞樂昇平。頤和園共宮前路，活剝民脂供彼身。年年賠款如斯巨，亦是搜羅百姓身。嘆民間流離顛沛貧窮極，朝廷方梨園歌舞謔洋臣。若有不忍微言者，捉將菜市便施行。如斯暴虐如斯惡，甘把江山送別人。如何這樣來施設，却原來旗下人非漢族人。他祇要般般圖得洋人喜，寶位龍廷穩坐成。即使後來中國滅，他原不失小朝廷。苦祇苦漢族同胞四萬萬，一遭慘禍盡難存。勸漢人快些醒悟休擔擋，洗除積恥振精神。大家協力圖保守，他年方幸早徙薪。悔吾身，從前夢夢今方覺，苦把言論勸衆人。大家及早圖生計，莫使他年悔太昏。叮嚀幾句規諸位，心頭熱血欲奔騰！言歸正傳無拘攔，如今却說一家門。浙江氏族黃爲姓，名叫思華知府身。少年得志青雲士，不愧書香世族人。祖先歷代爲官職，又是閩中關道身。清風兩袖居官儉，傳子惟遺授一經。但是那傳家歷代皆清正，性情古板不求新。女子從來不使學，讀書專重是男身。前言按下談知府，夫人桑氏甚賢能。本茲姑表聯姻眷，苦伴兒夫讀五經。黃母當年逝世早，惟遺膝下子三人。長子即是黃知府，二弟年俱在幼齡。桑氏過門年十八，奉姑循順有賢聲。姑死勤勞撫小叔，宛同慈母一般形。二叔年長爲彼娶，艱難家事一身承。從前受盡千般苦，今日榮華不負人。誰知天不從人願，縱享榮華不稱心。若云何故權停歇，下卷書中再續云。

恨海迷津黃鞠瑞出世 香閨綉閣梁小玉含悲

剪剪輕風陣陣寒，東瀛景物感千端。回憐祖國危如卵，未有英雄挽世艱。感觸太多難習課，燈前提筆續前談。書中曾說桑賢婦，縱享榮華境不堪，却原來思華好色天生性，野草牆花一例攀。因此家庭常齷齪，常常反目一堂間。并非桑氏閒尋氣，乃是思華太野蠻。棄舊憐新男慣性，居官人更不容談。患難夫妻猶若此，怎叫桑氏不心酸？曾生四兒惟剩一，祖蔭爲名第四男。獨子夫人多愛惜，掌中珠玉一般看。

黃知府字古之，茲分發來山東候補。宦途是競尚鑽營請托，如不去請托鑽謀，任你材能之士，祇得袖手賦閑。古之起家寒素，又性狷介，不去營謀，雖是甲榜出身，故尙賦閑，日惟以詩酒及青樓作消遣計而已。其時祖蔭年已六歲，幼年多病，身體甚弱。夫人又懷身孕，已將近足月臨盆時候了。歲月忽忽，正是季秋天氣。

又遇佳節重陽九月時，庭籬菊吐傲霜枝。稜稜傲雪凌霜骨，落落堆黃壓紫姿。千枝爛熳成異彩，三徑繁華逞瑰奇。如矜晚節開偏鑿，獨占秋英數妙思。古之卽對夫人道：『今歲庭花異舊時。開來不是從前樣，異彩奇葩炫此墀。況值登高佳節好，賞花速命備壺卮。』丫環傳命廚房曉，頃刻庭前小宴施。夫婦當時同入座，旁邊祖蔭婢侍之。傳杯弄盞多歡悅，忽地夫人皺雙眉，陣陣腹痛推座起，歸房僕婦盡驚疑。問之方曉將臨產，慌忙的收生接到不延遲。伺候夫人臨產蓐，參湯服下數分時，滿室紅光恍耀眼，呱呱生下一嬌姿。他年備歷艱辛客，今日棲鳥借一枝。丫環報喜主人曉，知府當時怒氣滋：『生個女兒

何足道？也須這樣喜孜孜。無非是個賠錢貨，豈有榮宗耀祖時？」手舉金杯容不樂，夫人房內已聞之。未免心頭生暗氣，夫妻情分忒差池，不到房中親一視，反教口出此言辭。問看官，生男生女皆親系，何故看承却兩歧？却原來睡國習成輕女俗，男生歡喜女生悲，所以黃公深不樂，夫人雖不重嬌姿，從來慈母和嚴父，分別由來母意慈。況時親生身上肉，雖非珍愛亦憐之。取名鞠瑞懷中女，因生時剛值黃花爛熳時。

唉！可憐生作華胥國中女子，自幼至老，一生之境遇亦可想而知了。並且重男輕女的風俗，男尊女卑的訓語，數千年，父傳子，兄詔弟，已成一種牢不可破的例規。讀書世族的女子不自由更甚。黃鞠瑞恰恰投生在此睡國及最講究古禮之家，不知他後來自己如何能振拔出自由之舞臺，因一失足成千古恨也。閑文按下，言歸正傳。

光陰如箭又如梭，轉瞬光陰駒隙過。桑夫人，隔年又得裙釵女，淑仁名字性情和。容易年華催過客，鞠瑞已是年交七歲多。祖蔭是早行上學攻書史，授業師爲俞竹坡。却與黃公爲表戚，溫溫長者四旬過，最好扶危和濟困，綽號人稱老佛婆。膝下無兒妻已逝，家無長物自奔波。黃公倩彼司書札，雖兼授業事無多。終朝吟詠新詩句，更將那新奇書籍廣搜羅。平生最愛小兒女，所以甚愛惜黃孩妹與哥。其中最喜鞠瑞女，常引其歡笑與吟哦。忽地上司下委札，促黃公濟南署理勿延俄。黃公得缺多忙碌，僚友紛紛賀客多。

謝委接印，盤查拜客，自然有一番忙碌應酬。百忙中又娶了兩個妾：一個姓侯，是小家女子；一個姓陶，是私開門

的妓女。一同到任，其時鞠瑞雖祇有七歲，

却是生來有俠腸，年齡雖小性情剛。眉目含有英俊氣，傲骨羞爲濁世妝。每聞見婦女受欺和被虐，不平暗地獨心傷。又見父親所娶妻，行爲奸狡又乖張；常常背地挑唆父，使計無端辱我娘。母本性情多懦弱，不能抵敵更猖狂。因此鞠瑞心中忿，無奈是不平無計處強梁，祇得暗中施巧計，週旋言語效趨踰。欲使夫人消氣惱，恐因成疾更難當。隨兄常到書房內，偷誦琅琅書幾章。竹坡見被人聰俊，亦行授業在書房。誰知過目皆成誦，一目真能下十行。俞老不勝心大悅，便對黃公表女長。

說道：『姪女之聰明罕有，祇怕你黃家又要出第二個黃崇嘏了。』黃公聞之，詫異道：『怎麼鞠瑞也讀起書來了？女子無才便是德，何必讀甚麼書？這又是她母親的混帳主意了。待我去講她一頓，叫進鞠瑞去學針黹！女孩子又讀甚麼書呢？』說罷便欲走。

俞老慌忙把表弟呼：『請爾稍停且聽吾。姪女并非其母使，是兄叫彼讀詩書。因彼聰明且俊秀，玉如不琢恨何如？若云女子無才好，爲甚麼今古曾傳曹大姑？古來才女多多少，未見當年不羨渠。況是女爲賢內助，豈宜不識一个乎？愚兄忝爲君家戚，不比他人男女殊。姪女姪男同授讀，算來却不費功夫。』黃公當下回言道：『表兄作事太多餘，女子讀書何所用，難同男子耀門閨。縱使才高誇八斗，朝廷會設女科無？』

竹坡道：『女科雖沒有，却聽得要設女學堂了。表弟，你曾見過有一位廣東人，自稱甚麼曼大忠臣的，不是上了條

陳，要求施行新政麼？並且他的幫手極多，都叫甚麼飽狂黨呀！並且有好多維新的，說道：「國家養就人材，非學堂不可，須要普設學堂；女子爲文明之母，家庭教育又非女子不可，男女學堂非并興不可。」這樣看起來，女學之設也就不遠了。還不與姪女讀些書？後來也不致落於人下，辜負他的才能知識呢，至小也可做個教習嘛！」

古之卽把表兄嗤：『此等妖語也憑之！祖宗舊例豈容改，夷俗蠻風安可施？書院若教都毀棄，豈非辱沒孔先師？男女若然無區別，豈非紊亂遺人譏？若是改裝和剪髮，豈非辱煞漢官儀？』黃公正欲滔滔說，俞竹坡大笑哈哈卽阻之，手指自身衣辯等，問表弟：『此裝是否漢時衣？紗帽幞頭斜領服，就是那戲子穿的古時衣，方是我人漢官服；如今換了別朝的，辯髮薙頭和窄袖，花翎頂帶與補兒，這些都是胡人服，賢弟穿之反不奇！太后臨朝行霸道，反奉爲聖母頌仁慈。臭名聲傳揚各地人皆曉，他何曾入學無分男女時？今之學堂非昔比，男女的教育由來一例施，學問深時人自貴，斷無淫亂敗風徽。試問弟，娼妓濮上桑間者，文字書經並不知；才女古來原不少，未聞中毒有微詞。若是如茲來比例，女如不學不相宜。』黃公聞語生長嘆：『表兄言此吾何辭？但是縱教學得才如謝，亦無非添個佳人薄命詩！』

竹坡哈哈大笑道：『表弟如何信此虛誣的話？袁子才贈浣青夫人的詩句，表弟想見過，可知清才濃福兩無妨呢！

後來乘龍之選，此權操之吾弟，當留意爲之相攸，毋使有才女嫁大腹賈之嘆纔是。微聞此女，吾弟不甚愛惜，恐後來誤適匪人，未免有明珠投暗之嘆耳。』黃公默然半晌道：『天下父母之心，豈有不愛兒女的道理的？但是吾兄教讀却可，切不可將甚麼革命流血、平等自由的亂話對他們講。我黃家是世代忠良，不要弄出些叛逆的名聲，遺禍家

族。如表兄從前講的甚麼胡人的衣服，這樣的話講不得的嘍！」竹坡道：『袁弟放心，豈能遺害你家？但是你家能够出個女英雄、女豪傑，使世界的人崇拜讚揚還不好嗎？我祇怕你家沒有這樣福氣罷！』說着，一笑走了。

俞公當下到書房，鞠瑞聞知喜氣揚。此後用心勤誦讀，驚心如馳是年光。轉眼已交十四歲，琳瑯滿腹錦成章。俞老不勝心大悅，得徒如此不尋常。其時祖蔭年二十，前二年娶了張氏作妻房，已生一子方週歲，剛是啞啞學語長。鞠瑞正好攻書史，不愁娘處要相幫。一朝伏案揮毫處，來了娘房婢小香，道言有客請相見，告稟先生便起行。來到堂前舉目視，左邊一客錦雲裝，朝珠補褂多嚴厲，旁側還多一女郎，眉清目秀身伶俐，錦繡週身瓔珞長，約莫年華十五六，英風秀氣內中藏。令人一見生憐惜，恍似前生相見常。心中轉輾頻思索，夫人命女速登堂，參見來賓梁伯母，深深下禮站中央。梁氏夫人攜玉手，從頭至足細觀詳。祇見那黃女生來貌不低，容如美玉口如脂；淡淡春山含俠氣，泠泠秋水顯威儀；舉目自如無俗態，謙和舉措不驕侈；傲骨英風藏欲露，行爲如不受拘羈。聞道讀書曾上學，如斯聰俊恰相宜。旁邊叫過多妓女，相見黃家女俊姿，同拜罷時攜手視，似曾相識各生疑。問芳名，方知小玉爲閨字，鞠瑞殷勤便致詞：『姊姊呀！莫是三生有宿緣，今朝得見此堂前。此後望君無我棄，相親相愛兩相憐。』小玉聞言生感慨，玉容淒絕淚將滑，低首相攜呼姊姊：『君言使妹銘心田。況聞詠雪才華富，可能够收妹爲徒拜座前？但恐妹兒無福分！』黃鞠瑞慌忙便道：『語何謙。姊與妹，相逢休作尋常語，客語虛言盡可捐。』桑氏笑對梁氏道：『聽他姊妹話長編，相攜如此多親熱，應是他生有宿緣。』當下便云：『鞠瑞

女，可同姊到汝房間，討教姊姊書和史，叫排小點作消閑。』鞠瑞當時心大悅，梁女視母却無言，并肩曲室行將去，到一處三字題名棲鳳軒。

却是鞠瑞姊妹的房間。淑仁稍有微恙，避風在房，所以沒有出來。左邊的便是鞠瑞的房。進去祇見紙帳竹牀，窗前放一書案，滿列文具詩書，傍側數口書箱，幾把几椅，又樸素，又清雅，襯着鞠瑞一身清淡衣服，英風傲骨，恰是此房之主。令人慕富貴的心思，可一洗而淡了。

并肩同坐話啁，盡訴家庭枯與榮。方知小玉爲庶出，嫡母生有三弟兄，性情嫉妒多嚴厲，侍妾粧前未克容，打罵時加凌虐甚，小玉父生成懼內又疲癃。此妾亦由嫡母買，人前欲博量寬洪，內中看待如囚婢，在外面自道看成姊妹同，善工掩飾人難曉，外施揖讓內兵戎。小玉生來多命苦，在家勝是鳥居籠，嫡母看承多刻薄，二兄相遇更狂兇。母女若共他人語，丫環僕婦便隨蹤，提防一似囚和盜，從未曾夫人出外許相從。『祇因伯母魚軒過，欲妹登堂見範容，并蒙當面殷勤囑，欲妹常來尊府中，因此母親難却命，今朝過府勝登龍。黃家姊姊呀！今朝此語吐尊前，此言勿向外人傳。嫡母若然知道了，必然怒氣又冲天。妹受責時無所怨，恐教生母受熬煎。』鞠瑞點頭稱勿慮：『妹豈無知口不穢？但是我家雙父妾，炎炎勢力竟薰天，百般事件由心欲，不如意時叱婢呼奴變面顏，家人們趨奉爭先還恐後，還勝似十倍娘親手內權。挑唆父親同母鬧，這般方始意欣然，我母諸般惟退讓，他二人常常尙欲起爭端。誰知尊宅娘娘好，伯母如斯又不賢。莫是天心留缺陷？不平我欲問蒼天。但想姊身遭此劫，香閨繡閣勝牢犴，

何以遣？豈能堪？辜負了聰明心與肝。不學此生難自立，靠他人總是沒相干。苦海沉淪何日出，這般壓制太難堪，不能自由真可恨，願祇願時時努力跳奴圈。深恨妹身無力助，又不能朝朝相見話盤桓。因思姊姊同妹妹，聰明才智豈輸男，見那般縮頭無恥諸男子，反不及昂昂女子焉。如古來奇才男女無其數，紅玉苟灌與木蘭，明末雲英秦良玉，百戰軍前法律嚴，虜盜聞名皆喪胆，毅力忠肝獨占先。投降獻地都是男兒做，羞煞鬚眉作漢奸。如斯比譬男和女，無恥無羞最是男。女子應居優等位，何苦的甘爲婢膝與奴顏？不思自立謀生計，反是低頭過矮簷。我鞠瑞但有機緣能自立，必思共姊出此陷人瀾。惟吾姊如茲壓制何能受，欺凌作賤太難堪。雖然說苦中磨煉成英傑，在那牛馬圈中度日却如年。如此人才如此質，受此厄難實心酸。』說罷長嘆生感慨，盈盈兩淚滴衣衫。小玉聞言心觸動，千愁萬恨壓眉尖，自知志量非庸碌，何事沉淪到這般？作客人家難慟哭，祇有那紛紛珠淚眼中含。暗思黃女多肝膽，俠骨英風非等閑；若訂金蘭爲義友，他年患難必相關。低首沉吟未啓口，鞠瑞生疑便促言：

『姊姊爲何欲言不語？我等已是情投意合，有話何妨直告。』

小玉當時吐此詞，黃妹一諾不推辭，不同世俗排香案，同跪窗前出誓詞：『富貴不忘貧賤共，死生患難共扶持；若使他年忘此語，刀劍亡身天鑒之。』拜罷起身攜手立，相親相愛勝當時。呼姊姊，叫妹兒，已爲手足勝連枝。海涸石爛情無改，正欲歸坐續言詞，恰逢小婢傳言入：『梁府夫人欲告辭。因有遠親已到府，請小姐速行歸去勿遲延。』二人無奈慌忙出，已見夫人拂繡衣。小玉隨娘同作別，梁夫人回首致言

詞：『黃小姐幾時請到舍間去，更及高堂令母慈，望勿行客氣常來往，我兩家交誼原非泛泛之。』黃女諾諾連聲應，小玉相視慘別離，沒奈何分手同歸去，又誰知又遇俊俊數女兒。新奇事業知多少？待我從容一一提。書到此間權歇歇，欲知情節下回題。

第三回

施壓制婚姻由父母 削平權兄妹起妻葬

海外風波日逼人，回頭祖國更傷心。臨門大禍猶鼾睡，萬叫千呼終不應。前書說到梁家事，母女回歸共入廳。僕婦丫環皆出接，姨娘梁老盡來臨。訴言來了姨太太，更同公子與千金。夫人當下忙行進，已見迎出妹兒身。當下登堂同見禮，又轉過膝前兒女拜尊親。

原來梁夫人娘家姓關。胞兄叫關固，在江南候補，膝下一兒一女，兒名關瑞，女名不羣。胞妹嫁與鮑家，亦生一兒一女；兒名儒珍，二十歲；女名愛羣，十七歲。不幸夫已於五年前亡故，家資尙富。其夫亦有一胞妹，嫁與左家，丈夫亦在山東候補，是個寒士，全靠着鮑家過濟。左夫人自從丈夫到山東去後，即住在娘家的，膝下亦有一兒一女。兒名左文，女名醒華。左老爺到了山東，即寫信去接家眷。鮑夫人姑嫂甚相得，叫家人送來不放心，所以自己親自送來，又可順便探望胞姊，豈非一舉兩便。故此前日到了山東，今日就帶了兒女來望阿姊，剛遇梁夫人出去拜客，梁老爺即忙叫個家人去請太太回家。姊妹相見，自然有一番問慰歡悅的情形。

若言這位鮑夫人，待人和藹性寬洪。不同乃姊多急躁，姊妹生來性不同。當下大家皆入座，談談別後各情衷。梁氏夫人留妹住，暢敍年來離別胸。鮑氏夫人稱領命，差人左府告情蹤。須臾送到隨身物，更及多能婢秀蓉。僕婦丫環皆至候，登時筵席洗塵風。席散時已交酉正，房間是鋪設西邊夾衙中。

却是前後三間排的一進，階側兩旁兩廂房，一個圓門。出門往左首走去，一門通上房；右首下去，一門外間，十分方便。鮑夫人甚喜其清靜，便住了左首房間，小姐住了右首後房，及一間廂房住了丫環、僕婦，一間做了小廚房，以便自己弄點可口的飲食。公子年紀已大，却住在外間書房裏。

姊妹朝朝相敍歡，鮑愛羣却與小玉甚相安，朝來攜手花間步，到晚時玩月同倚窗外欄。或是論文敎識字，小玉聰明甚不凡。愛羣才學真佳好，從此後朝朝授妹幾書編。本有宿根梁小玉，稍加指點便通焉。姊妹相得如膠漆，真個言無不盡談。一朝並坐粧臺畔，嘆息年光又半月寬。提起『左家有表姊，醒華名字性情賢。更多義氣和情分，與姊同年體格堅。雖然沒有如花貌，作賦才高不等閑。與我同居又同硯，朝朝攜手共盤桓。相離半月相思甚，曾說道明日來過小住焉。表妹見之因合意，性情言語盡無嫌。不知表妹居此久，可有佳朋得二三？』小玉便言『休說起，妹身好似檻中猿，家室尙然難亂步，更休言交友出門闈。祇有姊來那一日，算來是生來第一次出重關，到本府黃衛參伯母，逢其女相逢如故訂金蘭。名叫鞠瑞多豪爽，俠骨英風見面含。雖非國色天香艷，秀目修眉櫻口鮮，面如鷄蛋紅間白，姣妍終究帶威嚴。行爲好義和憐苦，裝飾惟求樸素焉。上學攻書已數載，那行爲不是尋常脂粉班。一自相逢同結

義，令人終日意懸懸。十餘日未聞消息也，相思無日不相關。黃妹不來人不至，姊處又無可人遣問平安。身無寸柄真堪悶！」說罷嗟吁鎖遠山。愛羣攜手稱賢妹：『何必如茲氣惱添？姊處差人可訪問，但不知黃母爲人好與堪，可如姨母拘賢妹？』小玉回言却兩般：『黃伯母謙和多客氣，雖無二姨母這般寬；尙還不至如同妹，包你人去斷不嫌。』鮑女點頭稱告母，明朝差婢探平安。

當下晚間，愛羣告之於母。鮑夫人答應，便差秀蓉去，因彼靈利聰明，做事穩當也。那秀蓉是：

次日朝來曉日紅，喚來小轎去如風。行來不遠黃衙內，祇見衙前碌亂哄。通達情由呼請入，相隨已到內堂中。夫人正在多忙碌，有二人旁側相幫帶妬容。喜果多般桌上放，細觀此景像傳紅。千金年紀原還幼，如何便是選乘龍？暗暗沉吟忙走上，深深下禮叩堂中。

說道：『梁府小姐差來，候安夫人小姐！』

夫人聞語略沉吟，命小婢相同去見女千金。當下丫環稱曉得，秀蓉隨步下階庭。祇聽小婢自語道：『不知在內或書林，近來連日多煩惱，碰了釘兒就晦氣深。』秀蓉聞言呼姊姊：『不知幾歲甚芳齡？』黃家小婢回言道：『我叫春香十一春。』秀蓉再把言詞問：『小姐因何煩惱生？』快嘴春香呼姊姊：『我今一一說你聽。有個財主苟百萬，家中新發廣金銀。公子今年十六歲，聞言像貌尙堪憎。聞我家大小姐多才貌，特請了魏大人君之作媒人。老爺太太多情願，一個作怪的俞爺却說不相應。小姐亦是多煩惱，曾把微詞諫母親。太太因爲苟家富，無非愛惜女兒身，回言「自己休多管，作主還須父母親，豈有自己羞不怕，

三從古禮豈無聞？』小姐始此生了氣，終朝至夕不歡欣。日來雖是攻書史，每看愁鎖遠山春。可恨俞爺常嘆息，倒言才女配匪人。人家富有門楣好，不知趣的俞爺偏愛嚼舌根。更有小姐來相信，每天背地淚淋淋，常嘆氣，每生嗔，兀坐還如泥塑形。這樣人家偏不喜，真正獸到盡頭根。偏偏苟家多性急，十餘日之間聘便行，因此小姐飯不吃，一天躲得影無形。太太道彼含羞態，不許多言囑我們。我是太太身邊者，所以不曉千金在那廳。秀蓉聞語心明白：怪道梁家未去行。料因苟子人非類，不堪匹配貴千金。可憐父母行壓制，苦了親生兒女身。我家太多慈善，少爺小姐愛維新。料因沒有如斯事，枉了黃家小姐身。正在胸中如輾轉，忽聞小婢語高聲：

『瑞蓮妹，大小姐可在房中？』祇見那一頭答應道：『在自己房中呢。』春香便同秀蓉到鞠瑞房中，祇見一個丫頭坐在小椅上睡着，床上亦帳子低垂，原來鞠瑞睡了。秀蓉忙低道：『不要講話，小姐睡了。』鞠瑞早已聽見，便問：『何人？』春香道：『大小姐，梁府差了姐姐來看望呢。』

鞠瑞聞言便起來，秀蓉走過叩塵埃。慌得鞠瑞忙挽住，叫醒了小環移凳靠牀台。『請坐』秀蓉稱不敢：『小環侍立正應該。』鞠瑞便言『休若此，人無貴賤請休推。』秀蓉祇得斜簽坐，春香自去把主人回。鞠瑞坐中舉目視，祇見此女好身材：臉似芙蓉腰似柳，削肩櫻口翠生眉；眉目俏而含勇氣，不同凡俗賤人胎；品格端嚴傷淪落，莫不是紅顏薄命數應該？心中頓起無窮感，默默相思口不開。

秀蓉亦把鞠瑞一看，祇覺俠骨稜稜，英風拂拂；目雖美而有威，眉雖疎而含彩；精神豪快，身體端莊。却爲何有

此厄難？當下便致小玉之命。鞠瑞亦問小玉近狀，秀蓉便一一告知。

鞠瑞聞言嘆一聲，便言『多感貴千金。梁妹有人相伴處，料因可少受衆欺凌。回時與我傳言告，余身無恙勿繁心。祇因別有無謂事，惱得人近日心中懊悶生，過日登堂攜手訴，及拜望尊主貴千金。不知蓉姐尊庚幾，何時身入鮑家門，主人相待如何樣，可曾識字讀書文？如此人材真屈辱，名花落溷恨難平。若得與君受教育，何難爲當世一名人。他年若有自由日，必誓拔爾出奴坑，結爲姊妹相磋切，造成必是女中英。』說罷喟然生太息，秀蓉知已感深恩，暗思自己身落井，反如此多情愛我身。熱心令我多感激，我却正爲你愁煩憤不平。當下回言『僂主母，更同公子與千金，一般多似仁人樣，不似他家待婢形。婢身更是蒙優待，也曾小姐教書文，略知一二詩和句，於今年已十五齡。七歲賣入鮑家內，主人相待自多恩，自身無計能自拔，祇因是身賣人家沒話論。多謝今朝青眼視，畢生知己感深情。』

鞠瑞微笑道：『這就更妙了。能有鮑千金這樣詩人，教出來弟子自必不弱，有了學問，後日必可自立的。但我說要想救你出火坑的話，祇怕秀蓉姐暗中要笑我癡人說夢話呢，因爲我如今反不能如你呢。』秀蓉連聲稱『不敢』，又說了幾句安命達時的勉強解勸話，更勸他到梁府去散散悶。鞠瑞冷笑道：『我却不曉得安命，祇怕安不下去呢。我本想來探望小姐們，明天不來，後天准來。』秀蓉便告辭出外，又辭了太太，太太便發了賞錢及果子，叫轉候夫人、小姐。

衙前上轎便歸家，已見飛飛噪暮鴉。到了家中身入內，不見主人靜碧紗。回身便到梁家去，祇聽得小玉

房中人語嘩。忙進去，祇見主母和小姐，雙雙同坐帳中紗。小玉臥床惟痛泣，秀蓉一見大驚訝，慌忙便問：『因何事，莫是欠安發了痧？』愛羣便道：『你去後，此間鬧得亂如麻。事因祇爲薛姨起，忽地平空發了痧。表妹不勝心內急，買藥慌忙懶老媽，未曾告稟堂上曉，況是姨母性格差，未必肯爲料理藥，稍遲人必赴黃沙。所以暗懶金老姆，買藥偏偏有了差。誤了之時盤問起，方知買藥走長街。姨母罵「何不告我？」旁邊鑽出二王爺，便罵「小玉真胆大，眼內何曾有母耶，莫非倚了妖嬈勢，欺凌母子霸當家！」梁小姐剛剛身走到，慌忙辯道：『兄言邪，一時急得無主意，未稟娘親是我差。』言未畢時兄走過，夾臉兜頭一嘴巴。小玉不防身跌倒，二少爺更將拳腳一齊加，口中不住囁叨罵：『今朝打死小淫娃，拚得我來償了命，免氣娘親挑撥爺。』可是冤枉真氣煞，你看這幾處傷使我嗟。若非秀錦飛來報，我母女忙來救護他，若是少頃遲一刻，真教打殺赴陰衙。』

秀蓉道：『難道薛姨娘也不出來救救麼？』愛羣嘆道：『你還說薛姨娘呢！一則病剛好，二則上去亦無用，不過同挨一頓好打罷，還敢講甚麼話？』秀蓉道：『難道太太也不說姨太太不應該的麼？』鮑夫人道：『我何曾不講？姨太太說是；『兒子氣強，不能忍受，叫我做娘也沒法，難道我叫兒子欺凌女兒麼？我待薛姨并沒有錯處。女兒雖是妾生的，同我生的一樣。橫豎兄妹生氣，大家都有錯處，叫我也不能說那一個好，那一個不好。』你想想，一派光明正大的好看話，難道我姊妹好翻臉不成麼？』愛羣忙道：『莫多講，提防窗外有人竊聽。』隨叫了幾聲秀雲，不見答應，罵道：『這東西又不知跑了那裏去了。』

『表妹一自起紛爭，至今痛泣未曾停。薛姨娘又到堂前去，伺候主母未歸門。你去黃家如許久，到底是黃家小姐若何云？明朝去請他來此，談談以解妹胸襟。』秀蓉便道：『休說起，他今煩惱十分深。』小玉住悲驚問道：『却因何事這般形？』秀蓉便訴今朝事：『祇見掛彩與張燈，夫人正在多忙碌，般般果點配時新。訪問丫頭知底細，傳庚今日聘千金。原來射雀乘龍選，無端中了苟家門。』鮑夫人連聲嘆說道：『原來是苟才做了雀屏人。其父名叫苟巫義，爲人刻薄廣金銀。從前本是寡人子，開爿飯舖作營生。不知因了何人力，結識了同里忠奴魏大清。從此改營錢店業，提攜平地上青雲。家資暴富多驕傲，是個怕強欺弱人。一毛不拔真鄙吝，苟才更是不成人！從小就嫖賭爲事，書懶讀，終朝捲屁有淫朋。刻待親族如其父母樣，祇除是賭嫖便不惜金銀。爲人無信更無義，滿口雌黃亂改更。雖祇年華十六歲，嫖遊賭博不成形。妄自尊大欺貧弱，自恃豪華不理人，親族視同婢僕等，一言不合便生嗔。要人人趨奉方歡喜，眼內何曾有長親？如斯行動豈佳物，縱有銀錢保不成。相女配夫從古說，如何却將才女配庸人？』愛羣問母因何曉，夫人道：『今朝左府表兄身，到此閑談曾及此，深嗟彩鳳配凡禽。未曾提及女家姓，所以爲娘尚不明。今聞秀蓉言苟宅，方知就是姓黃人。但不知黃家夫婦因何事，掌中珠許這般人！』秀蓉便道：『爲媒者，亦是忠奴魏族人。於彼鄉中爲世族，聞與苟家同伙作營生。名叫君之排作五，人說是率直無欺魏大人。黃府是一來聞道苟家富，免教嬌女受清貧；二因魏宅爲媒介，道彼無欺一口應。也曾差家僕出探問，歸來俱說甚相應。料因人地生疏難訪出，況復家丁是小人。但知豪富餘非要，又遇苟

家性急便傳庚。黃家小姐微詞諫，誰知難挽母之心。因此十分生氣惱，婢去見彼臥枕寢。』鮑夫人道：『魏君之外貌真誠謠詐深。可惜黃家好女子，已結婚姻無話論。』小玉愛羣齊痛惜，連聲嘆息咸傷深。不知鞠瑞後來如何樣，可得飛騰出火坑？此卷書中權一歇，詳言且聽下回云。

第四回

痛煞女兒身通宵不寐

悲談社會習四美同愁

風潮驀地起扶桑，爭約歸來氣未降，寄語同心諸志士，一腔熱血總難涼。偶留湖地爲授教，課餘偷暇再開場。前文說到梁小玉，受兄凌侮實堪傷，一到黃昏鮑女去，一人獨臥更淒涼。薛姨慰女同傷感，起更時節亦歸房。閉門小玉身歸寢，面對銀燈怨恨長，無限傷心來五內，反覆倚枕一思量：已悲身世無生趣，不死還因爲了娘。自恨身非作男子，不能騰達與飛黃；不然奉母他鄉去，免在如茲氣惱場，亦可清貧供菽水，却憐生作女兒郎。出門寸步無行處，人地生疎難遠颺。手內更無錢與鈔，可憐身世怎淒涼。頻轉帳，再思量，淚滴千行與萬行。唉！梁小玉呀！難道今生是這般？母兄殘虐更何堪！自憐身亦非庸俗，志氣常期花木蘭。心亦雄時膽亦壯，識人雙目每非凡。何苦天教遭此境？無才不學後來難！幸喜鮑家表姊至，連朝講解授書編。過目不忘儂自許，祇愁那鮑姊難常在此間。去後依然無學處，父親是女兒竟作等閑看。二兄暴虐如斯惡，未見他身出一言然。難怪父親原懼母，但何苦作孽納偏焉？若

無生母何生我？淪落生涯不值錢！各處都側室專權欺結髮，目無正室慣使奸。男子喜妾皆護彼，一家吵得不安然。嫡房子女皆靠後，惟彼堂皇掌大權。如此妾婦原不好，難怪人人切齒焉。家室不和皆爲此，夫妻反目受熬煎。但是我母胆小多柔順，斷然不是此等偏。怪嫡母何須博甚寬洪號，却使有今日娘兒受苦端。梁女痴想無言泣，忽地尋思一慘然。唉！黃家妹妹呀！可惜貌佳才更佳，這般際遇實堪嗟。英風傲骨成何用，俠義如山埋沒他。愛姊情深思救姊，誰知自身落井仗誰耶？莫是姊身多厄運，結義後，致連妹亦受波瀾；莫是紅顏誠薄命，空勞志大願難奢；莫是前生冤孽重，今生受報不相差；莫是才高遭神鬼忌，不容消受好韶華。

小玉呀！你後來不知怎樣結局呢！

一聲長嘆更思尋：自身他日若連姻，亦難得有如花眷，比翼無非是孽冤。嫡母長兄同作惡，喂狼喂狗豈相憐，若然誤配終身恨，不若當時一命捐。自知小玉如茲命，難得今生結好緣，倒不如奉母天年尋自盡，此身無掛亦無牽。更思黃女多豪爽，志大才高情更堅，勸我常思圖自立，我愁你此生難出此重圍。婚姻已定難更改，空自嗟吁氣惱添。遇人不淑真堪痛，彩鳳隨鴉飛展難。唱和無人誰共語，俗奴浪子配才媛。冰炭豈堪同爐竈？今生境遇萬難安！他是親生父母猶如此，何況兒家更不足言。終身大事如茲重，豈可輕憑媒妁談。黃家伯母人和婉，爲甚麼遇事行爲這樣蠻？鞠妹諫時何不聽？反行壓制強牽聯。須知女的一生事，苦樂榮辱盡相關；豈堪草草來許配，不問人家好與壞？縱他家廣有錢財成何

用？與媳婦由來半點不相干。況且是暴發人家無禮儀，必定是妄自驕侈大似天。夜郎自大何須說，看得他人不值錢。那知道憐才與愛士，識人雙眼似盲然，美玉明珠何能識？禮義無知祇曉錢。何曾曉得文和句，俗子庸夫是等閑。馬糞如香添細細，怨詩空記趙飛鸞。彩鳳隨鴉鴉打鳳，前車之轍斷人肝。淑真枉有才如錦，遇人不淑恨難填。道韻文章男不及，偏遇個天壞王郎冤不冤。袁家三妹空能句，配一個高子真如禽獸般。難道是真個才人多命薄，都無非父母連姻不擇賢。若是黃家鞠瑞妹，他日收場也這般，令人想起身驚戰。埋沒了如此人才欲問天，空教結義多相愛，愧無力能爲妹助焉。真可嘆，實堪憐，不平最是這蒼天。何苦生了人才又作賤？祇落得名花落溷鳥呼冤。啣泥有願難填海，煉石無才莫補天。若都是這般來結果，不如不生反安然。小玉愁人兼愁已，嗟吁直到五更天。須臾曉日籠窗際，起身下帳拔門門。生母房中忙問詢，方知昨夜甚安然。薛姨舉目觀親女，消盡紅顏兩頰妍，面似黃花眼似腫，不勝痛惜珠淚彈。泥人士佛同相慰，一壁言時兩淚含。歸房草草忙梳洗，愛羣來了問平安。一觀消瘦連聲嘆，料因一夜未安眠。勸慰殷勤攏玉手，問安同到母娘間。并言欲要表妹妹，同到兒家玩一天。關氏無言點首應，稍坐待，相攏素手到西邊。鮑母亦同相勸慰，早餐用罷獻清泉。談談說說無多刻，跑入丫環小秀蓮，報言來了左小姐，愛羣命接甚心歡。須臾走進多嬌女，萬福深深見禮完，并言新得閨房友，今日同來尊府問。鮑夫人慌忙問道何不見，左女回言驕慢焉，母女忙差侍婢候，到來迎入勿遲延。丫環答應飛跑去，少刻時閃入風流一玉顏，明眸皓齒多風韻，明秀難描體態妍。大家見禮通

問字，方知江女籍江南；振華名字年十五，父親候補本城間。一見如故諸女伴，大家聯坐笑言談。左女問道：『梁家姊，何事容顏瘦這般？莫是玉體違和也？』愛羣聞語嘆聲連，『何曾疾病沾身體』，便訴歎凌事一端。二人聽了皆生憤，江家小姐便開言：

『唉！我們女子生在世上，那一種不是卑賤的？大小事情，連講句話都是無分的。』

左女當時嘆一聲：『可憐女子不如人！生下若然爲女子，便稱晦氣別家人。父母明道猶相愛，不明理之人見便憎，總說女爲無用物，無非暗嫁貼金銀。男子生時多愛惜，上學攻書讀五經；女兒不許親書史，反道是女子多才命不辰。細想起來我們女子何曾弱？才識同男一樣平。若能讀就書和史，能出外掙錢養二親。苦祇苦，女兒無地謀生計，幽閉閨房了一生。妹身幸得家庭好，阿兄教讀五經文。雖然不得稱才女，較勝愚夫兩目盲。心中常憤世輕女，胸中壯志日飛騰。實因女子無生計，出外難能四處行。身欲奮時行不得，叫人恨煞女兒身！鮑妹多才人盡曉，江家妹妹更超羣。梁家姊姊如茲聰俊質，想來才學定勝人。比他不學諸男子，算起高他幾十分，如何俱是甘雌伏，想起令人憤不平。』

江振華嘆道：『女子苦處多呢！最可痛的是：

婚姻誤配與俗兒，慘煞佳人薄命辭。說甚夫爲妻綱之謬語，妄自尊大便驕侈。流連花酒憎妻子，深閉長門損玉姿。打罵凌虐常有事，寵妾凌妻多見之。或有那一自經商去外省，娶妻討妾撇家妻；凍餓不關情義絕，一任你啼飢號苦嘆無依。或有那曾自從前伴苦讀，清貧受盡耐寒微；一朝得志爲官日，便

娶美妾與嬌姬；把妻撇在九霄雲外去，前日恩情盡不提。忘恩負義無情輩，棄舊憐新本慣的。更有那公婆遇了兇惡輩，閻王殿上不差池。憎媳婦，寵孩兒，任兒遊蕩反幫之。亦有夫妻和合者，反說道媳來兒不似先時，罵忤逆時嗔及媳，挑唆是你怪妖姿，務使其夫嫌妻子，方遂私慾喜孜孜。亦有夫本輕薄子，嫖游賭博盡來之，嫌妻妻已無生趣，惡姑婢，尙更挑唆虐待妻。更有才女嫁於大腹賈，隨鴉彩鳳更堪悲！空有滿腹才如錦，徒將怨恨托吟詩；更無有個人兒解，獨守空房淚萬絲。性情暴虐庸夫蠢，豈識梅花幽雅枝？知己不逢歸俗子，終身長恨咽深閨。嘆古來，埋沒多少才能女，空對東風怨子規。思量此景令人慘，恨煞蒼天夢不知。忍待我女子如斯酷，既忌之而又厄之！」說到此間眉緊蹙，一回眸，又灑淚。

卽問道：『小玉姊姊如此傷悲，必有所感，何妨說與妹兒聽聽。』小玉道：『姊姊，小妹有個義妹，就是本府黃太尊之女，名叫鞠瑞，從七歲起到如今十四歲，真個是滿腹文才，羅胸錦繡，爲人又英武又義俠，誰知近日父母許配了大腹賈家兒子，恰恰的是個紈袴無賴子弟。這不是千古的憾事麼？』

不覺唏噓嘆息連：『不平最是這蒼天，既生黃妹如斯質，忍使狂風損玉顏？不知今日如何樣，祇恐怕消瘦容顏更不堪。痛惜嫩芽初發候，如花風雨便摧殘。邯鄲才人嫁走卒，不使文蕭配彩鸞。此恨怎消真可痛，叩闔無計欲呼天。彼自親生猶若此，他人何計解冤牽。』無限感懷無限恨，盈盈珠淚滴衣衫。諸人聞語皆淒慘，鮑女長吁吐玉言：

『女子那一種不是苦的？』

一世幽閨閉此生，有主何能作一分，寸柄毫無惟受制，宛似孤兒把主跟。在家父母無教育，從來不淮出閨門，終朝督責攻針黹，纏得腰駝背也疼。繡過枕頭還褲脚，作完鏡搭又茶瓶。帳簷帳掛和圍錦，裙幅裙邊更畫屏，錶袋剛成加扇插，袖兒繡罷繡衣衿。更有諸般生活等，穿針配線日求精，終朝無暇閑行走，待得完時腦已昏，或成癆病難醫治，卽不成病，也是肩聳背曲作畸形。繡來實是全無用，枉費銀錢買苦辛，無非陪嫁圖好看，試問她遇夫不淑枉時新。或是兒夫無用者，繁華難救彼身貧；遇了丈夫輕薄者，後來棄作路旁塵；立身無計徒受苦，難將衣物過平生。若是丈夫浮蕩者，賣將賭博作輸贏，徒勞低首朝朝繡，此刻何曾抵一文。』小玉接口稱賢姊：『世事言來盡不平。最恨古人行毒制，女何卑賤子何尊？縱有百萬產業女無分，盡歸兒子一身承。分明都是親生養，一般骨肉兩看承。嫁出門時由你去，任人凌虐當無聞，反目常占非偶配，反言是汝命生成。三從更是荒唐話，把丈夫抬得恍如天帝尊。雖然名曰稱夫婦，內主何能任己行，般般須聽夫之命，一事自爲衆口謄。夫若責時惟婉應，事事卑微博順名，由夫遊蕩由夫喜，吵鬧人譏妒婦人。吃盡艱勞受盡苦，到貴時眼前姬妾早成羣。更有游蕩家不顧，另營金屋貯新人。家妻縱是能嬌妬，外事由來豈得聞。或是家庭常反目，凌虐妻房不當人。閨中氣死還啼死，夫已逍遙花柳行。若是下等人家的，堪爲僕婦另營生，免教受此骯髒氣；若是生爲上等人，寸步出門須轎子，丫頭僕婦要隨跟。外事一些不知道，又無才學作營生，出外又難爲僕婦，真個是氣煞身兒。

怨恨深。南院笙歌北院哭，新人歡喜舊人癟，花月青春等閑度，帶愁帶病度晨昏。稍行抗拒夫無禮，外人盡道不賢名。家事何能由自主，產業等盡爲夫物婦無分。一生好似爲牛馬，又似那買斷奴才把主跟，死時一物非妻有，都是他家有主人。百金作主都还不够，有事情出頭不欲婦人身，若無男子來出面，女子無人信汝云。養女不使謀生計，嫁過去，夫自豪華母自貧，欲思週濟娘和父，便是夫門大罪人。夫家若是多貧困，母宅豪華豈指圓？女身左右無權柄，何事卑微若此形？世間祇有男女界，氣煞人來最不平。祇因女子不能自立謀生活，倚靠他人是賤人。吾身偏是居於女，又遇家庭苦厄人。不能自立謀生計，他年難得好收成。空教憤世何能够，救我同胞離火坑。我母身爲姬妾隊，此生那有出頭辰，我不怨嫡母相待酷，但是你既妬何須置妾身？吾身今生何希望，無非奴隸錮終身。老天既是無公理，何苦生成我輩人？『說到傷心成一渙，千行珠淚濕衣衿。』三女思至諸痛苦，尤恐他年身自經，女界中如茲慘像何人脫，忍不住一齊痛泣默無聲。却逢秀芬端盒入，排來佳點享佳賓，一睹此情心內訝，不能相詢但沉吟。好端端的，大家這樣傷心，必有甚事，問又不好問，放又放不下，十分納悶，祇得排好碟子，請小姐入坐。說道：『太太因來客人，有事商議，不能奉陪，請小姐們不要客氣，隨意用點罷！』

衆人收淚各起身，勉強相讓用點心，半塊香糕吞不下，清茶慢飲各無聲。半晌默然皆不語，低頭各自弄衣衿。愛羣祇得將言岔，便問江家姊姊身：『詩才久仰如謝女，清過梅花香過薺。前日裏拜讀佳編真羨慕，可肯收妹作門生？』振華當下忙謙遜：『姊姊如何客套深？妹雖學吟知一二，那能如姊有才名？拜

倒不遑妹真佩服，詠絮才高獨數君。』醒華便道『都休遜；二位詩章盡有名。如妹真堪遺笑者，塗鴉初學亦惺惺，打油之作真慚愧，說起教人笑破唇。怎如表妹和江姊，麗句清詞俊逸新？佳句不厭千遍讀。』振華忙道『莫虛文，久聞詩賦文章好，到處揚名勝左芬。高才博學人難及，何必今朝挖苦人？』醒華正欲回言答，忽聞得環言『鞠瑞已登門，現在梁家太太處，叫人來請小姐身。』小玉起身忙欲走，三人拖住道稍停。不知說出何言語，下卷出了驚天動地文。書至此間權一按，喝口香茶再訴明。

第五回

美雨歐風頓起沉疴宿疾 發誓振贖造成兒女英雄

中華黑闇數千年，女子全無尺寸權；今日辟開男女界，舞臺飛上振螺環。前文諸女所談事，料看官看了也心酸。愧無彩筆生花手，不能將女人痛苦說完全。不知缺漏多多少，總一句女子生爲牛馬般，受苦受囚還受氣，一生榮辱靠夫男。西洋人說道我國的女子，任人搬弄任人玩，若比男子低去五百級，呼牛呼馬盡無嫌。無學問，工藝學科都不學；媚男子，不愁婢膝與奴顏。聞此言，令人無限傷心甚，幾度臨風血淚彈。嘆同胞，不知何事甘卑賤，爲奴爲畜也心甘。反言女子本無用，不思量亦是四肢與五官，才智何曾遜男子，不求自立但偷安。說到我國之社會，由來男女未平權。說到女人諸苦處，作書人那禁痛淚一潺湲。但祈看者須細味，莫作尋常小說看，其中血淚多多少，無非要警醒我同胞出火坑。但

願我姊妹人人圖自立，勿再倚男兒作靠山。閑言按下書歸正，前文說到鞠瑞到門闈，小玉剛欲回身走，三人扯住說情端：『何妨差個丫環去，請黃家姊姊到此間。我等暢談真爽快，何必拘拘到那邊？』小玉便言防母說，愛羣道：『何妨便說我娘言，姨母須知怪不得，木梢自有母親捐。』當下出來忙告母，叫秀蓉速去勿遲延。秀蓉去了無多刻，來了黃家女俊賢，堂前先見鮑家母，走過了四家姊妹立齊肩，大家平禮來相喚，然後邀進臥房間。鮑母因有客人在，故而其時不得閑，叫女相陪身自去，衆姊妹大家遜座各相觀。鞠瑞攏手梁小玉，驚訝他何事容顏瘦這般。

『呀！姊姊爲甚麼這般消瘦？昨日我問秀蓉，說沒有病呀？』

小玉聞言訴此端：『姊身命舛復何言！但是妹亦多消瘦，還勸你善自寬懷保重焉，這也叫無可奈何事，父母爲之悔亦難。』鞠瑞不勝心氣憤，紅霞飛上頰頸間，冷笑一聲稱義姊：『妹兒是作茲奴隸實難甘。雖然父母曾生我，本應該孝敬堂前博父母歡，名譽無傷身自貴，不至淫亂削親顏，這般便是兒無錯，父母須使兒無缺得完全。却如何婚姻大事終身配，不擇兒郎但擇錢，謬云撞命真堪笑，難道是女子生來牛馬般？并未見彼子人何若，學問行爲好與奸，一些不察其中細，但聽無憑媒妁言。說起又笑又好氣，我却須知不服焉。近日得觀歐美國，許多書說自由權，並言男女皆平等，天賦無偏利與權。強國強種全靠女，家庭教育盡娘傳。女子並且能自立，人人盛唱女之權。女英女傑知多少，男子猶且不及焉。學校皆同男子等，各般科學盡完全。不同我國但學經和史，彼國分門各有專：普通先學諸科目，再進高等

學校間，大學專門諸學備，哲學理化學并然，工藝更加美術畫，師範工科農業完。般般學業非常盛，男和女競勝求精日究研，所以人人能自活，獨立精神似火燃。男子尊之如貴者，見女子起立躬身禮數謙。
凡茶樓酒館，如男子先坐，見女子須起立致敬。如坐車人滿了，見女子入來，必須起身讓坐。女子則不然。彼國之女子何等尊貴？因人人能獨立，不倚靠男子，一也。凡事皆能拚命去做，所以女英雄甚多，使人生敬畏之心，二也。家庭教育非母不可，誕育國民非女不可，故文明國的男子皆明男女關係，又利權均一，三也。

此生若是結婚姻，自由自主不因親，男女無分堪作友，互相敬重不相輕，平日并無苟且事，學堂知己結婚姻。一來是品行學問心皆曉，二來是情性志願盡知聞，愛情深切方爲偶，不比那一面無親陌路人。平日間相親相愛多尊重，自然是宜家宜室兩無嗔。更遇女權多發達，人人獨立有精神。出外經商女亦有，學堂教習更多人。養身執業全無缺，男女權衡一樣平。愛國心腸如火烈，國自強而家不貧。我國女子相比並，一居地獄一天門。相去何祇千百丈，難道是我輩生來不是人？無非自己甘卑賤，願爲奴隸牛馬羣，受他壓制甘如飴，但將那梳妝衣飾講時新。身作幽囚無怨恨，沉淪地獄不翻身。不思自己求學業，不思自立免求人；不思脫此奴隸網，不思作個女中英；不思名譽揚中外，不思勳業染丹青；不思烈烈轟轟做，使千載人俱慕姓名；不思身受千般苦，不思跳出陷人坑。妹今覺悟從前夢，遂我雄心事可行。檻鸞誰解憐文彩，有日飛騰入九冥。冲破痴迷求自立，妹今要求學向東瀛。所以今朝來問姊，未知道可肯相同一起行？』鞠瑞說罷一夕話，在座諸人喜又驚。

亂哄哄問道：『真有此等好事麼？使我等如夢初醒。但未知女子求學已曾有人否？』鞠瑞道：『已見載有某女士去矣。』衆人大喜道：『我們正在悲痛我們女子不能自立，辜負才華志向呢，這却好了！但是黃姊姊從何處得此消息呢？』鞠瑞道：『妹的先生甚喜維新，近購得此種書報示妹，並為指點外間情形；若是家中，何能得有此種書看。』小玉道：『我何曾不想同妹妹去，但那裏來的錢呢？』鞠瑞道：『姊姊勿憂，妹已思得一計。因為宅急欲娶親，以十七歲過門，母親早已措出千金，為備衣飾之用，此銀可竊取到手，與其拿來餵狗，不如妹拿來作學費，不好麼？亦够我姊妹二年之用。後之接濟，愈先生云為我設法，這就不要緊了。』

愛羣當下便開聲：『黃姊姊，所言令我意難平，祇恩梁妹相同去，難道是我等三人不是人？雖是無才智又短，也堪附驥競風雲。今豈有甘居後者，但是須有個男兒同道行，不然是人地生疏諸不便，恐使失道或迷津。』鞠瑞慌忙呼姊姊：『妹豈不願諸姊一同行？一則恐諸姊難脫家庭縛，二來未有許多銀。若云迷道請休慮，一路航輪路坦平。何須依賴於男子，難道吾人未克行？責任妹甘身獨任，須知不誤姊姊們。諸計妹已籌劃好，方能決計脫身行。但是銀錢須措辦，倘無資斧事難成。』

左醒華、江振華齊道：『我等亦稍有衣飾，盡可變賣，但一時苦無受主耳。』鞠瑞道：『這容易，將費妹處共用，物件暗地交我先生，托他售去。』二人皆喜道：『甚好。』小玉即問愛羣道：『姊姊如何呢？』愛羣道：『我母親處亦可竊得多金，并金珠首飾等，四五人併在一處，亦可得數千金，大約我們姊妹三年學費是不要愁的了。但大家都同心合德，不分彼此纔好呢。』衆人齊聲道：『姊姊之言不錯，若不同心合德，共患難甘苦，懷一心者，不得善終！』振華道：『我們怎樣集合，并設何法子脫身呢？』醒華道：『五月八日是舅母壽誕，借此集合，并可多攜手（首）飾，但如何脫

身却要問黃姊姊了。鞠瑞道：『妹已預備一切了，如此如此，不好麼？』衆人低聲喝彩道：『妙！』鞠瑞道：『此日任何阻力，務必齊集；一人不到，即不能待矣。』衆皆點首。鞠瑞又說起放腳的話，衆人答應，振華稍有難色，恐放了不雅觀。鞠瑞便把纏足的害處開解與她聽，又道：

『纏足由來最可羞，戕殘自體作蓮鉤。骨斷筋縮多痛苦，行走何能得自由，積弱成癆因此足，無能不學更何尤？自顧不暇行不得，扶持全要仗丫頭。行路若然過數里，脚兒痛得像膿抽。終朝兀坐如泥塑，患難來時作死囚。身欲逃時行不動，受人凌辱自家求。更有一班無恥者，因夫喜小便將足布狠加收，束成三寸誇蓮瓣，行如風擺柳枝頭，自道十分真好看，倚門盼望命風流，不圖振作反自喜，甘爲兒夫作馬牛。誰知道棄舊憐新男子慣，豈因足小便難丟？再去討個妖嬈女，便把你從前恩愛一齊勾。寵小妾，買丫頭，終朝調笑樂溫柔，可笑討好無處討，祇落得長閑冷落作幽囚！可憐受盡千般氣，小足何能解爾愁？更有那花柳陶情家不顧，一雙小足亦難留。爭如放足多爽快？行道路，艱難從不皺眉頭，身體運動多強壯，不似從前娇又柔，諸般事業皆堪做，出外無須把男子求。求得學問堪自食，手工工藝盡堪謀，教習學堂堪自養，經商執業亦不難籌。自活成時堪自立，女兒資格自然優。尖尖雙足成何用，他日文明遍我洲，小足斷然人唾棄，賤觀等作馬而牛。』鞠瑞言時衆稱然，振華一笑囁鶯喉：『不是一言相激動，那裏來這般妙論若潮流？喚醒痴迷真拜服，願將此語遍傳郵，使我等閨中姊妹多驚醒，撇却了從前醜習事雄猷。奴隸心腸一洗盡，跳出重牢把學業修。方知女子非無用物，獨立精神男子侔。從今打破愁

城府，改革何需戈與矛？學藝成時皆可自立，無靠無依不用愁。若是與今燕雀處，何似他年鸞鳳儕？自由花放文明好，平步青雲十二樓。我今醒了繁華夢，獨立心腸堅更迺，任教壓制千鈞重，不求學時死便休。衆人贊道真英物，從此閨人痼疾瘳。大家議定多高興，誰知屬垣有丫頭。

且說秀蓉因見衆小姐悲慟，十分疑惑，當下在套間內躡足貼耳潛聽，恰恰聽了一個明白，心中不勝感動，因思道：主母甚愛小姐，何妨待我以言試探主母，如肯，亦免得典釵質剗；若不聽從時，暗中當冒險以助一臂。因太太此來，擬爲少爺捐官，攜有萬餘金銀票，惟我知其處，竊來爲學費，數年足足有餘。況且主母家資甚富，此區區者，亦無足貧富，拚得我受幾頓打罵便了。

當時想定在胸前，便來主母臥房間，客人已去房櫺靜，便言道：『小姐都在痛淚滑。』鮑母驚問因何故？秀蓉便訴此情端：『祇因女子皆受苦，又無學問又無權。嫁出去，公婆凌虐許多苦，又恐誤配失所天，才女婚姻歸俗子，後來必定受熬煎。說起大家皆痛苦，所以傷心盡淚彈。』鮑母便言真可笑：『他們未免太痴惱。若是我同左姑太，斷不致將兒誤配爲銀錢，必爲選個多才婿，却欲他年鳳配鸞；不同黃宅之父母，紅絲亂許苟兒牽，何須背地偷彈淚，這也希奇事一端。』秀蓉便道：『非因此，却是其中有別端。祇因來的黃小姐，說起外國女同男，大家都入學堂的，教育無非彼此間，求得學藝堪自立，女兒執業亦同焉。有許多女子經商或敎習，電局司機亦玉顏。鐵道售票皆女子，報館醫院更多焉，銀行及各樣商家店，開設經營女盡專，哲學理化師範等，普通敎習盡婢娟。人人獨立精神足，不用依人作靠山。美國近來人

考較，女的有七十二份教習權。各處女權多發達，平權男女兩無嫌；不似我國之受苦，一生榮辱靠夫男。所以小姐都感動，亦思求學到外邊。

恐怕太太不肯，所以憂愁。我想太太何不順從小姐，使他到東洋留學三年回來。一來遂了小姐的心，免得憂出病來，有傷玉體，使太太又着急；二則求了學問，小姐有了名譽，豈不是太太的光榮麼？

小姐從來情性堅，每恨自身不作男。志量徒宏生計窄，跳不出重重奴隸圈。今朝聽了這番話，真好比花木逢春月又圓，分明死去重甦醒，恍似醍醐灌頂間。求成學問和工藝，自由男女說平權。脫離地獄登天闕，掃除苦厄自欣然。從此後靈苗善果能成熟，又豈肯湮沒才華不占先？若是不許來束縛，恐教弄出別情端。夫人愛惜賢小姐，還請三思詳細參。』

鮑夫人道：『胡說！女兒家曉得吟詩作賦便了，還到甚麼外邊求學？他從來不會離我，難道我捨得把他遠去麼？』秀蓉重再稟夫人：『妄瀆言詞望下聽。若怕分離情不捨，須知總要結婚姻。自然嫁到他家去，母女總難聚一生。倘遇姑嫜多惡狠，或然夫婿木無情，那時節太太痛惜亦無可奈，祇落得兩地悲傷淚滿襟。何如使小姐能自立，此身生活不求人。不依靠他人人自貴，方是文明幸福深。他年進了文明界，千古傳揚賢母名。成就千金雄大志，方算夫人愛女心。』鮑母聽完一夕話，半晌無言喝一聲：

『你這丫頭莫非瘋了？我家廣有錢財，亦不致要小姐自謀衣食；若是後來許配，我祇招女婿進門，不嫁女兒出去，難道也有氣受麼？小姐不過一時聽了黃小姐話，所以說說。我且問你：路遠迢迢，幾個女子怎麼出去，不是你胡

說麼？不必多言，快去端整開席！」

秀蓉無言退出來，不勝失意嘆聲唉。暗想夫人猶未曉，這般執拗不應該。忍看志士飄零去，必須暗地爲調排，一爲小姐相待好，二爲黃家女俊才，知己恩深思報答，這間接的功夫表我懷。況且青年女志士，都是同作女裙釵，我可助之時焉不助？同胞同種是應該。慢言小婢懷雄志，不知道可有風波生出來。書到此間權一歛，欲聽情由下卷哉〔裁〕。

第六回

擺脫範圍雄心遊海島　　披指暴虐志士倡壯謀

兀坐閑窗百感生，救時奮『脫』『志』字，屬何人？樽前髀肉徒興嘆，肘後剛刀術未靈。腸斷英雄閑裏老，情傷故國愧難禁。傷心萬斛汪洋淚，幾度臨風憤不平。前文說到鮑家裏，諸人定計脫身行。其時五月初八日，鮑家老母慶生辰，雖然作客無親友，亦有來賓三兩人。左家母女和江女，更有黃衛鞠瑞身。大家叩拜何須說，俗禮繁文最累人。愛羣告稟生身母：『道今朝祈福拜觀音，保佑我娘無疾病，以見兒身一片心。』鮑母平生多佞佛，點頭當下便應承，便叫秀蓉相隨去，立起黃江左女身，便言同去相隨去，遊玩片刻便回程。鮑女便攜染小玉：『姊身可亦一同行？』小玉當時稱領命，染夫人含怒不開聲。左夫人因礙諸女面，當時勉強便應承。衆人不待尊人命，當時出外便登廳。鮑夫人囑咐速回轉，莫使筵開等爾。

們。小姐諾諾連聲應，轎上肩頭去似雲。

到了廟中，諸人下轎，秀蓉囑咐轎夫在前廳侍候。大家進內假意拜了菩薩，便云隨喜，不要和尙跟隨；來到後門，祇見俞老已同轎子在。大家囑咐秀蓉幾句，秀蓉含淚叫小姐們保重，看上了轎，呆呆支吾到日落回去，家中自有
一番大亂。後鮑夫人拷問秀蓉，方知其細，然衆人亦無可奈何，怒罵的怒罵，哭泣的哭泣，各家父母亦無可奈何了。
且言諸女下船行，汽笛三聲便鼓輪。攜手欄杆回首望，家鄉千里暮雲橫。同是知音談自合，臨風抵掌語平生。做書人見此不覺心歡喜，俚句巴言信口吟：

踏破範圍去，女子志何雄？千里開疆界，萬里快乘風。引領人皆望，文明學必隆。他時扶祖國，身作自由鐘！
一路無詞到日東，有同鄉招待員迎車站中。安頓房間權住下，改裝一切自從容。請一女師教言語，大家相聚用心功。更有各人同鄉會，一體歡迎贊嘆同。諸女登台皆演說，燦花蓮舌自生風。自中首數黃
鞠瑞，改作名兒黃漢雄，俠胆雄心皆莫及，言談卓見利如鋒。梁女英風多毅力，二人有志勵兵戎。左江
鮑三女微嫌弱，八斗才高氣亦雄。如此女兒男莫及，拜到鬚眉愧未宏。常常有人來訪問，覺言語氣概俱皆不同。

諸學生皆不勝佩服，名譽大振。其時諸女皆進學校，因人多，校中不便暢敍，故另租一室，日常走讀。

如馳年光十月天，此一日星期無課且盤桓，忽見下女持名刺，有客前來請一觀。一姓陸名本秀，一名競
歐史氏焉。當下傳言速請入，來了昂昂二少年。大家席地團團坐，送茶一盞是清泉。大家是談談學問

和國事，忽地裏陸氏長吁吐一言：

『我國已亡於胡，以今日時事言之，恐又須爲白種之奴了，而我內地同胞及各地志士，尙如醉夢一般，奈何！』江振華忙問道：『怎麼已亡於胡呢？』史競歐急答道：『君以爲朝廷之皇帝，爲我漢族麼？彼乃游牧曼珠之族，暗地乘我朝內闇之時篡了位，並且三太子逃至緬甸，都爲他所殺，大太子、二太子不用說了，早就爲他殺了，如今祇留下一小太子在逃，不知在何處去，還有這一班不要臉的奴隸，日搜殺自己同族，爲邀異族恩榮的地步呢。』黃、梁二人拍地大怒道：『我竟不知朝中爲胡人所坐，彼非我漢人之仇人乎？反戴之爲皇帝，愧哉！今我等雖無能力，然誓死以逐此醜虜，但恨無團體，此事非數人可成者，奈何！』說罷長嘆數聲，拭淚無言。陸、史二人暗喜，方欲開言，忽聽愛羣問道：『內地之人心，及各處之志士如何呢？』陸本秀道：『內地的人不分清種族，一味拍胡人馬屁，自命爲忠君愛國，叫甚「保皇黨」，專以奉仇爲父，殘害同種的各處志士，又分爲保皇、革命兩黨。保皇的不必說他，都是爲名利心，熏黑了良心，惟知巴結胡人，以圖富貴，誰知胡人倒心中有個界限，不是他同族的，隨你怎麼巴結，還要殺他們呢。胡臣姓剛的會說過：『將土地送與奴僕，不如送與朋友。』朋友就指外國，奴僕就說我們漢人了。你說可恨不可恨呢！乃革命却分數種，却又不外真假兩種：一種假的，專祇紙上談兵，以博一虛名譽，爲斂錢地步，與內地懵懵懂懂的人及「保皇黨」，無非爲自私自利起見，如胡人有數百銀子一月，或賞他一個主事、進士，便奴顏婢膝，爭先恐後，把排胡耶、革命耶這些話，丟到爪哇國去了，還要洋洋得意，你說可殺不可殺？如真革命黨，惟以報祖宗的仇，光復祖宗的土地，爲自己的漢人造幸福，不求虛名譽，不懼生死，不畏艱難，必要收回所失的土地爲目的，不願爲他族之奴隸，此方爲真革命家。』黃漢雄卒然問道：『此等真革命黨，君知之否？若有，吾願入之，甘爲同胞

一擲此血肉之軀而不惜。』史競歐道：『尚有諸君何？』梁、左、江、鮑四人齊聲道：『黃妹如何，吾等必從，無分貳之心。』史、陸二人相顧驚異道：『竟不知諸君有此毅力，有此同心。然吾二人，即當衆派出訪求同志，諸君若能起誓，吾必爲介紹。』五人卽指天起誓。陸、史二人大喜。

當時便告會中情：『光復爲名已數春，叛立之人身姓岳，卽是武穆岳王孫。名叫漢忠多勇武，會長今推韓氏君。亦是世宗蘄王裔，後輩名字武超羣。更有那文思宋和謝光趙，黃復更同章漢臣。李齊趙武張祖傑，錢山肅共熊希霖。張氏繼權宗希祖，更有慕嘉姓是孫。鄭繩武君張又振，更有忠遺張煌生。皆是忠臣之後裔，盡爲會中得力人。我祖卽是史可法，爲明梅嶺葬忠魂。陸逊君祖秀夫者，亦爲國亡身死水濱。宋亡於元亦胡虜，今日裏又見胡人坐殿庭。思之痛哭皆流涕，無奈同胞實太昏。』漢雄問道：『除此外，會內曾否有別人？』競歐便道：『人多甚，此十餘人爲首領，名盡智勇兼全者，最上須推韓岳君。散會計有數千衆，勢力年年日有增。惟有一種最困難，手內無錢事不成。黨中略有微資者，惟有文君第一名。此外岳韓章李耳，五人已毀家助黨；但舉事糧草如茲巨，卽平日營謀也要銀。入不敷出真無奈，一杯水何能救巨薪？近日營謀一件事，未知可成不可成。我二人專任招同志，內地機關盡有人。廣東史氏又堅任，他兄前已殉同羣，湖南孫化和馬慨，湖北事歸賈其銘。安徽吳自強和萬又復，江南招待派封雲。浙江柴氏和齊氏，四川鄒氏小容君。甘肅陝西河南地，王李陳三人盡是勇聞名。山西盧曾身任事，山東徐謝作經營。貴州雲南地偏僻，雲是楊郊貴是金。』（下缺）

譯

著

看護學教程

◎

慈善者，吾人對於社會義務之一端也。吾國羣理不明，對於社會之義務，闕陷良多；獨慈善事業，尙稍稍發達。曩歲在東，與同志數人創立共愛會，後聞滬上女界，亦有對俄同志會之設，今雖皆未有所成，要之吾國女界團體之慈善事業，則不能不以此爲嚆矢。他日者，東大陸有事，扶創恤痍，吾知我一般之姊妹，不能辭其責矣。茲編之譯，即本斯旨。第原書卷帙頗多，若欲全譯，則殺青無日，故刪繁錄要，先成此篇。俟有暇日，再合訂成書，以餉我博愛諸姊妹。至文筆之簡陋，自知不免，祇求達意耳。識者諒之。譯者秋瑾識。

緒言

看護法者，醫學中之一科目，而以爲治療者之輔佐也。故欲深明其學，施之實際，而能收良好之效果者，非於醫學之全部皆得其要領者不能；且即使學識全備，技藝嫾矣，然非慈惠仁愛，周密肅靜，善慰患者之痛苦，而守醫士之命令，亦不適看護之任。而男子性質常粗率疎忽，遠不若女子之綿密周緻，此所以看護之職，常以女子爲多也。歐美各洲亦本此意，自昔以婦女充看護者既久，而千八百七十年

至七十一年，普法之戰役，名家閨秀，閥閱淑媛，相率設看護婦私社，以聯合於赤十字社，德后爲社長，常親臨遍視傷痍，故患者皆感激至於涕零云。日本明治十年，即創立博愛社，其後日益改良，至明治十九年，始加盟於歐洲萬國赤十字社，改爲今名，舉行開幕禮時，皇后親臨，有栖川宮王妃爲社長，今則着着進步，二十年來，非復曩日比矣。

人羣博愛，世界具有同情，故救死扶傷，無分彼此，斯博愛之旨也。惟習俗所錮，往往有視看護爲賤業者，此則謬之甚者也（按日本初時亦有此弊）。夫看護爲社會之要素，婦人之天職，固無俟吾輩喋喋；抑亦有一言者，人生斯世，孰無親子兄弟，而疾病痛苦又所難免，則健者扶掖病者，病者依賴健者，斯能維持社會之安寧。而婦女之天性既如上述，且人無論貧富貴賤，幼而事父母，壯而事舅姑，長而育兒女，固其本分之事。是在平時則看護親子兄弟之疾病，以歸於安寧；戰時則撫慰出征軍旅之傷痍，以振其勇氣，當然之勢也。然則平時則能保社會之安寧，戰時則增進國家之利益，雖謂之益國便民之事業，亦非過語，何賤業之有？熱心愛羣，是我所望於同胞姊妹耳。

第一章 看護法

第一節 一般看護法

甲 病者之看待

看護人之所司，在伺應病者及傷者；而病者尤緊要，偶因不慎，即致大害。例如：夜間非常之發汗，則易感冒，兩便排泄之際（日人謂大小便爲『兩便』，下仿此），怠於伺應，或有不潔，誤藥劑之用法，熱症及癲狂之舉動等，皆能致病況上意外之變，是不可不留意者。凡遇變動而請醫員復診之際，須以短札書病人之姓名及病況，不可只憑口報，致使醫員不明或誤會，而不攜當用之器械藥品，遂失醫治之機緣；而夜中尤[緊]要，且只可倩人代往，決不可離開病者自往請之也。

看伺時，常分日夜兩班，凡當值者，決不可離開病人之床側。若一人伺數人時，則酌量何人緊要，時此時彼，留意注視其容體，整潔其衣服，靜坐於床之近旁，時時以適宜之談話安慰病者，常留心其用藥、飲食、罨法（罨法詳後），幫助其兩便、嘔吐、發汗、咳嗽等。傷者則留意其繩帶（繩帶即裹傷之帶，法詳後），禁高聲笑語、飲食吸烟。若有忌大振動之病人，則行於室內時亦宜留意。普通恆以夜間九時迄於翌朝六時爲分班時；而夜班中又分兩號，以便休息。夜間之看伺，雖同於日中，但尤宜肅靜，以免擾及患者之睡眠，且常使燈火稍暗，生燶爐時，亦不可使室內熱度過高。

病者之身體以清潔爲主，故每朝盥漱等事皆不可缺。病者不能自爲，則看護者須代爲之，並以濕布纏於指頭，探其口中而拭清之，頭髮亦時時梳通，不可使散亂膠結，若有醫士之命，又須時時入浴（浴法詳後）。次則留意其面貌、皮色、言語、呼吸及身體之狀況，有稍異者，皆一一登之日誌，以待醫員之問，或報告之。其於小兒及重病者不能自訴其苦，或精神病者喜隱蔽及詐訴己之病況，尤須善留意之。

乙 診察時之心得

聞將診察，即須先爲預備，例如：體溫表、病床日記等，皆先置於適宜之處。醫員入室，則告之病者；有問，則以預備者陳；須報告時，則以單簡而明瞭之語進，切忌多言。衰弱病人之診察，或傷者交換繩帶之際，須看護人支持病人者：於前面之診察或施手術時，則手臂當其背，使穩靠如半臥狀；若在背部，則於床之下邊引病人起坐，以兩手輕把其上兩膊而支持之；其在頭部，則自病人後以兩掌當其太陽穴，使其頭枕於己之胸前或枕上，若欲止其頭不使動搖，可稍加力，但亦不可過強。腹部及骨盤、胯部交換繩帶之時，以一人或二人抬起其身體（其抬法詳後就褲條），在上肢則以一掌托其肘，一掌把其腕，在下肢則以一手托其膝臟，一手把其踵下，或以兩手把其膝臟，另使一人以一手把其踵下，一手固握足尖，則可使全身不動搖。診察及手術既畢，先使病者暫臥於被包，被以被衾，然後靜聽醫員之言而記注之。

丙 病室及臥床

病室以南或東南向，閑靜開豁而又明朗，且遠於庖廚者爲宜。室內貴清潔，若少有不潔，常致病者之大害，故床下、室隅須常掃除。每朝俟病者醒覺後，將病床悉移於一隅，然後微灑清水，不使塵埃飛揚，掃淨之後，再以濕布拭之，並拭一切雜器、燶爐、門戶等。諸排泄物決不可留於病室。屎器、尿器每次必傾洗淨潔，注以少許之石炭酸水，（即加波匿克酸）蓋小便惡臭之氣，容易敗清新空氣，大有害於病

者也，然若醫員有命，須俟復診檢查者，則嚴密蓋之，置於廁邊或遠處，檢視過立卽棄之。

日光之爲物，能旺盛人身之營養，活潑其體力，且可速肺癆等疾之愈。故病室之窗牖須闊大，可容十分之光線者爲佳；然若過於劇烈時却亦有害，宜垂幕以節其度。而眼疾人在室之際，須室內黑暗者，若戶間微隙射入之光極有妨害，須蔽之。其他夜間惟用舊式燈爲宜，電燈、煤氣燈、洋燈等，皆嫌光力過劇，甚或有發臭氣之害也。以上爲病室之大略；至溫度及清氣法，後節另詳。

臥床者，視病室之大小以爲增減，大抵每人須五十立方呎（合百五十立方尺），然日本風俗房屋低小，若吾國則尙須增加）之容積爲宜。位置須中央，若以狹隘之故，則頭邊可向壁，惟不可接近火爐，且須建爐屏以防敵火熱。臥床之製，不拘木鐵，唯選適宜簡單者。臥褥雖用布，但須易於洗濯者，其內實以藁或馬毛等。被用尋常之棉花。枕用木棉子或細剉之藁均可。褥上被以白細麻布或棉布，是爲褥布。被衾用輕軟之白毛布，枕亦以白布包之。床頭之欄，備簿冊及黑板，以供記載諸事。床側安小杌，上可置藥物及病者之用品。其他室內無用之雜物皆去之，蓋若有傳染性之病者，此等雜物易爲傳染之媒介，不可不慎也。又如時時注意換臥床之位置、理褥布之皺襞等一切瑣屑事，均能使病者喜悅，實有安慰之之效力云。

丁 就褥及換褥

整理臥床者，先將被褥或綿扣打平均，使毫無凸凹之處，再用兩人各把褥布一端徐徐鋪上，務使不

留皺襞，將側緣返〔反〕折於下，若褥布不甚大，則可用安全針處處縫合（此針略如領間別針，可不刺人）。被衾反折，亦置床之下邊，枕亦置於適宜之處。病者之臥，或側臥，或仰臥，均聽其便，除傷者及病症有差異時須聽醫員之命令外，大致必頭部稍高。若在呼吸困難之病者，褥之上部必略墊使高，如半臥之狀，始可舒適。病者就臥之先，脫其常衣而代以病衣（病院皆有特製之病衣），唯防傷處之動搖，故先自完好之處脫下，或用剪剪開傷處衣服之一部。其在嚴冬之際，則他之看護者預於別室烘暖病衣，俟脫常衣時立即換之。着衣時，先自患處始，庶可防觸痛傷處。若此時見病者身體污穢，可以溫湯絞濕手巾拭清之，但不可觸及傷口，只可用溫暖石炭酸水細心拭其周圍而已。

就褲或換褲時，看護人立於病者之右側（患部在右，則立左側），引其寢衣固包兩足，且使稍稍屈，然後以一手深托尻下，一手力托其肩頸，使病者以臂纏看護者之頸，徐徐舉過。若重病者，一人不足，必須三人扶持，甲以一手自病者頸下斜入至他側之肩，以一手當一方之肩，仍使病者自以手纏於看護人之項，乙以一手托腰之上部，一手托其臀下，丙引寢衣之裾包其兩足而支持之，於是聽甲人之號令（舉起），則一齊舉起，徐步安於臥床之上。若病者不省人事，實不能自握看護者之頸，則更加一人保持其頭部；苟可以勉強自起支持，祇須將新床密接舊床，扶掖而送過之。設遇有重傷重病者，雖換褲時十分困難，但不可不時時將褲布交換。欲換之時，可將新褲布自兩邊捲起，捲至中央相遇而止，次將舊褲布亦自一側捲起，至接於病者之身體止，更將所捲新布置於密接舊布之處，他之看護者將病人抬起，即急

速將舊布拔去，新布展開，便可以敷平之矣。

戊 病室溫度及清氣法

病室溫度，常須調均。夏日欲令涼爽，室內或床下可置冰盤或灑水，但灑水不得過多，用霧散器最妙。冬令不可缺緩爐；唯用緩爐時須注意者：將灰床之殘灰掃去，易以適量之石炭或柴薪，則爐中空氣容易流通；俟火稍燃後，將上部之戶閉塞，而開下部之風孔，待爐中火燄全燃，風孔隨亦關閉；若關閉過早，必致過分之燃燒，太遲，又有火氣速去，不能保室內之溫暖之弊也。常燒緩爐，則室內空氣乾燥，有害呼吸，可以水盤置爐上，得水蒸汽之發散，亦有少補。火氣強烈，可噴少數之水，決不可開窗，恐太冷却空氣及賊風之病。

溫度無論如何，要皆均常，決不能使有驟高驟低之弊。測其定率，可懸一寒暖表（避日光直射及近火爐處），除有特別命令外，大抵以攝氏十八度至二十度為宜。約列氏十五度至十七度，華氏六十五度半至六十八度，過此即須調和之矣。

人身無論康健疾病，要不能缺清潔之空氣。誠以空氣清潔、多酸素者流入肺中時，能變不潔、帶暗色之廢血為鮮紅而有營養性之新血；空氣不潔，非第酸素缺乏，且時帶種種毒氣，為諸病之原因，而一種巴喀特略 *Bacteria*（細菌）亦常有之也。室內空氣之不潔，大抵因衆人羣居（呼吸及蒸發氣）及燈火、火爐等皆能耗空氣中之酸素而生毒氣，若以綠葉茂盛之草木置室中，可少除此弊，但戒用芬香之花卉。

耳。關閉窗戶雖能致空氣之不流通，然若確知戶外有腐敗甚不潔之物，則猶較開之為優。室中病者蒸發氣、排洩物、創傷膿漬等致空氣不潔時，常發一種惡臭，久處室中者不能覺，須出戶外略呼吸清新空氣，則再入室中即能辨之矣。

既知空氣之不潔，可用換氣法，法兩種：一為自然換氣法，即窗戶之空隙或壁床等氣孔之滲透空氣，自為交換是也；一為人工換氣法，爇煖爐，使空中空氣緩而遁散，或開換氣窗（醫院中多裝有之），或將對門之窗及門開啓等是也。要之病室之中不可不常行此換氣法，惟開窗時須防相對之病人感冒，可以被衾被之，或用屏風遮蔽，不使直接當風為最妥善。而平居之日，則掃除病室、清潔廁戶、傾棄排洩物、禁止吸烟等，如前所云云者，皆於維持清潔空氣有密切之關係，不可不善為留意。大約每朝灑掃後、食後、繡帶交換後及諸排洩後，必開窗戶歷三分時乃至五分時，以交換空氣。夏日則日出前、日入後各啓一次；若日中開啓，須以簾幕遮蔽陽光（按：若有換氣窗則可不必），更以屏風遮蔽，使風向轉散，斯盡善矣。

己 病人之飲食

飲食以穀、肉、果、菜等種種混用為宜，決不可偏用一物，而食物之品類及分量，皆隨病者男女、年齡、氣候及勞逸等而異，重病者又以醫員之指示而用。雖然普通所禁者，則多脂肪者、酸味者、過鹹者，及鳥獸魚肉之臘與果實之不易消化者，皆非所宜也；若能注意調理之法，使味美而易消化，且滋養分

充足，易健病人之脾。最適當者爲粥、肉羹汁、雞卵、牛乳等如下：

(A)米粥以通常所製一時間半而糜者爲適用，更加牛乳，引火熟之，是名乳粥，亦極滋養。次豆粥，富於滋養分，於病人尤宜。製法以鹽牛肉、豚肉共二十兩細切之，煮以水二升許，次用去皮豌豆或白蠶豆二合五勺許，加胡蘿蔔一二片，再煮三時許，至極糜即可，或更加少許之炒米或炒飯，能益食脾，若加少許之鹽或燒鹽，味尤美。

(B)用麵包者，須去皮，切成薄片，略焙之。若須湯者，宜用白湯或茶，加少許之鹽及糖，則易於消化。

(C)肉羹汁者，用牛肉、豚肉二十兩，一升六合之水，以文火徐煮之，約二時頃，水面常有浮滓，掬去之後澄清，而用其上層最清之液，即肉羹汁也。若欲急製，可用精牛肉四五兩細切之，加以相當之水，武火煮沸，篩過亦可。但製汁時能加一二片胡蘿蔔及葱，則味更美，且頗能益食。

(D)雞卵之消化度，生熟無甚大差，但與病人以熟者，苟不細嚼，即有妨消化，故胃弱之病人以半熟者爲宜。製法以生卵投沸水中，視其大小，約三分時至四分時，取出投之水中，俟冷後可用之。

(E)牛乳乃混諸種之滋養分而成，故最富於滋養力；但少留貯常有酸敗之患。若防此弊，可於煮沸後，加少許之重炭酸曹達 Bicarbonate of Soda，即不致變味；但過多時亦能發一種惡臭，不可不注意。大抵牛乳以色白而稍帶藍，捻指上微齶潤如脂，無臭，味甘和，煮沸後上面結皮膜，試

一滴於水中立即沉下，滴於指甲上凝結成半球形而不流者為最良。

(F) 烹炙肉類，須用猛火；緩慢則變硬而難消化，且損其味。若善於調理，則其消化較生肉為尤易；且生肉常有一種妄理飛納之小蟲，故魚肉須選色白者，唯鯛及比目刺身則無之。

(G) 嗜好物中，如香料、醋、醬油、食鹽、糖、脂肪等食物之加味用者，及茶、酒、咖啡等取快樂用者，此等物隨病症之利害而異，宜待醫員之命始用，決不可濫與病者。

(H) 飲料中，水為病人最要，但有數種，宜加別擇。天水者（雨、雪），常含空氣中之瓦斯及塵埃，多不潔；臨街市之井及淺井亦不潔；池沼之水多含一種之病毒，近池居者已有害衛生，更不可飲。惟河水之源大者尚可用，最妙能於近旁之泉源以鐵管導來，則可無害。通例病人之飲料，惟冷水、冰水及白湯，若與咖啡及茶，須淡，不宜濃，而茶葉須用上品新葉。其他諸種之飲料，則皆須俟醫員之命令用之。

病者食物之冷暖及一切香味等，皆極宜注意。將食之先必漱口，以清水拭唇及舌，則能振起飲食，飲食後再以清水含漱之。食後遺物散亂者，速掃除清潔。若不能自食者，須用器飼之，並留意不可使有噎塞等事；往往重病者食未竟睡去，不宜強醒而食之，須報告醫員而後可若何從事。熱病及傷者發熱之際，須頻頻與以飲料，而重病不能自覺者尤要，約十五分時飲一次為適宜，但每次不必過多，蓋能頻飲毋缺已儘可消渴也。

第二節 各種看護法

甲 檻瘡及睡眠

檻瘡者，身體之一部因異常壓迫而潰爛是也。凡罹長病衰弱過甚，及年老人動作不自由，臥床既久，受壓迫之一部分發皮膚炎症，甚則至於潰爛，皮下之軟組織悉敗壞，有及於骨者，是等以薦骨部、尾骶骨、股骨、大轉子部、踵、肩為多。看護者須先事預防，使病者仰臥或側臥，數數轉換其位置，時時整頓臥檻、襯衣之皺襞，見有雜物足以壓迫皮膚者即去之，更時時清洗身體及患部，在兩便失禁者尤要。若皮膚之一部分發赤色及覺痛者，先以水洗之，或加醋，或新枸櫞汁，或和以酒精；不然，則單用多汁之枸櫞切片輕磨擦之，或鉛糖水加酒精，或樟腦精，用罨法治之亦有效，而以除去其壓迫為要件。在重病者不能常轉換其位置，宜以圓形橡皮氣枕墊患處，使其患部適當圈中之孔，可免痛楚。但由壓迫以致變灰色或黑色至於潰爛者，則須報告醫員診治。

睡眠所以補體力之疲勞，故有一定之時間，大有益於精神及身體，通例康健之人在六時乃至八時為適中。睡眠中總以溫暖為當。室內不可有芬香之花卉及劇烈之光。又仰臥時津液流於氣道中，或開口而睡，致口中乾燥且發鼾聲者，皆有害於熟睡。在病人雖以多睡為要，但若久睡不醒覺，感覺遲鈍，終且陷於麻醉狀態者，是等於熱性病初期及腦病、肺炎等症往往見之，須加以禁制。例如：時時與之談話，及飲以清涼之飲劑，或竟用強醋嗅藥以刺激其神經等；設屢用無效，則恐為惡徵，速報醫員施

以奮興之法。然病人自覺輕快，可自然醒覺，及睡後發汗，熱度下降，呼吸安靜，則爲減病之兆，又不可同一而論；反之者，心胸煩悶、難睡易驚等，重病重傷者亦有之。看護者須留意室內之溫度及光線，又時時誦有趣之小說，或輕摩其膝腳，發汗者更留意襪衣之濕否、被衾之交換，創傷者留意繩帶之緩急，務使適宜安眠而後已。

於病人熟睡之中宜肅靜，不可私語，用心驅除蚊蠅等，並注視面色之變動，或俄青俄白等，皆於病況上有密切之關係，不可不報告醫員。

乙 體溫之測定

人類及多數動物生活之機能，常由於身內之溫暖，是名體溫。若身體康健之時，寒暑雖時易，而體溫殆無甚變更，通例攝氏三十六度至三十七度半（約華氏九十七度半至九十九度半）之間，雖一晝夜間略有微差，總不超過攝氏一度，卽夕增朝減是也。其減退之極度，在午前二時頃；增進之極度，在午後四時至六時頃。重病及熱病者，或創傷者，則體溫增加超於常度，是名熱症。其甚者超攝氏四十度、四十一度乃至四十一度半（約華氏一百四度、一百六度至一百七度零），亦有因病症之差異反減退其常度者，故看護人必明體溫之測定，庶可報告而以爲治療方案之資料。其測定之法，用華氏或攝氏之檢溫器，而攝氏尤良，其零度爲冰點，百度爲沸點，測體溫者自三十五度至四十五度間，更分一度爲十分。近時所用之一種，能使自體中取出後，溫度不降，依然留在所測定之處，名爲示極溫度表，尤便應用（按：近

時華氏表亦有此種，且分度尤密）。至用之之時，須將此表搖動，使水銀低降，然後將病人腋窩拭乾插入（亦有探舌底及直腸或膀胱者，但其熱度較腋窩略高），使緊挾之，約歷十五分時至二十分時，取出檢明度數，記入溫度表中，再將水銀搖低，使復原位。尋常記溫度表時，多並呼吸及脈搏同時記入，然其方法無定，皆隨醫員之命而行。

尋常體溫之測定，每日朝夕二次，但有隨病症之緊要一日數次者（每三時或四時）。若當此種者須守醫員之命，凡測定之度及測之時刻，皆不可略誤，而此等測定時間可稍縮短，每次五分時至十分時即足。苟有大昇降，如超過攝氏四十一度以上（華氏百六度）及降至攝氏三十五度以下（華氏九十五度）時，即速報告醫員，以防變動。（未完）

（一）此文係節譯，最初發表於《中國女報》一二兩期，後因《女報》停刊，遂未登完，或未譯完。《中國女報》本不善，現據《神州女報》校錄。

附

錄

秋瑾傳

陶成章

秋瑾，字璿卿，別號競雄，又稱鑑湖女俠。浙江會稽人，（家居紹興府城南門，屬會稽縣界）隸籍山陰。幼隨其父宦於閩，旋復隨父入湘，年十八，嫁湘人王廷鈞。廷鈞入資爲部郎，需次京師，瑾與之俱，生有子女。旋與廷鈞定約，分家產，瑾得萬金，即以之經商，所託非人，盡耗其資。又與廷鈞不睦，同鄉戚屬陶大均（會稽人）、陳靜齋（山陰人）等爲之和解，不得，乃盡以其所有首飾，託大均妾秋意爲變賣，集資東渡日本留學；值寧河王照以戊戌案自首，繫刑部獄，瑾聞之，出所集得留學費送入獄，以濟其急，并囑使者勿以其名告之。逮照出獄，始悉其事。瑾之天性義俠常如此。

瑾東渡之時，爲甲辰三月。既到東京，即入中國留學生會館日語講習所學習日語，因與某某等十人相結爲祕密會，以反抗清廷，恢復中原爲宗旨。瑾旣與陳靜齋有戚誼，故到東京後即與其子相識。是時，故嘉熊、魏蘭、陶成章、龔味蓀等在浙東西祕密運動有年。甲辰冬，成章以事東渡，成章與陳氏子爲同學，瑾因之以識成章。日語講習會終，瑾將還里省親，因叩成章所運動事，成章盡以其所歷告之。瑾乃索爲介紹，成章以其爲女子，不便，然亦難竟拒之，遂爲介紹同人機關二處，一函致上海「光復會」會長蔡元培，一函致紹興徐錫麟。瑾旣返滬，即謁元培於愛國女學校，旋往南京，欲運動資本家辛某之

子漢無效，乃復歸滬，由滬旋紹，見錫麟於熟誠小學校，錫麟即紹介瑾入『光復會』，是爲乙巳六月間事。瑾之歸也，本爲籌學費計，既抵家，求給於母，母固深愛其女，然家徒擁虛名，實不中貲，爲勉籌數百金付之。瑾旣得金，又至滬，會成章亦歸上海，遂偕瑾見處州辦事丁鏗、呂熊祥等，瑾出紹興同志公函，促成章歸。己復東渡，罹疾數月，愈後入青山實踐女學校。會錫麟、成章等在紹興運動有得，皆先後來日本，錫麟攜其妻王氏卽名振漢者同來，瑾爲之招拂一切。是時，取締規則風潮起於學界，學生咸倡歸國之議，瑾亦主張之，因結敢死隊，瑾又爲其指揮，紛擾者匝月。湖南陳天華蹈海死，瑾亦從此逝矣。

瑾之再歸也，成章復爲紹介於敖嘉熊，得轉薦潯溪女學校教員，與女學生感情不洽，辭去。屢至上海。上海有中國公學者，本係取締規則歸國學生所倡設，瑾於此校助力甚多，由是瑾之信義，著於遐邇。會稽陳伯平本爲大通學校學生，常偕錫麟遊日本，因與瑾識，志願暗殺，瑾因薦爲中國公學教員，居中聯絡。會錫麟需次安慶，賴其姻俞廉三力，甚得巡撫恩銘信任，爲陸軍學校會辦，實與伯平、瑾遙爲應援。初，平陽陳華偕其兄蔚留學東京，因識味蓀。乙巳之歲，董鴻禕（字恂士，浙江杭州人）自爪哇函請秀水王嘉榘、仁和湯調鼎前往爪哇理學務，調鼎却不往，味蓀因薦華，華得與嘉榘同赴爪哇。丙午夏，嘉榘、華先後返國，瑾之識華也亦由味蓀紹介之。華勸瑾赴爪哇興女學，瑾許之，以告成章、味蓀，成章、味蓀力止之勿行，乃止。瑾又倡一女報於上海，旣又與伯平等租屋虹口祥慶里，制炸藥，忽爆發，

伯平傷目，瑾傷手，是爲丙午八月間事。是歲冬，萍鄉革命軍起，『光復會』會員集議上海，欲起兵爲援，瑾與議焉。瑾以浙事自任，乃還紹興，入居大通學校。大通學校爲金、處、紹三府諸會黨人薈萃之所。瑾旣入居大通，與諸黨人約，俟湘人舉事後，即出爲應援。謀既定，乃親走內地，由諸暨道義烏至金華。至金華府城之日，爲十二月十九日，寓於金阿狗家。未幾，歸紹興。上海同議黨人楊卓林（湖南人）等殉義於南京，胡□（按此係指胡瑛）等被繫於湖北，寧□□（按此係指寧調元）等見拘於湖南，接應之舉，頓成瓦解。瑾聞益憤，乃始謀獨力舉事矣。

丁未正月，大通學校因辦事乏人，公舉瑾爲督辦，開學之日，郡守及山會兩邑令皆蒞堂致頌詞，郡守貴福并贈瑾對聯一，聯曰：『競爭世界；雄冠地球。』瑾於是益得暢所欲爲。正二月間，瑾屢往來杭滬，運動軍學兩界，其方法不外藉會黨之聲氣，以鼓舞軍學界，復以軍學界之名義，啟動會黨，而以大通學校爲其中樞。三月間，瑾又親歷金、處諸邑兩次，旣歸大通，乃改約束，頒號令，分『光復會』職員爲十六級，以七絕詩一首爲表記。詩曰：『黃禍源溯浙江潮，爲我中原漢族豪。不使滿胡留片甲，軒轅依舊是天驕。』凡從黃字起，訖於使字，皆有表記。例如：黃字爲首領，首領五人，即以推錫麟等。禍字爲協領，無定員，瑾自居協領。源字爲分統，以洪門首領任之。溯字爲參謀，以洪門紅旗等任之。浙字以下爲部長、副部長等職，各職員均以金指環爲記，指環中文字卽以己職銜之代名詞嵌入之，或以A B C等英文字母代之。其勢力所及，上達處州之縉雲，瓦金華全府，而下及於紹興之嵊縣，金華府之金華、蘭

溪、武義、永康、浦江五縣，實爲其中心。是月之末，風潮起於縉雲、武義、永康之間，大通學校職員縉雲趙卓復至武義一帶運動，卽公舉本城紳士劉耀勳督辦黨軍。

四月初，瑾復編制各洪門部下爲八軍，用『光復漢族，大振國權』八字爲八軍記號，因與諸同事定議，先由金華起義，處州應之，俟杭城清兵出攻金、處，卽以紹興義軍渡江以襲杭城，軍學界爲內應。若攻杭城不拔，則返軍紹興入金華道處州出江西以通安慶。旣謀而行，定期以五月二十六日，未幾易爲六月初十日，金華諸處仍爲二十六日之期。五月初，紹興黨人裘文高遽召台州義軍由東陽至嵊縣，紮營西鄉，樹革命軍旗幟。二十一日武義黨案發。二十三四日金華黨案又發。當風潮急時，瑾使伯平赴安慶告錫麟，錫麟知事急，乃于五月二十六日乘機殺恩銘，清廷震駭，大索黨人，於是大通學校遂陷於四面楚歌之中。郡守貴福於二十七日進省面稟巡撫張曾敷，曾敷以間巨紳湯□□（按當是湯壽潛），□□素惡瑾，力慾惑之，曾敷之意始決，乃遣貴福先返紹興。五月晦，瑾始知安慶事，坐泣於室。六月朔，諸生相議早日舉事，先殺貴福，佔領紹城，而後再圖其餘。瑾必欲待六月十日，遣學生二十餘人往杭城分頭埋伏，以爲內應。六月三日晨，杭城武備學校學生以密書至，言清兵已發，速爲定謀抵制。衆學生又集議於堂，卒無成議，因之散去者復有數十人。初四日午前九時，王金發自嵊縣來，與瑾商酌十日舉事之約。午膳畢，從容而去，未幾卽有黨軍偵探隊歸報瑾，言清兵已來，瑾使再探，回報往東浦，瑾信爲然。已而清兵進城，衆學生又集議，勸瑾出奔，瑾不答，學生散去者又數人。清兵旣至學堂前，不敢遽

進。是時學生之留者尙有十餘人，於是出後門而游泳以逸者，亦有出前門持軍械以拒敵者，出清兵不意爲學生擊死者數人，傷者數人，學生死者二人。瑾居內舍，爲清兵所執，同時被執者六人：曰程毅，曰徐頌揚，曰錢應仁，曰呂植松，曰王植槐，曰蔣繼雲。

貴福使山陰令李宗嶽訊瑾，瑾無一語。翌晨殉義於紹興軒亭口。友人收其遺骸，葬之西湖，清吏惡之，將平之數，恐激民變，乃陰囑其兄桐出名，遷柩以還紹興。己酉冬，其子自湖南來，遷瑾柩歸湖南，蓋將與其夫廷鈞合葬也。瑾死時年三十一（按徐自華《鑑湖女俠秋君墓表》作年三十二）。

程毅字翹仙，河南修武人。文生。爲河南高等學校學生，尋至上海入中國公學，秋瑾聘爲大通學校教員，任之甚專，每事必與商榷，然一切情形未悉，不能有所佈展。既見執，清吏刑訊，備極慘酷，毅性強毅，堅不供實，清吏無奈之何。己酉夏，卒於獄，屍出，鱗傷遍體，見者酸鼻，多有淚下至不能含云。贊曰：秋瑾席諸黨人已成之業，發揮其手腕，改弦而更張之，未及三月，而難作，竟以身殉。記曰：『謀人之邦國，敗則死之。』秋瑾有焉。程毅以羈旅之身，倏遭厄難，受嚴刑之訊，體無完膚，詞不連人，卒斃獄中，其志可壯，其情亦可憫矣。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捲也。』程毅有焉。

（一）此文原載於《浙案紀略》，現據《辛亥革命》（三）錄印。

鑑湖女俠秋君墓表

徐自華

君諱瑾，字璿卿，又字競雄，自號鑑湖女俠，越之山陰人也。家世仕宦，少長閩中，復隨父湖湘，適湘鄉王氏。生平忼爽明決，意氣自雄；讀書敏悟，爲文章，奇警雄健如其人，尤好劍俠傳，慕朱家郭解爲人。丰貌英美，嫋於辭令；高譚雄辯，驚其座人。自以與時多迕，居常輒逃於酒。然沉酣以往，不覺悲歌擊節，拂劍起舞，氣復壯甚。所夫固紈袴子，至是不相能。○

值庚子變亂，時事益亟。君居京師，見之，獨慨然太息曰：『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洎甲辰夏，乃東渡海赴日本肄業。稍暇，與其同志重興共愛會，而已爲之長，譽日鵠起。東國留學慕君者衆，每際大會，輒以君一得臨蒞爲榮。而君亦負奇磊落，往會，則摶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悲感激切，盪人心魄。人之聞者，未嘗不泣數行下，而襟袖爲之漬也。又好節己費以助人學，從之游者莫不歎服。

居東二歲，而取緺事起，學子騷然，君以外權之橫，不忍獨留，亦導同志拂衣歸。歸益引女學爲己任，提倡不遺餘力。主講潯溪學校，教育彌至。有吳生者，難於資，將中輟，君深慨之，挈往海上，俾成業焉。因留辦《中國女報》，冀以少警聲瞽；而閨閣荏弱，匡助不聞，經費坐支絀。君經營罔倦，編纂益力，並日冒風雪走求援助，栖栖不以爲苦。烏虞！洵可謂熱心公益而厲世摩鉋者矣。以母喪，乃暫還越，後乃往來吳越間。至丁未五月，皖中事起，而君方自滬歸，居大通學校。大通者，徐錫麟所興創，而君素贊成之者。故浙大吏謂君同黨，遽殺之，時六月六日也，年僅三十有三，烏虞慘已！

述其行事，不拘小節，放縱自豪，喜酒善劍，若不可繩以理法；然其本衷，殊甚端謹。在稠人廣座，論議鋒發，志節矯然，人輒畏重之，無有敢一毫犯其詞色者。雖愛自由，而範圍道德，固始終未嘗或踰者也。徒以鋒棱未斂，畏忌者半。嗚呼！此君之所以死歟？嘗生子女各一，今在湘中。

後七閱月，石門徐自華，哀其獄之冤，痛其遇之酷，悼其年之不永，憾其志之不終，爲約桐城吳女士芝瑛，卜地西冷橋畔，葬焉。用表其墓，以告後世，俾知莫須有事，固非徒南宋爲然；而尙想其烈，或將俯仰徘徊，至流涕不忍去，例與岳王墳同不朽云。謹表。

（一）案燦芝本附錄此墓表，刪去「所夫固純君子，至是不相能」二語。蓋編者工燦芝係王廷鈞（秋瑾之夫）女，是以故作隱譯。而最初悲秋閣所拓此表，流傳至少，故引用此項資料者，大多據燦芝本所錄。現照拓本校補。

記秋女俠遺事

吳芝瑛

嗚呼！天地果無知乎？天地有知，則女士不應以非罪死，死尙蒙此大惡；若果無知，則短長善惡，繆爲一塵，吾又誰憇此煩冤？今距女士之死已旬日矣，余旣爲之傳，又紀其遺事曰：女士自號鑑湖女俠，生平豪縱尚氣，有口辨，每稠坐論議風發，不可一世。在京師時，攝有舞劍小影，又喜作《寶刀歌》、《劍歌》等篇，一時和者甚衆。女士原作絕佳，有上下千古、慷慨悲歌之致，惜隨手散佚，不得見矣。女士平生持論，謂『女子當有學問，求自立，不當事事仰給男子。今新少年動曰「革命，革命」，吾謂革命

當自家庭始，所謂男女平權是也。余時時戒之，謂：『妹言駭人聽聞。宜慎之。』女士曰：『姊勿怪，吾所持宗旨如此。異日女學大興，必能達吾目的，其在數十年後乎。然不有倡之，誰與賡續也？』女士東游時，值寧河某君，以戊戌事自首，繫刑部獄。女士方脫簪珥謀學費，窘迫萬狀，不得遽行，聞寧河事，乃分其金以應急，展轉達獄中，屬勿告姓名。寧河某會放出獄始知之。時女士已東去。寧河寓書謝之，事後與人語，輒爲涕零。然女士與寧河初不相識也。某女士贈詩有曰：『隱娘俠氣原仙客，良玉英風豈女兒？』二語能髣髴其平生。後女士自東歸，過滬上，述其留學艱苦狀。旣出其新得倭刀相示曰：『吾以弱女子，隻身走萬里求學，往返者數，搭船只三等艙，與苦力等雜處。長途觸暑，一病幾不起。所賴以自衛者，惟此刀耳，故與吾形影不相離。』余戲曰：『當此黑闌時代，留學風潮且大起，勃發不可遏，倘遇閩吏詰問，得毋疑妹爲女革命黨乎？』女士笑曰：『革命黨與革命不同。姊固知吾非新少年之革命者。』旣而行酒。酒罷，女士拔刀起舞，唱日本歌數章，命吾女以風琴和之。歌聲悲壯動人。旋別去，不復見。曾幾何時？而昔日戲言，不知其遂成讖語也，悲夫！今女士死矣，呼天天不聞，呼地地不應，我又何必再訟其冤？然罪人不孥，古有明訓。我與女士有一日之雅，又能道其平生，願以身家性命保秋氏家族，望當道負立憲之責任者，開一面之網，飭屬保全無辜，勿再羅織成此莫須有之獄，誣以種種之罪狀，使死者魂魄爲之不安。此余旣爲之傳而又紀其遺事之微意也。

(一)此文據《秋瑾女俠遺集》錄印。

後記

《秋瑾集》出版距離現在已經二年了。在這段時間裏，我們又繼續蒐集到一些有關資料，其中一部份是流傳甚少或前人未能見到的，可對本集作某些補充和訂正，因此有必要進行一次修訂。

這次所增作品有新發現的秋瑾家信一封，對研究秋瑾一九〇五年的活動有一定的參攷價值。修訂工作主要是在文字上的校勘。一九六〇年編輯《秋瑾集》時，作為底本的秋集有二種：一是最早的本子，即王芷馥編的《秋瑾詩詞》（一九〇七年刊）；一是晚出的王燦芝所編的《秋瑾女俠遺集》（一九二九年刊）。他們的校勘工作都較差。二年來我們又獲得了比較稀見、屬於早期編的秋集二種：（一）《秋女士遺稿》，龔寶鋒編（簡稱龔本），一九一〇年刊於日本東京。計收詩一〇九題、詞三十八闋、歌一首（誤題作詩）。（二）《秋女烈士遺稿》，長沙秋女烈士追悼會印行（簡稱長沙本），一九一二年刊於長沙，所收內容與龔本同，唯詩多一題，前有王時澤序。看來長沙本似據龔本重印，或另有所本，但校勘工作做得比龔本仔細；如果和芷馥本、燦芝本相比較，內容互有差異，而在校勘上這二個本子則都超過它們。因此我們這次又根據龔本、長沙本進行補校，但在內容上這二個本子却沒有什麼可補充本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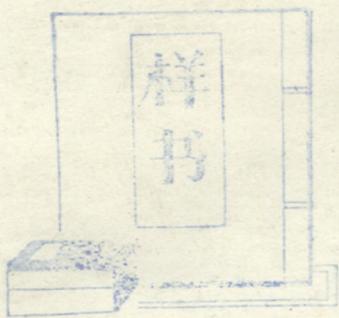
據我們所知，自一九〇七年以來刊印的秋集主要者只有上述四種本子，所以現在這部修訂本，可說是一部彙校本，在文字上將更為可靠一些。至於秋瑾的遺著或者還可能有所發現，這只有期待着各

秋 韶 集

方面的關懷和協助了。

一九二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一九六二年九月



上海古籍出版社

统一书号：11186·16
定 价：0.80 元